

十五代	梅久
十六代	忠榮
十七代	久徳

町田氏正統系譜

八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八自梅久至久徳

ウメヒサ
梅久

初忠堅タツカミ據垂水町 八郎左衛門尉 伊賀守 道號

心傳、稱石谷氏、

○延徳二年庚戌正月、 太守忠昌公如日州櫛間及飢

肥、梅久從焉、 公、講犬追物、梅久為喚次、其

手組見于左、

○一四九 犬追物手組

『田中後藤兵衛入道籠淵藏』延徳三年
犬追物手組事 三月三日

『忠朝』
嶋津次郎三郎 七疋 嶋津攝津守 十一疋

『川上』
嶋津左衛門佐 十疋 村田左衛門尉 五疋

伊地知又七 九疋 飢肥又八 四疋

和泉孫太郎 八疋 五代助五郎 六疋

澁谷又五郎 六疋 加治木又八郎 十八疋

嶋津上野守 二疋 嶋津阿藝守 四疋

検見 『忠昌公』 喚次

嶋津陸奥守殿 『石谷』 嶋津八郎左衛門尉

『上書』
こうこくしとの

(本文書ハ「旧記雑録前編二」一七〇三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五〇 犬追物手組

『川上十郎左衛門藏』
犬追物手組之事 延徳三年三月十一日

『喜入』
嶋津攝津守 十四疋 嶋津左衛門尉 六疋

『川上』
嶋津彦三郎 五疋 嶋津八郎三郎 四疋

伊地知又七 三疋 五代助五郎 八疋

『菊池』

村田太郎次郎 三足

加治木又八郎 九足

和泉孫太郎 十足

『石谷』
嶋津八郎左衛門尉 一足

蒲生十郎三郎 十足

嶋津三郎四郎 七足

嶋津次郎三郎 四足

『榊山』
嶋津安藝守 四足⑥七足

検見

喚次

殿 忠昌公

平田又九郎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前編」二一七〇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五一 犬追物手組

『同上』
犬追物手組之事

永正十年
九月廿九日

『忠朝』
島津豊後守 八足

『新納』
嶋津近江守 四足

『新納』
嶋津四郎 三足

『榊山』
嶋津安藝守 三足

嶋津千代安丸 二足

『川上』
嶋津式部大輔 二足

『川上』
中野宮菊丸 二足

嶋津又四郎 一足

『川上』
嶋津將監 九足

『志和地』
嶋津源左衛門尉 一足

『川上』
嶋津左衛門尉 四足

『頼娃』
嶋津左馬頭 十足

検見

喚次

『川上』
嶋津十郎左衛門尉

『石谷』
嶋津伊賀守

○一五二 犬追物手組

『同上』
犬追物手組之事

永正拾年
九月晦日 志布志

『忠朝』
嶋津豊後守 八足

『新納』
嶋津近江守 十足

『新納』
嶋津四郎 七足

『阿多』
嶋津源六 一足

『大田』
嶋津又八郎 一足

恒吉勘解由左衛門尉 三足

中野宮菊丸 三足

中野彦八郎 三足

野邊左馬助 一足

平松彦七 二足

『川上』
嶋津左近將監 三足

『泉』
嶋津七郎四郎

『川上』
嶋津左衛門尉 六足

『頼娃』
嶋津左馬頭 三足

検見

喚次

『川上』
嶋津十郎左衛門尉入道 嶋津伊賀守

犬追物者古之^{オフモノイ}騁射流、而今義解謂、弓步射也、謂馬騎射也、^{イフコ、ロハ}言古之騎必兼射、故書記謂之馬的、^{ウツネ}後謂之騎射、竟有流鏑馬・笠懸・牛・犬追物之藝焉、犬追物射者、就其業漸成、師授有四等品第、初學謂之平射手、著白絹手袖、其再授、謂之四箇許、^{ヨツノムルシ}著赤或黑色手袖、其三授、謂之六箇許、^{オツキ}著織文手

袖、其四授、謂之九箇許、著繡文^{ズキ}手袖、若非得九箇許可、則不得以預喚次焉、梅久不止受継箕裘業精熟犬追物、嘗蒙 忠國公之顧命、保導久逸、隨徻櫛間、想夫有所以過人者、而世遠傳亡、今也不能宣揚其遺美也、

○十三世 太守忠昌公夫人大友因幡守政親之女、而成婚 我公、時梅久行至豊後、迎夫人輿、從而入國也、粗見垂水家臣町田勘左衛門忠照譜、而其譜謂中務少輔即支族久用也、謂爭左右列者、是即、支庶駿河久門欲對本宗爭嫡之張本也久門爭嫡、見、下忠尚譜

○一五三 町田久充久書狀

『垂水町勘左衛門藏』上略上略ノ部分ハ、一九六号文書ニテ
『一圓室様御かミさま從豊後御祝儀之刻、町出羽守殿』
『曾ノ字落』
祖父と中務少輔御輿寄之役被仰付、左右之あらそひ共在之由、爰元之文書にも見え申候、定而其元年号無之間、いつの比共見之不申候、自然文書なと無之候共、被及聞召子細共於有之者、あそはし

付られ候て可給事頼存候、畢竟典右老と申候ても、又拙子と申候ても御同前之儀、後代之ために候之条、旁以被入御念、巨細被遊付候て可給事頼入候、尤典右老へ以別紙可申入候へ共、御同懷之儀候之間、能、御取合所仰候、恐惶謹言、

同名縫殿助

『駿河久門初名』

久充(花押)

十月六日

『忠義』

町田周防入道殿

人々御中

『上書』
『下大隅垂水にて』

町田周防入道殿

同名縫殿助

從國分

○大永六年丙戌秋始、

太守勝久公此時稱忠兼使本田次

郎左衛門親尚言相模守忠良君曰忠良君時、主於伊作・田布施・阿多、加世田

諸、今也國事方棘ツヅク願相寡人行平底之國計、因賜

南鄉南郷今永吉、重賜日置、以為委任政事之賞、今茲

立忠良君嫡男虎壽丸君、為世子、將以讓守護職、

十一月廿七日、公加冠虎壽丸君、稱又三郎貴久、

乃以國授 貴久公、時十三歲、肝屬家藏文書曰、

○一五四 島津忠兼書狀

今日五日、一瓢、虎壽丸殿同道にて、此方江被越候、少茂無心元事有間敷候、①殊頼桂小四郎罷出候にて、肝付方可出頭之由候、其方之事涯分堅固之奉公頼入候、恐々謹言、

十一月五日

忠兼

肝付三郎五郎殿

(兼河)

同七年丁亥四月十六日、勝久公自老剃髮、以伊作為菟裘之地、忠良君亦祝髮稱日新齋、相貴久公攝政焉、六月五日、忠良君徂征柁木城主伊地知某父子及帖佐城主島津昌久、丁此時、出水郡主島津薩摩守實久作亂、六月十一日、間忠良君子柁木帖佐、陷伊集院一字治城、使町田中務少輔久用守之、尋陷日置城、又將以忍于貴久公、此時梅久父子銜忠良君之旨、在麿島、翼戴貴久公、初梅久之從久逸徒櫛間也、納款於久逸、久逸乃忠良君

之王父、故忠良君慕其舊好、使梅久近侍 貴久公、

公亦親信梅久焉、逮夫實久之反也、未著眼於正統

所歸者、懷兩端觀望、而梅久父子固守忠良君之顧

命、莫有動心、偏保護 貴久公、然而忠良君去麿

島踰湯越嶺、歸田布施、且園田清左衛門實明告急

來、則六月十五日、貴久公夜潛出麿城、西入小

野村園田實明宅、隱於聖宮國勝事勝長狹神也 園田氏奉其祀者、而避

實久之危難、遂歷直木村山徑、即如田布施、路過

伊作城下、入見 勝久公、公悅曰、實久謀反非

我所知也、止 公宿款待三日、同十八日、公至

田布施、實久聞之以為、勝之公在伊作、則吾謀

不濟、乃誘 勝久公、公復版麿島、時享祿元年

戊子六月廿一日也、實久因欲得伊作城、忠良君聞

之、七月廿三日夜、襲伊作城陷之、斬守將伊地知

將監等、收重器文籍云、天文二年癸巳二月十日、

忠良君陷南郷城、斬桑波田河内守・同式部少輔、

因改南郷名永吉、三年甲午十月廿五日、勝久公

奔禰寢天文四年正月廿八日、洛僧以安詩、三國府君、去冬遷於海南焉、此春群臣相計而守宮室、作是詩云、君去玉

禮金殿空、落花芳草恨春風、宮、四年乙未四月三日、歸門畫鎖無人到、黃鳥飛來透故宮、

麿島、賜川上大和守昌久死、十月十日、實久以下

逆徒亂入麿島、放火村市、勝久公為之劫出奔帖オヒヒカサレテ

佐、五年丙申二月廿五日、町田久用為實久守伊集

院城即一宇治、忠良君遣人諭之、不從、會久用如實久

許、三月七日夜、忠良君潛渡荒瀬平報恩寺前、襲

取之、乃君及貴久公・右馬頭忠將入于伊集院城、

因為本城居焉以下謂伊集院、來者為是也、勝久公遂如眞幸、居

吉松般若寺、依北原氏、忠良君與 貴久公、遣伊

集院莊嚴寺於眞幸、迎入 勝久公、公欲歸而不

果、般若寺藏書曰、

○一五五 島津勝久書狀

其方御心底之通、今度以莊嚴寺、細々示給候、祝

着此事情、然者、則北原方江談合候之間、以得心

般若寺別當為使節被申候、彼依旨意趣、其方之相

談可為肝要候、此方之事、弥以其之父子憑存候、

覺悟之外、更無他候、細碎莊嚴寺可被申候条、不

能審候、恐々謹言、

天文五年カ
文月廿五日

勝久御花押

相模守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前編二」三三八二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丁是之時、麿島無主、實久入居麿城、擅執國命一

如守護天文五年正月、洛僧巢松詩題曰、喜實久公御入部、又曰、實久公之新代、正謂此時也、惡新代何言也、

謹按丁此之時也、固不可以一日無君也、爾勝久公固為三州太守自若矣、而俗說云、島津忠廣・北郷忠相相謀立 貴久公、故稱之為中興主焉、是若 貴久公一旦所廢而更自立者、然何為無識

不經之甚矣哉、夫實久雖逐公、未嘗受公之讓、何以實久為主乎、故曰、如守護職、如若非真而似之辭、如彼北朝間位、亦庶幾乎此矣、其論長、梅久及嫡孫忠梅亦脅於實久、始

因不復言于茲耳、

實久之反也、 貴久公賜梅久手書曰、無負舊好、

速會吾師來矣、梅久父子雖謹聽命、而實久質吾及

忠梅、拘留于麿島、未能行從 公、洎今年十二月

六日、吾兒長門守忠榮自石谷城遣間使曰、將以明

七日夜迎入伊集院衆于石谷城、俱擊大寺以下之敵、

既以與 貴久公謀矣、嚴君速去麿島、而應伊集院

師、於是、六日夜、梅久・忠梅潛發麿島、自千手

堂坊傍、經伊敷間路、出于小野村尾立千手堂在慶島内丸巷口、今千手觀音昔者在千手堂坊中、即應永廿三年、師久公之孫久世自殺處也、本文曰經伊敷、蓋自内丸過上原冷水、而出伊敷村、以為間路也、傳稱、町田本宗世禁諷内丸千手觀音也、按梅久發自斯千手堂坊傍、將至伊集院城之際、不止致關歿、家臣亦於堅野口、為賊所殺、乃於、忠梅自是從嚮導、直赴于伊集院城、梅久則故過石谷、因欲伺忠榮之安否、夜闖

不辨西東、時有乞引路者、乃實久之間謀、而吾從者不察蹤行至憩之尾岬壑上、道窮且天明、萩別府遠見塚番兵奄至、攻圍梅久、梅久奮激殺傷敵數人、力極為長山新兵衛與家士盡鬪歿憩從舊譜、即今横井村為實久之間謀、歿我從者之子孫萩別府竹下門農夫、文化中、名藤左衛門、里老傳言、藤左衛門世孤貧、蓋餘殃所致云、于時、天文

五年丙申十二月七日、葬龐島郡犬迫村萩別府、即戰死之地也、塚上措六地藏植松二株為墓表、法名心傳中空上座傳稱、梅久是時騎白馬、故當家不畜聽、鑿、駱、馳等之馬也、按俗說有之、曰、戰場忌乘色類殊馬、以為敵所易見分、蓋出于治承四年平家、士上總忠清乘駟馬、駟俗言二毛與遁逃音相似故耳、寬政十年

戊午八月、久視營招魂墓于石谷永福寺、立墓碑其地萩別府丘木樁根固結、不可以地掘發遺骨、故存其舊不敢改矣、

先祖心傳中空君改葬銘、

町田氏先塋在伊集院石谷村、獨心傳中空君墓在水

神道南五六十步、小丘下立石地藏六軀為表、傍有古松二三株、其地屬龐島郡犬迫村、蓋天文中、君自龐島如石谷、遇島津實久薰肥後助西於萩府、力戰而死、遂窆葬於此、自是以來二百五十餘年于此矣、而冢木鬱然遺跡尚存、然既無兆域又無誌銘、非獨今日不禁樵牧、或者後世將為場圃、余為是懼、

粵以戊午之歲、改葬於石谷岬、而誌其墓焉、君始祖天安永麻君之十四世孫也、諱梅久、始稱八郎左衛門尉、後稱伊賀守、心傳中空其法名也、天文五

年十二月七日卒、享年不詳、銘曰村名石谷、卜吉攸宜、魂兮歸來、舍是安之、是歲寬政十年八月二

十三日、十二世孫久視謹書、

右、町田氏先祖心傳中空上座改葬銘、代其孫監物君作直記其事而已、殊無一言緣飾、有人讀而譏之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豈謂是耶、君以告余、余笑而不言、因誦杜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

知、寬政戊午秋八月、山本正誼書町田氏先祖改葬銘後、

梅久墓上六地藏塔高七尺、其柱石舊有刻字、今也

漫漶不可讀、唯僅文九之二字稍可見、乃知、天文

九年、梅久之嫡嗣忠榮所立也、惜全文不存、且距

文化十二年、既二百八十年、墓松亦老矣、於是、今

茲乙亥二月七日、重建碑石以代墓誌、其文曰、石

谷伊賀守梅久天文五十二年七月、奉 大中公命、

去麿島歸石谷、為實久所襲戰歿于憩、乃葬其地植

松為表、故今勒石代墓、十二世孫町田久視誌、

附錄、又同年同日、樹忠親及第三郎右衛門之墓一基于石谷消巢原、此地東去石谷城十町二十間、其誌曰、本宗石谷高久第三子忠光之子町田八郎左衛門忠親・同弟三郎右衛門兩靈、之墳、天文五年丙申十二月七日、戰歿于石谷消巢原、

梅久室梅屋大師歿、墓在石谷永福寺埜域、銘曰、

梅屋大師、師與姉通用、書以供攷、梅久夫妻牌殿

石谷永福寺、

『在綴本』 町田舊記曰、

鹿兒嶋へ為御

伊賀梅久・同長門忠榮別而於鹿兒嶋、□壽様へ御

念比被申上候、石谷之城さへ御味方ニ被參候ハ、

其餘ノ端城ハ輒可被責捕候間、御頼之由被承候、

〔長門忠榮被申上候ハ、〕 則親類中御狀を拜見被仕候而被申候モ、長門忠榮

社石谷ノ城を格護にて被居候、親之伊賀梅久・子

之助太郎其外兄弟親類妻子等まで、鹿兒島へ被罷

居候、何として鹿兒嶋を忍出、如伊集院可參様無

之候、如何様、時分を可相待之由被申候、如其ニ

御返事被申上候、其後度々御願之由、貴久様よ

り被承候、其御使も原勘解左衛門ノ女房仕候、既

ニ 貴久様之御狀をもハダソヘニ縫ク、ミ往來仕

候、其上ニ度々御頼之由、長門忠榮モ被承、領掌

之由、御返事被申上候、其ヨリ 貴久様伊集院城

ニ □成御座候、其ヨリ懸引男ノ原勘解由左衛門伊

集院へ □度々伊集院へ參候處、城近クツ

ク □様、勝久之御養

□候、日新様田布施御住城にて候、勝久

之御隠居所伊作也、勝久鹿兒嶋へ御越候時、其

間ニ 日新様伊作ノ城を夜責ニ被成御捕候、其後

永吉之城桑波田殿格護にて候ヲ、正月之初狩にて、

桑波田殿一類其外人衆、山へ被登候留主ニ走籠にて御捕被成候、其後伊集院ノ城を荒瀬之渡り報恩寺之前ヨリ忍渡り、天文五年丙申三月七日ノ曉、伊集院城を被成御捕候、其時 日新様・貴久様・右馬頭様此御三殿直ニ伊集院之城ニ被成御入、其時分までハ方々鹿兒嶋上身にて、既ニ伊集院之内モ竹之山ノ城地頭ハ肥後助西、谷口ノ城地頭肥後周防介、其外諸村へ城有之、伊集院ノ城御取被成候へ共、御格護難成様子にて候、石谷之事、町田長門忠榮(格)□護之城にて候故、親類内衆計にて、番手被仕候、□ノ内ニ原勘解由左衛門と申者ノ女房□ノ親類にて、□懸引ノ使仕候也、町田長門忠榮度ミノ懸引にて、御味方ノ領掌申上候、隱密被仕候へ共、其沙汰鹿兒嶋へ有之故、川邊衆と申傳候、大寺壹岐介歩卒五六十人被召烈(列カ)、石谷へ入番ニ被參候而、日々石谷之衆何方へ參候由ヲモ相糺サレ候、用心稱申付ラレ候、然時ハ一

儀ノ申合、世上ニ相知候ハんと存、長門忠榮も俄ニ伊集院衆ヲ石谷ノ城へ引入之由被申上候、天文五年十二月七日ノ曉、伊集院衆ヲ引入被仕候、石谷之城ハ三ツニ仕切有之城にて、親類中ニモ右引入ノ様子ヲモ告事難成候、既ニ七日ノ曉、伊集院衆石谷へ可被參必定仕候ハ、伊集院ノ城ニ火ヲ可立約束にて、其アヒツノ火ヲ男ノ見ル叟モ、大寺殿衆横見ヲ被付躰にて候、女ニ子ヲ抱カセ、城ノ外廻ヲ行カセ、伊集院アイツノ火ヲ見セラレ候、六日晚ノ七ツ、□(テ)ツノ火見へ候、其由彼女長門忠榮□、橋口市左衛門伊集院□□堂ノ脇ヨリシノヒ□候、其内忠榮ノ子助太郎久徳年□歳ニテ、如伊集院能案内者相付、無事ニ夜中ニ被相届候、伊賀守梅久石谷ノコトク被參、様子ヲモ可被聞と被存、道筋をシノビ被通候處ニ、道ニフミ被迷、夜モアケ、ヨコイノ此方ノ遠目墓ノ下道より西南ノ間ノ尾崎にて、萩ノ別府ノ城ヨリ出合、

伊賀守梅久ヲ長山名字ノ者討捕候、其孫長山新兵衛今ニ鹿兒嶋衆中也、右、遠目墓ノ道下ノ尾崎ニ、伊賀死仕候、石谷之城古法ニハ能様ニ沙汰仕候へ共、竹之山・谷口之城を分入、石谷ノ城を御格護難成議定にて、町田長門忠榮妻子親類其外、粹者百姓までモ皆引烈、伊集院(別カ)よりノ軍衆同前ニ、如伊集院被參候を、ケイスノ原にて、竹ノ山・谷口両城ノ衆打出、既ニ其日ハ實久大勢にて、二本□ニスハラセラレ候、其競にて、石谷衆をケイスノ□ニ仕、其上、人々ノ妻子ヲモ、方々ニ□ニ様子ハ右之躰にて、□

□成候、知行之事ハ、四方箭懸り□

□既ニ七日ノ曉、長門忠榮城へ引入、今番衆ヲ打捕、其外之衆フセキ戦候へ共、不成其功、入番ノ主取大寺壹岐殿城を被落行候ヲ、中尾にて打取候、其墓于今有之候、彼大寺殿儀役者ノ由申傳候、其故カ、石谷にて壹岐介殿風ニ相へハ、必死スル

ノ由申傳候、右之様子にて候故、石谷ニ引入ノ朝、様子をも不知者ハ、此日之外廻ニ出戰候故、戰(マ)

始家臣橋口市左衛門迎伊集院衆于消巢原也、伊集院衆將謂市左衛門曰、吾子於石谷與伊集院之調略、致往復數回之功勞、可以嘉尚矣、宜賜吾子以麥生田村四方箭懸之地箭懸謂自射箭處、其所墜之方至也、因居之、既而後忠榮拜御老中職、以市左衛門為與力、其子曰橋口土佐兼持、為町田家臣、歿而葬福昌寺忠尚墓側、兼持子曰橋口市兵衛兼延、始出為廳府士兼延是兼持之次男歟、

詳未、

按市左衛門其先出自隅之肝付氏族梅北兼高、傳言、丁肝付氏之衰、流寓伊集院麥生田村、而迎鎮肝付之八幡神于茲、更稱弓箭八幡社、市左衛門住址呼橋口屋舖也、市兵衛八世之適曾、文化中、曰橋口次兵衛兼寛、其餘新助・與三次・今彦・彦助・市左衛門・權藏・淳菴・權大夫・良之助十數家、則並次兵衛之支庶也、又按石谷邑

宮下門竹林中、石谷道有墓側、有缺上半小墓、

其銘云、存賀居士橋口民部左衛門、疑應是市左

衛門同宗遺墳、蓋市左衛門當時從事忠榮、寄宿

石谷、逮夫賜麥生田箭懸之地、移居其地、而其

家傳言、始寓麥生田村、則以終言始耳、

『在卷本』
焦餘遺書曰、

一貴久様勝久之御養子依違返ニ、及御弓箭ニ、日

新様ハ、田布施御住城ニテ候、勝久之御隠居□伊作

也、勝久鹿兒嶋へ御越之時キ、其ノ間ニ日新様伊

作之城ヲ夜責ノニ被成御捕候、其後永吉之城桑波

田殿格護ニテ候、正月之初狩ニ桑波田殿一類其外

人衆、山へ被登候留守ニ、走籠ニテ御捕被成候、

伊作与鹿兒嶋敵と罷成候時、石谷町田長門忠^(策力)□格

護之城ニ而候、其比町田殿内ニ原勘解由左衛門尉

と申者ノ女房伊作之多寶寺之親類ニ而、伊作へ罷

越候處ニ、伊作鹿兒嶋と敵と罷成、石谷へ歸事難

成候而、多寶^(寺)□門前へ居候を、貴久様御聞召、

時分を以御味方可被申之由、御狀ヲ被遊、彼女房

へ御持せ被成、直木山案内者ヲ被成御付、石谷へ

夜隠ニ參候而、其後伊集院之城ヲ天文五年丙申三

月七日晩ニ城主町田中務^(木工)□被參候留主ニ、荒瀬

平報恩寺ノ前より忍渡、伊^(集院)□之城を御捕被成候、

其時、日新様・貴久様・右馬頭此御三殿伊集院

之城へ被成御入候、伊集院之内、竹之山之城地頭

ハ肥後助西、谷口之城之地頭ハ肥後周防、石谷之

城主町田長門忠榮格護之城ニ而候故、親類内衆に

て番手被仕候、其時貴久様ヨリ被承候御意趣ハ、

□虎壽様ニ而、鹿兒嶋へ御養子として被成御座候

時、於□鹿兒嶋虎壽様へ御念比ニ被申上候、伊集

院之城を被成御捕候而も、在ミ処ニ構敵城、伊集

院ニ御味方被□城ハ無之候、前々町田伊賀梅久・

同長門忠榮へ被仰通儀共有之、此節御味方可被申

之由、遮而被承候、町田長門忠榮被申上候ハ、我

壹人ハ石谷之城主ニ而罷居候、親之伊賀梅久・同

子ノ助太郎其外親類者鹿兒嶋□罷居候、此者共伊

集院へ引取申事、敵中を何□として可通様無之候、

必以時分御味方可仕□之由被申上候、其使ハ原勘
解由左衛門尉伊集院ヘ右之掛引度、通申候、然處、
伊集院遠目衆被見違□つくくし申処ニ而被打捕
候、原ハ加治木之小名□、今勘兵衛代より加治木
名乗候、其後橋口市左衛門尉伊集□之間使仕候、
右、御味方之一儀、前々より町田長門忠榮□被仰
通候也、其後町田之先祖梅久福嶋へ被召移候、石
谷返地吉松と申候在所を一所ニ被爲知行候、嶋津
河州様福嶋へ被成御移候、御氣任之御人躰ニ而御
座候故、町田之先祖ヲ御吳見可被申上候由□鹿兒
嶋御守護所より御下知を以、福嶋へ被罷移□^(候)、其
後河州様御氣任之御人躰ニ而福嶋之國□境御住城
如何と御座候而、又如伊作御移被成候、勿論町田
之先祖ハ、如鹿兒嶋罷立候て、如古石谷を格護被
仕候、日新様ハ河州様之御孫ニ而候□、其故
を以、虎壽様へ於鹿兒嶋、別而御念比候間、其一
筋にて、伊作ヨリ原勘解由左衛門尉女房御狀ヲ御
持せ被成候、前廉ニ石谷へ被成御遣候事、

一女子

○配河上又八郎高岡河上次郎左衛門譜曰、町田伊賀守殿婦者、河上又八郎殿妻也。

忠榮タ、シテ

助太郎 兵部左衛門尉 伊賀守 長門守

忠榮歇石谷家號、復本氏町田、支族或稱石谷者、

至是、皆改町田氏伊作家譜、作石谷長門守忠榮、復町田者、
晩年歟、又百引町田彌左衛門至寛文九年、

猶稱石谷氏云、但支族阿、
多・飯牟禮則仍舊不改、按古系圖忠繼稱町田、忠光

號石谷、既如嚮記、則石谷家號亦尚矣、而忠光兼

主忠繼之祀、因稱町田、爾來至于美濃守俊久、或

稱大隅、或稱町田、俊久蚤世、仲父出羽守高久嗣

焉、忠國公賜高久石谷也、遂以石谷氏焉、蓋為

復其舊邑也、高久之孫伊賀守梅久賜櫛間吉松居之、

猶稱石谷如故、洎乎助太郎忠榮、居石谷城、兼領

町田諸邑、乃更石谷稱町田氏、蓋以全復祖宗本領

也、由此觀則聖榮自記謂、町田殿嫡家断絶、以石

谷殿為總領者、指斥忠繼・忠光之二世也、不然則

當謂忠榮續町田正統、不當謂復本氏町田也、而今

謂歇石谷復町田氏、則町田家正統連綿不以石谷為總領、益可以徵矣、且夫忠榮雖改舊氏町田、猶或稱石谷氏者、如永祿七年石谷熊野權現社上梁文稱久倍書石谷助太郎殿是也、蓋當初復本姓、而未歷幾時、是以或猶仍舊氏如此耳、

○忠榮居我采邑石谷城、而其左為竹山壘、肥後大和守盛治入道愨清一作助西守之、右為谷口壘、肥後周防

介盛家入道賀清賀清之子守之、此二人者、實久之徒而薄我、我介居兩壘之間、其勢最孤矣、於是、貴

久公在田布施、賜忠榮密書曰、乃父子辛莫負舊好矣、忠榮雖固歸順於公、老父及我兒在麗島、為

實久所質、乃將候時機應公命此時貴久公賜梅久忠榮親筆密書及誓詞等、併罹元祿之災、其書不傳、信可惜矣夫、是時、公雖取伊集院城、而竹

山・谷口・萩別府・犬迫之諸壘未下、故公恃命忠榮、乃倔強早應吾、則諸壘亦將折而潰、迺乘破

竹之勢、方此時為然、一以煩乃、先是、忠榮家臣原勘解由左衛門之妻伊作多寶寺住持為至戚、因適

伊作、中途多難不能歸去、淹留伊作、貴久公聞

之、附手書賜忠榮云、自後原勘解由左衛門由直木山蹊、往復公所、嘗有伊集院之覬人、誤以為敵蹊蹊、殺勘解由左衛門于土筆菜土筆菜地名、在伊集院清藤村、既後橋口市左衛門代勘解由、實久疑意、梅久・忠榮應、貴久公、乃使大寺壹岐介率邏卒六十人許、入石谷城而監忠

榮動靜、出則詰問其所往、入則查點其所來、又將以連謀竹山・谷口兩壘而來攻忠榮、忠榮察之、言危急之勢于貴久公曰、早遣兵衆陵石谷城、吾將

迎衆而俱討賊、公報之曰、以十二月七日、遣兵、「新宮上謂猪鹿村熊野新宮東陳岡、此地西方、去內城八町許其前夜超狼烟于伊集院新宮上、以為信號、於是、一段高岡、蓋與石谷城對望」

十二月六日、忠榮欲瞭舉火號、然而大寺之監守益嚴、乃假使一婦人抱兒詐出諸城外以陰候之或謂婦人上熊野神山、而遙望神宮上火號也、果六日夜、婦人販告伊集院城上

見火號、忠榮即便遣家臣橋口市左衛門、迎伊集院衆、開門應之、實十二月七日曉天、乃與伊集院衆

斫大寺壹岐介營、壹岐介棄營走、從而斬之中尾村斬壹岐介處、樹松、及石、以認其址

清・其子賀清各引其軍、圍忠榮於石谷城、且實久

將大軍屯二本松、形勢甚熾、貴久公命曰、棄城却來、忠榮亦慮我師寡且勞不可以保城也、直前潰圍一角、而向伊集院退去、敵兵尾擊、比過消巢原、一族家臣多為賊所斬獲、既而大寺殘兵執其所虜略之男女數人、至麿島堅野口、而宣言、見之見之、野心輩當若是耳、盡遭殺斬、於是、忠榮僅携其家累、到伊集院城、而得見忠良君及貴久公、公深嘉梅久・忠榮速應命委身盡節之忠、不唯賜本領石谷、町田諸邑、特加賜伊集院神殿村、以傳榮後昆、中興之業實基于茲云、

○天文六年丁酉正月七日、忠良君陷竹山壘、殺肥後恕清及城兵十三人、恕清子肥後周防介賀清以谷口壘降自退去麿島、貴久公平底三州之日、召出周防介、賞自獻城歸順之功、賜花棚一名・鳥越下磯村網屋等之地、移居花棚、嘗奉旨徧歷六十六州、各納大乘經、周防介長子曰肥後山城守覺兼日史天正二年載肥後山城守、永祿中、從太守公、伐肝付而戰歿、於是、出羽守久倍次息助太郎久幸一旦出後於肥後氏、傳

具久幸譜、

○天文六年二月、貴久公與實久戰犬迫大敗之、實久遂奔川邊、三月十二日、忠良君與實久戰於紫原、四月、實久如加世田、五月、忠良君與實久講和、實久不聽復反、七年戊戌十二月廿九日夜半、襲加世田本城、先拔三丸、城代大山宮內少輔與飛松左京亮久友交刺而死、八年己亥正月元日、進攻本丸、城代阿多飛彈守開門納之、遂拔二丸、按舊記或曰、阿多飛彈守去麓入城、其文似不詳、蓋入城猶言乘城也、飛彈守不欲與君師鬪、乃引入城中、以邀君師、是預約師期、讎城而應者矣、而加世田春成某藏書曰、阿多飛彈守・大山內藏介戰死、又曰、本丸城代阿多某開城門、納我衆、蓋本丸誤為二丸、故混淆不晰耳、田布施二宮某藏書曰、阿多右馬允殿先地二段はけあひ、又高尾野社家小幡某藏、天文十四年乙巳二月廿二日藤原實久書曰、中比阿多飛彈守忠通高尾野地頭役之時、為大狩行司四人相加云々、是謂飛彈守天文十四年前、為高尾野地頭、

按阿多譜無忠通、逸之也、又平山八右衛門藏書曰、

天正中中、島津亦四郎殿御幼年之中、可近習旨、

奉 義久尊君高命、故移居鹿野屋、其後居住大姪（始）

良私領略中、此時阿多飛彈守・堀孫右衛門後丹同居

住彼地也云々、是天正中、阿多飛彈守猶存、則不

陣亡于加世田城明矣、因謂以阿多右馬允、或誤之

飛彈守者歟、

○（始）天文八年庚子、忠榮為御家老職、自忠良君至 貴

久公御家老者、蓋誤矣、

貴久公賜忠榮伊集院上神殿村一闔イエン高八百三拾石

餘、蓋忠榮御家老職田而永傳子孫以為世祿者云、

○按天文八年坪附帳、載經定・忠光 忠榮・親信・

忠朗之五名、經定村田越前守也、忠光川上出羽守

入道洞林也、忠朗伊集院大和守入道孤舟也、親信

町田大概記曰、伊集院より鹿兒島此邊、皆々貴久

様依御安堵、町田長門忠榮御老中役被仕候、勿論

兼日、以御狀如御約束、二十町之知行被給、町田

（キレテナシ）

之村石谷如右安堵被仕候、其後長門忠榮茂鹿兒嶋

にて老中役也、其子之助太郎殿後ハ兵部左衛門殿

病者にて早世也、老中にて無之、

○一五六 犬追物手組

『平山八右衛門藏』

▽於伊集院

犬追物手組之事

天文九年十

『貴久公』

三郎左衛門尉殿

十一疋

相模守入道殿

『忠良公』 ⑨九疋

『忠將』 嶋津右馬頭殿

四疋

『吉利』 嶋津三郎九郎

二疋

比志嶋孫太郎

二疋

『町田』 嶋津伊賀守

三疋

三原次郎左衛門尉

三疋

税所右衛門兵衛尉 三疋

『北郷』 嶋津尾張守

四疋

嶋津掃部助

三疋

『喜入』 嶋津攝津守殿

四疋

『大野』 嶋津三郎四郎

三疋

檢見

喚次

『川上』 嶋津武藏守

本田民部少輔『親純』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前編」二二四〇〇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五七 犬追物手組

『同上』 犬追物手組之事 天文九年十一月廿一日

『貴久公』 三郎左衛門尉 二十四疋 相模守入道殿 二十疋

『忠將』 嶋津右馬頭殿 十疋 嶋津三郎九郎 十八疋

『村上』 比志嶋孫太郎 二疋 稅所右衛門兵衛尉 二疋

『町田』 嶋津伊賀守 五疋 三原次郎左衛門尉 三疋

『北郷』 嶋津尾張守 六疋 嶋津掃部助 二疋

『喜入』 嶋津攝津守 三疋 嶋津三郎四郎 一疋

嶋津武藏守 本田民部少輔

檢見 喚次

○一五八 犬追物手組

『同上』 犬追物手組之事 天文九年十一月廿三日

『貴久公』 三郎左衛門尉殿 三十三疋 嶋津上野入道 五疋

『大野』 嶋津淡路守 一疋 嶋津尾張守 五疋

『吉利』 嶋津三郎九郎 一疋 嶋津掃部助 四疋

稅所右衛門兵衛尉 一疋 河田飛驒守 三疋

伊地知式部少輔 一疋 鎌田刑部左衛門尉 二疋

④本田 平田弥次郎 五疋 鎌田圖書助 四疋

『町田』 嶋津伊賀守 一疋 村田越前守 一疋

『喜入』 嶋津攝津守 六疋 嶋津右馬頭殿 七疋

『川上』 嶋津武藏守 比志嶋彦三郎

檢見 喚次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前編」二二四〇二号文書ト同ナリ)

○天文十二年癸卯十月十二日、隅州贈唎郡領主本田

紀伊守董親因忠榮、候 太守貴久公之起居、其書

案在本田作左衛門寶親所藏、謄録於左、

○一五九 本田董親書状

態令言上候、仍遙久敷候、申上候、當時御座所之

様躰如何御座候哉、蒙仰度候、就中、輕薄之至、

雖多其憚、鹿一丸進上候、此旨可然之様、可預御

披露候、

董親

貴久へ

進上

町田伊賀守殿

案文 天文十二
十・十二

○貴久公御夢相連歌親筆書於後、年間不詳、

○一六〇 島津貴久詠草

『在家藏』

御夢相 十月三日夜

□ハとり國ハおさめてあるならば

(國カ)

あさかほの露ともろき世中

かの國も此國もハなといふものは

そらふくかせニまつかせのをと

信可申事 一子孫事 一茶屋事、家中野心事

一仏神領欠事 一御座所事

茶屋松下馬御免事

六月廿三日朝

きつかひのなき世中ニすむならば

なにを岩まのこけの下水

七月十五日朝

あハれとも云へき人ハなかりけり

『嗣』

□もひまさるハ天まこと

「信」

貴久

八月十九日夜又同歌其ニ

一大事□一ヶ条有、伊集院が事、

○一六一 伊集院忠朗外三名連署坪付

『高山市來平右衛門藏』

坪付

薩州伊作庄之内

原口之門

三反 藏のまゑ

貳反 峯崎

二反 武田

一反 井手口

一反 淵ノ窪

卅 古穴

以上九段卅

屋佐原之門

九段十口

一ヶ所 三本松

うきめん

四反廿 炭水流

一反 ヤミ先 地頭用

一反廿 城か崎

一反卅 井尻小先 新山

一反 石田

一反 大藏兵衛先 中嶋

惣已上二町八反卅

天文十三年十二月吉日

『町田伊賀守』
忠榮

親信

『村田越前守』
經定

『伊集院大和守』
忠朗

市來宗右衛門尉殿

○一六二 町田忠榮・忠光連署坪付

『加藤七右衛門藏』
坪付

薩州麿嶋郡

永吉名之内

一反 とひまつ

天文拾七年

十貳月吉日

忠光

忠榮

加藤源ひやうへ

○一六三 伊集院忠朗外五名連署坪付

『川越嘉右衛門藏』
坪付

隅州清水之内

弟子丸名

一ヶ所 柿木畠屋敷

一反 あふせ田

一反 にしのすミ

廿 堀町

うきめんあいつほ

上小河有
六段 九ノ坪

石塚先 大なは

一反 惣小河名 本田讚殿先

二反 かけくま

一段 畠地 堀ノ圃 幾恵村

惣以上一町 一〇〇〇〇〇
(二反廿九)

此内廿 堀町

天文十七年

拾貳月吉日

(川上) 忠光

(三原) 親信

(村田) 重秋

(町田) 經定

(伊集院) 忠榮

忠朗

河越紀伊介殿

○一六四 町田忠榮外二名連署坪付

『高崎納右衛門藏』
坪付

薩摩國河野邊

神殿名 辻ノ門

一町

浮免

日置庄之内

三反 脇の丸

以上一町三反

天文十八年

貳月吉日忠光

親信

忠榮

高崎播厂守殿

岩劍御合戰記曰、天文廿三年乙卯九月十二日酉刻、
鹿兒嶋打立被成、御出陣之次第、

一十三日午時、伊集院大和守揚吐氣、阿多若狹守爲

矢合 若狹守名忠房、初稱源五郎、犬追物手組謂島津、
源五郎即是、志布志阿多播磨守公久之二男也

一廿五日、町田伊賀守・比志嶋宮内少輔、大隅江爲

使者被參候、御屋形様白銀陣御出ニ而候、若殿様
鹿兒嶋如御陣御出ニ而候、

一廿六日、又六郎殿御歸被成、町田伊賀守・比志嶋
宮内少輔大隅より被罷歸候、未刻計ニ若殿様白か
ねの御陣江御出候而軍兵少ニ敵城之籠被指遣候、
敵茂少ニ出合、星原ノ邊ニ而矢軍候而被引退候、
帖佐より敵少ニ續合候得共、無何事引歸候、狩集
ノ陣衆茂焼山ニ矢軍候、鉄炮ニ而敵三三人被伏候、
味方ニ茂一兩人手負候、

右、御屋形様 貴久公、若殿様 義久公也、此時
兩公引領麿島・谷山・伊作・川邊・加世田・阿多・
田布施・伊集院等兵衆、伐帖佐城主那答院河内守
良重・又二郎重經・西侯武藏盛家等也、同月十三
日、梅北宮内左衛門尉國兼等擊脇本戰於白銀坂、
貴久公遣令弟左兵衛門尉尚久屯狩集、右馬頭忠將
擊帖佐、忠將領隅州兵、與戰於岩野原、十八日、
忠將遣大隅士卒、乗船五十餘艘、復伐帖佐、抵脇
本、與麿島兵會、發鳥銃擊敵軍、敵軍卻走、於是、

晦日、 貴久公與 義久公、敗帖佐・蒲生軍於星
原、追北濟平松川而還云々、觀此則伊賀守使於大
隅者、使於右馬頭忠將許也、岩劍城城今屬重富、而狩集在
其西南、星原亦重富地名、岩野
原與帖佐岩嶽相近、
白銀坂即薩隅分界、
〔焦餘遺書〕

一町田長門守忠榮度ニノ懸引ニテ御味方ノ領掌被申
上候、隱密仕候へ共、其沙汰鹿兒嶋へ在之故、川
邊衆ト申シ傳へ候、大寺壹岐介歩卒五六十人被召
烈、石谷へ入番ニ被參候而、日ニ石谷ノ衆ヲ何方
へ參候由ヲモ相糺サレ候、用心稠シク被申付候、
然時ハ、一儀ノ申シ合せ世上ニ相ヒ知レ候覽、長
門守忠榮モ被存、俄ニ伊集院衆ヲ石谷ノ城へ引キ
入レ之由被レ申シ上ケ、天文五年十二月七日ノ曉
キ、伊集院ノ衆ヲ引キ入レ被仕候、石谷ノ城者三
ツニシキリ在之城ニテ、親類中ニモ右引キ入レ様
子ヲモ告ル事ト難成候、既ニ七日ノ曉キ、伊集院
衆石谷へ可キ被參必定仕リ候者、伊集院之城ニ火
ヲ可キ立約束ニ候、其ノアヒツノ火ヲ男トノ見ル
事モ不成、大寺殿衆横見ヲ被付躰ニテ候、女ニ子

ヲ抱カセ城ノ外廻リヲ行カセ、伊集院ノアイヅノ火ヲ見せう□^(ル)、六日曉ノ七ツ時分ニ、アイヅノ火見エ候、其ノ由、彼ノ女長門守忠榮へ告ケ申候、其レヨリ橋口市左衛門尉伊集院衆ノ迎ニ、夜入候テヨリ被差シ遣、七日ノ曉キ人数ヲ引キ烈レ、石谷へ參候、其時ケイスノ原ニテ市左衛門尉被仰聞候、町田殿内ノ者ニテ此ノ中辛勞仕リ候、此度ヒ、御内ノ者ニ被召シ成候、知行之事者、四方箭懸リ可被下□^(候)、既ニ七日ノ曉キ、長門守忠榮居城へ引キ入ラレ、番衆ヲ打捕リ、其外之衆フセギ戰ヒ候へ共、不成其功モ入番ノ主シ取大寺壹岐介城ヲ落チ行候ヲ中尾ニテ打取リ候、其墓アリ、兵道者之由シ申傳候、其故カ、石谷ニテ壹岐介ノ風ニ逢候へハ、必ス死スルノ由申傳候、右之様子ニテ候故、石谷引入ノ朝サ、様子ヲモ不知者ノハ皆々外廻リニ出戰□^(候)故、戰死仕リ候、石谷ノ城ハ古法ニハ能キ城ニ沙汰仕リ候へ共、竹山・谷口ノ城ヲ分ケ入リ、石谷ノ城ヲ御格護難成議定ニテ、町田長門守

忠榮ノ妻子親類其外、悴者百姓迄モ皆ナ引キ烈、伊集院ヨリノ輩衆同前ニ、如伊集院ノ被參候ヲケイスノ原ニテ竹山・谷口兩城ノ衆打出テ、既ニ其日ハ、實久大勢ニテ二本松ニスハラレ候、其ノキヲヒニテ、石谷衆ヲケイスノ原ニテ追打ニ仕リ、其外人ニ妻子ヲモ、方々へ取り人ニ罷リ成リ、漸ク長門守忠榮一類計伊集院へ被參候、石谷ノ様子ハ右之躰ニテ、一七日ノ曉キ、石谷へ引キ入ル儀、六日晚ニ相極リ候、其より俄ニ鹿兒嶋へ其由ヲ親ノ伊賀守梅久被申遣候、頓而夜ニ入り、千手堂ノ脇ヨリ忍ヒ出ラ□^(候)、如小野ノ片路ヲ被通候、其内忠榮ノ子助太郎久徳ハ年十六歳ニテ、如伊集院ノ能キ案内者相付、無事ニ夜中ニ被相届候、伊賀守梅久ハ石谷ノコトク被參候而、様子ヲモ可被聞ト被存、□筋ヲ忍テ被通候處ニ、道ニフミ被迷夜モ明ケ、ヨコイノ此方ノ遠目墓ノ下タ道ヨリ西南ノア□尾崎ニテ、萩ノ別府ノ城ヨリ出テ合ヒ、伊賀守梅久ヲ長山名字

ノ者ノ討チ捕ル也、其孫長山新兵衛尉今ニ鹿兒島ノ衆中也、右遠目墓ノ道チ下タ尾崎ニ、伊賀守梅久墓在之、此故ニ、町^(甲)□彼ノ道ヲ被通候時ハ、馬ヨリモ下リ、梅久ノ墓ヲ拜シ被通候ナリ、近代前圖書頭久幸迄モ其例タカワス候、後代モ町田殿惣領家ノ人トハ、無懈怠如右ノ、可キ被相守ラ者也、伊賀守梅久被捨テ一命ヲ、其上ヘ右御味方ヲ可被仕由被申上候時、廿町ノ知行ヲ可被給御約束ア^(乙)□、貴久様ノ御判紙于今在之、此故ニ次第ニ町田殿モ分限ニ被罷成、其上石谷罷居候、長門守忠榮鹿兒嶋ヘ被參、頓而老中役ヲ被仰付候、其時ノ老中ハ平田殿・村田越前守・伊集院大和入道殿之由申傳候、然時ハ被捨一命ヲ候伊賀守梅久ノ報恩、町田ノ惣領家於代ニ忘間敷者也、

○忠榮卒年闕焉、按天文廿三年、岩劍御合戰記載町田伊賀守、則忠榮之歿、當在天文廿三年乙卯以後也、廿三年乙卯、從御合戰記也、乙卯廿四年也、未知孰是。

○忠榮法名悦峯源怡居士、葬石谷永福寺、

○廣濟寺田地寄進帳曰、屋敷一ヶ所^{在石谷}、源怡寄進石船大一艘^{常住置之}

○忠榮室河上氏、天室妙津大師歿、墓在石谷永福寺、

銘曰、天室妙津大師、書以供攷、

○天妻牌殿石谷永福寺、

忠成^{タ、ナリ}

三郎四郎 民部左衛門尉 因幡守

○享祿三年庚寅生

○天文五年丙申十二月六日夜、父伊賀守梅久^{シノセイヂ}間出魔

鳥、赴于伊集院也、闇黒倉皇之際、於小野村尾立、

與父相失、不知所嚮^{大系圖曰、梅久之僕提携忠成、追梅、久不及、棄之小野路頭、今據家譜也}

時年七歲^{一作六、七歲}、泣啼彷徨、適逢里人園田清左衛

門實明、實明曰、今宵町田殿携一族赴于伊集院、

則子非町田家兒乎、扶入吾室教之曰、追兵且至、

莫復聲、乃匿忠成於室奧、以桶覆之、實久之追兵

果迹至搜室、不獲而去、實明愛鞠忠成數月、兵平

而後、送還忠榮許、忠榮感謝再造之恩、因教忠成

視實明猶如父也云、忠成以始覆桶而免難、世人呼

忠成家謂之桶覆町田焉。按加世田日新寺藏戰亡帳、石谷因幡即忠成、當時據本宗、稱石谷氏可知也、若夫桶覆町、則自後俗呼耳。抑又前此、貴久公免危難于園

田實明之家、今又忠成頼園田實明、得脫虎口、若夫實久之徒、向知之、則實明為彼徒殆不免矣、蓋此時園田氏陽應實久、陰事貴久公、乃如梅久昔在麿島、亦以然耳、斯足以見當時處兩間之形勢也、

○忠成天資雄毅、故貴久公令弟島津右馬頭忠將主請徵為室老、

○永祿四年辛酉五月十四日、大隅人肝付河内守兼續入道省釣及伊地知周防介重興・禰寢右近大夫重長各以邑叛、是日、省釣攻取隅之廻城、於是、六月廿三日、貴久公及義久公・右馬頭忠將東伐省釣之徒、乃營陣于大墓・馬立・竹原山三所皆地名、

貴久公、義久公陣大墓、忠將陣馬立、其佗守竹原山、時省釣連謀伊東、七月十二日、攻圍竹原山陣數重、忠將聞之、行救之、敵衆大至我師敗績、忠將戰歿、忠成搏鬪殺數人死之、法名嫩桂道久居士、丁是之時、貴久公遣町田加賀守忠林及次子軍四

郎等、援忠將軍、軍四郎時十九歲、省釣之徒特伊東助兵、大軍乘勝機、然而忠將素驍將、眇視省釣軍孤進突出、忠林扣馬諫曰、賊勢猖獗、不可以力爭、宜避銳而制勝、今日君莫輕身、臣等先行矣、

忠將奮態不可、忠林不得已爭鋒接敵、翼蔽忠將防戰甚力、殆可半時、遂忠林父子身被數十創戰死忠將馬前、忠將亦忽戰歿于茲、其部下死者七十餘人矣、貴久公聞而不堪忿憤、急進精兵殊死以擊省

釣軍、斬敵如麻、省釣等折北奔于恒吉矣、加賀守忠林者本宗六代清久第六子町田土佐守則久曾孫中務少輔久用子也、父久用負貴久公之命死于伊集院、而辜弗及其嗣、忠林却蒙公之優禮、是故忠林感激、恒懷報國之志、竟父子致死以奉答其恩義云、日新寺藏戰亡帳、載町田加賀守・同軍四郎、日新主所登錄致之弔祭云、

○永吉舊記曰、自天文十六年至十九年、永吉地頭町

田加賀守忠林、

〔焦餘遺書〕

一町田殿一類之衆如伊集院被落行候、伊賀守梅久

サ右ノコトク躰ニテ、其餘ノ兄弟親類衆之妻子夜中ニ伊集院へ不被通衆ハ石谷ヨリ、大寺殿衆被打チ泄者ノ共、小野ノ尾立ニテ行相ヒ、鹿兒嶋野口へ引キヨセ、野心ノ者ノ一類如此慶者也トテ、散ニ宛死罪候、長門守忠榮之弟ト六七歳ノ者ノヲ小野エ捨テ置キ候ヲ、園田被見相へ、町田殿ノ一類伊集院へ被落行レ候其親類ニテ候覽ト被思、其童ヲ被召置奥家ニ、桶打ヲホヒ隠置レ候テ一命ヲ助ケ、其後伊集院鹿兒嶋一同ニ罷成候時、右之童へヲ町田殿被相歸候、後因播介与申シ候、右馬頭殿ヨリ御願被成、老名役ク被仕候、右馬頭殿廻ノ御陣ニテ御戰死ノ時、御供ニテ被遂御奉公候也、國分へ御奉公被仕候町田助右衛門尉ノタメニハ祖父也、

○忠成子曰町田因幡守忠秀、領日當山觀音堂棟札曰、大願主義久公御息女、地頭町田、子孫因居于國分郷、

○覺兼日史曰、天正二年甲戌十月廿二日早旦、從右馬頭殿御申候、寔ニ不似合雖御申事ニ候、御料様

申請度由候、彼方之使者ハ川上出羽守・町田因幡守ニ而候、從是ハ本田下野守・拙者意趣承候、即達 上聞候、上意ニ此前從豊後尋候由候、然共他國之条、諸事如何被思召候、清水江茂可然候する哉、老名數衆分別次第之由候、從其御老中江御尋之通申候、一段目出度之由候、御連歌ニ而候間、寄合中御返事之儀者不申上候、清水之使者兩人先ニ歸候へ、追而然々之返事、自是可被仰聞由申候而かへし申候、

●ヒサノリ
久徳

初忠梅オウヅメ 助太郎 兵部左衛門尉 道號香中

○大永元年辛巳誕生、母河上信濃守女也高岡河上次郎信濃守為市來地頭、女子有七人、第五女嫁石谷殿、其母肥後名字之所出也、按忠榮在石谷城、川上信濃守領市來地頭、而信濃守妻肥後氏、肥後氏蓋谷口壘主周防介歟、若夫圖畫頭久幸出後於肥後氏者、為有外戚之親耳、且石谷・市來・谷口並比隣、此其所以結婚、亦可見矣

○天文五年丙申七月六日、前此、同祖父居魔島、而拘留於實久、不能歸父忠榮居城石谷焉、時 貴久

公賜忠梅手書曰、事儻捷則嘉乃忠節、當今所領之外更增賜廿町之地、至祝謹空舊譜以斯書、為賜忠築者非、當時稱助太郎者即久德也、因収于茲

〇一六五 島津貴久判物

『在家藏』
一ヶ条本望とけ候ハ、其忠節として、今かくこの上ニあひそへ、二十町可令進入候、万吉、恐ニ謹言、

天文五年丙申七月吉日

貴久在判

町田助太郎殿

今日忠築告急于祖父梅久、梅久宵遁虜島、西馳伊集院、久德從之行至小野村尾立、爰祖父梅久命吾曰、速造 貴久公許、報虜島事、久德時十六歳、自隨鄉導者、擁家屬老弱、直詣伊集院城、拜 貴久公陳露事情、公感悅不鮮曰、乃投身敵中、來繼舊好者可深嘉也、既而 公賜久德虜島諸名之中

知行廿町、以濟舊約焉、

〇久德寢侵難疾、淹滯就牀、竟不能建攻城野戰之功、

空齋伏櫪千里之志而蚤卒、可勝歎乎、某年月、葬

石谷永福寺、法名香中玄通上座、置牌于同寺、

〇廣濟寺田地寄進帳曰、島地石一段香中寄進、

〇室伊集院氏伊集院刑部少輔久盈女 梅林妙鏡大姉、葬大隅菱刈

郡大口郷小苗代村永福寺久倍之墓側、銘曰妙鏡大

姉、大姉久倍歿後、慶長五六年交掩粧、因葬于茲

也、牌殿石谷永福寺、

〇一六六 川上信濃守女子縁家書上

『高岡川上次郎左衛門藏』
川上信濃守殿女子七人有最前女中出水名字人也、後ノ女中肥後名字人也、

一番 野田殿 母儀出水名字ノ腹也、

二番 喜入殿 母儀出水名字ノ腹也、

三番 野田殿 母儀出水名字ノ腹也、

四番 川上山城殿 母儀出水名字ノ腹也、

五番 石谷殿 母儀肥後名字ノ腹也、

六番 鎌田殿 母儀肥後名字ノ腹也、

「七番、市來善左衛門殿（鷹嶋衆ニ而御座候ツ、母儀肥後名字ノ腹也、

町田出羽守殿存松老之親父ハ河上山城守殿ノ姉ノ

子也、舟伴入道殿ノウバキナリ、町田伊賀守殿ト

申人ノ孫カ出羽守殿存松入道殿也、出羽守殿存松

齋ノ親父ワイロイニテ早ク死（去カ）被成候、町田伊賀

守殿姉ガ川上舟伴入道殿ノ祖父川上又八郎殿ノ妻

也、

(表紙)

忠榮二男
雪岑上

町田氏正統系譜

九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九雪岑上

助三郎

僧名津興シノコウ 字雪岑キツシン 別號易足イソク

○大永二年壬午四月廿八日、誕生于石谷城、

○天文六年丁酉、太守貴久公命使助三郎雜染、
年甫十六、乃以家弟藤十郎忠實、後於助三郎、

嗣其名跡、舊譜或以助三郎為雪岑之兄、且為忠
房之弟誤矣、今據生年之序改之、

○天文九年庚子、公使雪岑為廣濟寺住持廣濟寺在伊集

院郡村、號泰定山、雪岑代為京師、雪岑時十九歲、為南禪寺十刹之一、薩藩僧祿司也

人穎悟軼凡、幼而脫然有出塵之氣象、公乃命修

釋教、夙通曉禪學、蚤歲主巨刹、中年留錫于相

國寺、師事仁如和尚、五年于茲矣、參究四方之

名納、且工詩偈文章、英才鳴于一時矣、

○始領建仁寺台帖、後任南禪寺住持、賜紫衣建仁寺・南禪寺並在京師、而領台帖、賜住持者、謂輪住、故賜台帖任職也、五山之中最推尊南禪之紫衣、於是曰、輪住謂輪番勤也、務、

也、

○雪岑所作詩稿後世無傳、探纂有日、粵僅獲福昌

寺五十九世自嚴和尚所鈔寫之詩六首、實存千百

于十一者也、然而不能定序其年時者、權収于茲

云、

○一六七 雪岑詩稿

竹浦 雪岑

高節虛心塵外清 碎金浸影暮江晴 閑師一擊耳

根汚 似洗風濤日夜聲

明淵

月輪照耀盡乾坤 影落滄溟徹本源 歷々旨休成
解會 一波纔起萬波翻

玉林

一顆明珠磨不磷^{ツバネ} 釋門枝葉稱家珍 瑩然內外無
瑕點 樹々回光却外春

○一六八 津興雪書狀

『本田助之丞藏』

尚々、弥二郎殿江以別紙可申入候へ共、急

便之条、御言傳申候、細々寺家御見舞頼入

候由申度候、又右近尉未御近所ニ堪忍候哉、

折々被懸御目候者、可爲本望候、

就幸便令啓候、仍去夏上洛以後者久無音、國中

弥々靜謐候様、日夜御床敷候、抑罷上候刻者、

萬々御入魂之段、終身不可有忘脚候、尤當年中

歸國可申處、數年大望之儀繁多候間、今歲中者

滯留申、來春夏之間ニ隙明候而下向可申候、然

者、御屋形様御父子・典廐様江、次之御時者、

可然様御取合所希候、就中、寺家之儀以前ニ細

ニ申候様ニ、修理諸役者公事邊諸行事等迄衆御
心付、無御油断被仰付候者、可爲大慶候、殊報
忍寺老躰事候間、諸篇可爲忘却候、御一人之御
心遣肝要候、急便之条、重而可得貴意候、恐惶
謹言、

正月十二日

津興(花押)

本田彈正忠殿御宿所

(本文書ハ「日記雜錄附錄一」四九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右、雪岑手帖留錫京師曰、託伊集院本田彈正忠

親歳看守廣濟寺也

親歳道號喜辰、後移慶府、天正、七年十月死、本田助ノ丞祖也

○廣濟寺由緒記、永祿十年丁卯雪月十五日、雪岑

和尚再住當山云云、下文正五書中有賀再住之句、

故收斯年、

○一六九 正五書狀

『廣濟寺藏』

教賜辭手嗽口、拝讀過量沈水三両拝受、洗除暑

塵、何賜如焉哉、伏承、廣濟多年屬他派虛席、

感歎不淺、先年示誨節、告太守、太守曰、諾、

非虛如其言、去歲小春初、回廣濟復舊御再住、

珍々重々萬幸、(師カ)粵南院帝祖派流再激起九州、四

海蘇衆渴者也、果公初而鼎成處、祖塔盤石垂羅

只無家、慚顔々々、果公話之次、師居建仁位、

未被紫衣、予拍手驚走、扣鹿苑笏室、則鹿翁出

迎告之曰、雪岑大禪師吾祖裔流、昔日入洛、遊

諸大老之門、花晨月夕紅往綠還、禪・文詩共熟

一活佛也、翁亦大名知之、誰不仰望、(死カ)鹿薩許狀

投贈之、急改衣尤可也、為賀詞黃鸝令呈投、汗

顔々々、所冀秋冬間再入洛、住持本寺、開堂、

說法、法雷驚起東山、臥龍於龍門則帝祖裔流益

深益遠、稷長老去歲秋孟、再見赴河陽、筆簡宜

愛、必可相達者也、恐惶頓首、

夷則初二

正五(花押)

拜晉廣濟笏室

侍衣閣下

○永祿十三年庚午改元元龜正月十一日、前此、廣濟寺

支院瑞雲山善福寺在伊集院谷口村等廢壞尚矣、雪岑請

再建焉、則今日 太守義久公賜雪岑附與善福寺

等之證帖、

○一七〇 島津義久公帖

廣濟寺藏薩州伊集院之内谷口善福寺・城之河内寶聚寺并

市來院水月寺之事、從往古雖為廣濟末寺、世上

轉變之時節中絶、仍到琉球國渡船之刻、御懇望

之条、(令脱カ)寄附廣濟當住雪岑東堂者也、任先例、於

永代可被成執務之狀如件、

永祿拾參年庚午正月拾一日

修理大夫義久(花押)

廣濟寺雪岑東堂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五三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永祿十三年、雪岑預奉琉球使、今春將渡琉球諭

告 大守義久公即位也、因與石神某之手帖、有

船櫃舟下之語耳、

○一七一 津與雪書狀

『石神眞助藏』
猶ミ、入物之事出來候間、則持せ進候、

仲春之御慶重疊、仍舊冬哲書記迄、入物木之事承候、取亂候て、于今延引候、爲合力船櫃指遣候て、則持せ進候、其方御支度共何程ニ出來候哉、無御油断可然候、舟下之日限者、頃河内一(在カ)以使僧得御意候間、重而可任進申事候、恐ミ謹言、

(永祿十三年)
二月二日

津與(花押)

『在口裏』
石神郷左御殿 廣濟寺
御宿所 津與

○永祿十三年三月二日、奉 公命使於琉球、齋セカシ

太守義久公及 老君貴久公賜琉球王書、又被付御家老村田經定・伊集院忠金・川上忠克告琉球三司官之書翰、而渡楫琉球、
伊集院善福寺藏年代記曰、永祿十三年庚午、廣濟寺雪岑東堂赴琉球、 義久代始使僧也、三月

廿七日、日出出船、同年七月十四日、歸朝、

○一七二 島津貴久書狀

『廣濟寺藏』
去歲春、天龍寺長老以貴命持華緘、遙航南海來

至西鄙、審說厚意、感戴ミミ、抑近年拙解印休官、付囑薩・隅・日三州ニ職於修理大夫義久、因茲、廣濟住持雪岑長老爲伸更始之儀、詣于殿下、謹捧一書、献微物、略表陋志、件數錄于別楮、伏願、自他和好共全唇齒之邦者也、至祝ミミ、恐惶不宣、

永祿十三白暮春初一日㊦ 二日

嶋津入道伯圍(廣久)

琉球國王殿下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五五二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七三 島津義久書狀

『廣濟寺藏』
竊聞、貴國与陋邦雖隔鯨海千里、從往昔、有昆弟之約、故今命廣濟住持雪岑東堂表符改之旧例、

呈一緘於中山王殿下、以修隣好之交義、伏希、自今以後、永々可爲連綿者也、仍猷微少之方物、聊致賀忱、件々具于別幅、頓首、恐惶不宣、日本永祿十三年季春初二日

修理大夫義久

進上 拝呈

中山王殿下閣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五四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七四 村田經定書狀

『廣濟寺藏』
謹以呈一翰、仍廣濟和尚、就于當家改職之儀、謁于 陛下、每件奏達所仰、抑近年往來之商人、不持印判致私渡、非沙汰之限、尚以令違犯者、船財等可爲 貴國進退、万端付和尚之口達、恐惶不備、

『永祿十三年』
季春一日

經定判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五五五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七五 伊集院忠金書狀

準先例、爲述傳家之旨趣、雪岑東堂令渡海、仍捧短札、表祝儀、頃聞、處々商賈不帶真印、自由往還無其隱、向後如此輩者、令点檢之、被所重科者所希也、餘期後音、恐々謹言、

『永祿十三年』
三月一日

右衛門大夫忠金判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五五六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七六 川上忠克書狀

爲當國改政之禮儀、廣濟雪岑長老朝覲之次、謹以呈片楮、蓋傳聞、比年商船不帶當家印判、擅犯旧制者惟多、仰望、後日若有違背輩者、加細察究刑治、堅可被停止狼藉奸黨、委曲詳長老舌端、恐惶頓首、

『永祿十三年』
暮春初一日

川上入道意鈞判

呈上 三司官館下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五五七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〇一七七 島津義久老臣某書狀案

〔廣濟寺藏〕
就會盟符改之儀、被成慶書并廣濟寺渡海候、任

往古之例、如東泰西華北南星斗、弥漑之儀、

所希候、仍此國依無干戈休期、近年往還之商人

無正躰候、向後不帶正印渡船之族者、船財物等

可爲 貴國公用候、猶於可被加制止儀者、御入

魂肝要候、諸事雪岑長老可有演說候、

琉球國

三司官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錄一」一〇五〇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〇元龜元年庚午七月、雪岑至自琉球復命、是時、

中山王尚永奉答吾 公書載左方、

〇一七八 中山王書狀

〔廣濟寺藏〕
夫務舊禮之本、廣濟雪岑東堂應尊命、持芳翰、

遙凌滄海、着岸于琉陽、昭伸祝詞、吉兆々々、

仍多種方物、殊修隣好之交儀、倍聯綿事、此方

以可爲同意者也、委曲東堂可有演說而已、餘者

別紙載之、恐惶不備、

〔元龜元年也〕
大明隆慶四年庚午季夏十有七日

中山王

進獻 嶋津修理大夫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五五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廣濟寺藏〕

元龜四年四月廿三日、一向宗有成敗、善福寺領

佃屋百姓、依同類他行、其砌地頭稅所友雪入道

子息越前守以非道郎僮乱入、歛一具奪取之、于

時、廣濟當住 雪岑東堂、於數ケ度決断之、前

代未聞狼籍不及沙汰、雖然、依無其理、以使者

上原筑前方、改過請赦、剩以沙汰人野崎對馬還

歛、公支瑤運無隱矣、爲後代記之、

〇雪岑之使於琉球國也、王尚元卒、嗣王尚永懈而

無禮、雪岑復命白琉球失禮之狀、

〇天正二年甲戌十二月十三日、琉球王尚永遣使天

界寺住持南叔和尚・金大屋子、獻 義久公書及

方物、南叔和尚館於興國寺、金大屋子館於徳永
廣濟寺藏書曰、中山王入來當寺末大田村報恩寺、滞在二月三月、雪岑長老前驅而至鷹島云云、中山王蓋謂使者也、

○一七九 中山王書狀

先年廣濟雪岑和尚爲使節渡海、翌歲以使僧可令
申之處、先王俄崩御、國家取亂、于今延引候之
間、命天界住持南叔・金大屋子兩使云云、

「天正二年也」
萬曆貳年 戊閏臘十三日 中山王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七九五号文書ノ中ニアリ)

按當時中山王令諸島書曰、首里之御勅是國語而、
以王言自任、可謂強僭者矣、今亦曰、先王崩御、
可以見自侈大之語、夫昔者中山王自稱世主、猶
言當今主、至各島皆有世主、後訛謂與人者、出
自世主人之略耳、

○天正三年乙亥三月廿九日、義久公遣上原長門
守尚近・上井伊勢守爲兼、勞問琉球使、且爲書
與三司官、詰問比年雪岑東堂使時、不恭狀及報

聘遲緩、今又所貢方物違定額曰、其悉條陳之、
琉球使未能對、

○覺兼日史曰、天正三年乙亥三月廿九日、如早晚
致出仕候、此日琉球國より之使僧・使者江、御
老中使として上原長門守・拙者被遣候、其趣者、
遙々凌波濤、輒爰元江着岸候、千秋萬歲候、何
様以面談、万端可申承候由也、仍去年兩度以條
書申渡候諸事背先規候之条々并爲使僧廣濟寺雪
岑和尚琉球江御越之時、疎略扱共候、彼是以書
札申候、其返事爰元江使僧・使者差上せ候時、
可被仰之由也、彼返事委我々兩人承候得と候也、
使僧之宿興國寺江兩人まかり候、使僧致對談、
条書渡候、御返事者、明日使者同前に可有之由
候也、干飯・肴にて御酒ニ而候、兩人江嶋織一
ツ、預候、兩人之悴者へも皆糸二かなツ、預候、
同使者の宿徳永源五左衛門尉所江も兩人參し
候、意趣条書同前候、琉球人しやひせんとも曳
候て、いろ／＼の会尺にて候、これも兩人江嶋

織物一ツ、預候、悴者共へハ下布一ツ、くれられ候、

○天正三年乙亥四月朔日、尚近・爲兼適于興國寺、教天界寺之伴僧金藏主及筑爲通事、琉球使ウヅマキ殿踏ウヅマキ曰、謹聞 命、抑雪岑東堂到敝邑也、偶ニ值先王大喪、國事方叢アツマユ、不能備禮已、而今年貢物非薄臣等非所知也、尚近・爲兼又詰問曰、如聞之、雪岑東堂入汝國也、吾 公書自小門、汝王書自大門、則那ナシ、琉球使曰、 公書賜王故自小門、報書猷 公故自大門、尚近・爲兼大笑曰、是惡得非汝之遁辭乎、不然鳥蠻醜俗其餘、琉球使辭窘不得對、屈服謝罪、請增黃金三十兩以償信物不足、許之、蓋琉球使私王之幣物、至是、謝昧死之罪也、尚近・爲兼以白 公、 公不受金、命卻之、

○覺兼日史曰、天正三年乙亥卯月朔日、琉球の使僧返事申上候する由被申候間、長州・拙者興國寺江參り候、御返事両使自身雖可申、琉球口ニ

而候間難達候条、乍憚ちくと金藏主日本の人ニ而候間、彼等ニ而申候由也、目之前ニ而意趣申させられ候、其趣者、此度の条書、於琉球見申候ニ少も無相違候、三司官被申事ニ、何れも条々ニ尤ニ存候事候間、御返事不及申ニ候通迄の返事ニ而候、其時我々二人の前より申事ニ、近比指過たる申事候といへとも、使者申者の習ニ而候間申事ニ候、是通の返事者一向承不覺候、其故者、条々あまた候處ニ、一々に被仰達事(述カ)ハなく候而、只尤と計承候、一向分別申さぬよし申候、それより又、使僧・使者於其座談合被成承候、不覺の御印判舟、許用申たるよし承候、不紛子細ニ候、其時分先王崩御の砌ニ而候間、琉球の上下諸事をはうし候つる最中候之間、心なく許用仕たる由申候、次ニ廣濟寺雪岑東堂爲使僧、彼國江御下向の砌、無扱之由尤ニ令存候、此以後ケ様ニ有間敷由申候也、次に御進物先規相違候而些少之由承候、是ハ我々不存候、琉球

江罷下、委可申由候也、次に御使僧御宿に三司官無礼之由承候、是又尤之至候、次に從是の御書從小門請取、琉球の返狀大門より出候事承候、不紛儀ニ候、彼方扱ニ者、琉球江被下御書候之間、小門より請取候、琉球の狀者、此方進上申候間、大門より出候由申候、次に國吉丸脇舟頭勿首候由承候、是ハその舟衆と地下の者、思事候而、出合候而、船衆より地下の者ニ手負せられ候、然処、手負候地下者を曳出し、〔本ノマ、〕船衆より頸を被打候、又彼相手を生害させられ候處も、船頭の校量候、聊地下より者不存の由候、次に飛脚使僧述私曲之由承候、尤候、是も先王崩御候砌ニ而、諸事取乱候之間、廣濟爲御使僧御下向候其御礼も無沙汰申候、又御當代の御祝言も無沙汰候、彼是餘に無礼之間、寔飛脚使僧ニ而述私曲之由申候、夫より右之条々委承候而、長州・拙者者興國寺より罷歸候、

一同二日、廣濟寺の御宿寶持院江上原長州・拙者

參候而、琉球使僧・使者の返事委申候へ、(と脱カ)承候間申候、廣濟寺被仰事ニ、条々手を付申候か、乍去、然々の返事ニ而者なく候、今些被仰詰、此以後此方の儀を疎略ニ存間敷通、證文などさせ候程に候へは、御爲ニ成間敷由御申候也、一同三日、如常出仕申候、琉球の使の返事条々、貴殿様江申上候、彼方よりは此方の時宜、以欲儀進物等堅固被仰由存候かと聞得候、紋舟の事者、御一代に一度參事ニ而、其上御當家ニ由ありて、琉球の口を從上意御請之處ニ候、今のことかく次第ノに疎略ニ罷成候へ、後代はか様の事も中絶可申事一定候、然者、能々被仰詰候而可然被思召候、然者、此度の進物請取被成候するか、又請取有間敷候か、爰に御談合入へく候、其故へ、無請取候得者、猶々相添加へ御請取あるへきに相似候、又請取られ候而も、御欲に相似候するか、爰以能々御談合肝要の由候也、此由老中へ申候、尤候上意の由、夫より又上

原長州・拙者兩人ニ而、琉球使江被仰候、其趣者、去年以來条書を以、琉球江被仰渡候、何れも尤之由被申候、乍去、条ニ然と手を付候而被仰事無之候、一途に使僧・使者のまへより承儀なく候ハ、進物の事ハ被差留、使ニ者急度御見參可有之、其故者、後代の爲に罷成候わん事を當代ニ請付させられ候へは、此方の疵に成事候、一途使僧・使者のまへより返事承候する由也、返事に承候条々尤候、殊御進物些少の儀承候、然者、進物者被差留、我々計御見參候由候欵、進物を押立候而こそ、可致御拝候得者、進物を指置候而者、可罷出事難成儀候、御老中奉頼候、此度の事者、進物御請取被成候而、御取成候而、琉球の下國之砌、爰元の御分別者委三司官江可申聽せ之通申候也、

一四日、如常出仕申候、昨日琉球の使僧・使者江被仰候返事之通、御老中へも申候、猶々堅申詰候へ、善悪一途の返事候へすは、進物之事指留

可有之候由申候へハ、上長・拙者へ承候、

一同日、今朝如仰候、琉球の両使江上長・拙者使にまかり候、小嶋縫殿助所に、ちくと船頭呼候而、意趣申候、其趣者、兎角一途の返事使僧・使者まへより不申候者、進物者指留、御見參計可有之由候也、談合申候而、追而返事可申由申候也、

一同八日、琉球両使の宿にまかり候而、先日の返事急候へと承候間、上長・拙者使者の宿に參り候、廣濟寺御面談申有度儀候、今日此方江御越候由候間、東堂江御談合申候而、御返事可申のよし被申候、両度申候得とも、如此候、それより此由、御老中江申入候也、

一同日、廣濟寺御參候而、琉球両使のまへより、上長・拙者使僧の宿へ參候へ、先刻の御返事可申由候間、兩人興國寺江參候、爲御返事被申候、条書を以琉球國江も被仰渡候、又於此方条書を以承候、何れも同条數ニ而候、尤令存候、三司

官江下國之砌、此旨具可申聞せ候、就中、進物
 些少の儀蒙仰候、使僧・使者の分別までニ而候、
 然と御返事難申候、廣濟寺此前琉球江御下被成、
 彼方の御識人ことくニ候之間、御内談申候、兎
 角御老中御意ニ任候而、可然由被仰候、乍勿論、
 兩使もその下ニ而候間、御進物相加へ候する迄
 候、然者、琉球よりも、六拾年以前の紋舟の進
 物の日記以、如其調直候而、此方へも定而御日
 記共候へん、曳合被成候而、何れ種々前代ニ相
 違のよし承候者、そのことく可仕續の通申候、
 此日、御老中衆意釣之館江御揃被成、御談合共
 候、金吾様・廣濟寺も彼席に御座候、然処、東
 堂迄琉球兩使のまへより御内儀請候、御進物仕
 次候する分量、如何ほとにて可然候歎のよし申
 候、東堂被仰候事ニ、黄金三相副候而可然の由
 也、右の使僧・使者まへより此分領掌申候也、
 夫より又上長・拙者琉球兩使の宿へ被遣候、其
 趣者、從此方被仰候条々、何れも尤之由被申候、

可然候、殊更至廣濟寺申入事ニ候、是又可然候、
 兎角明日御裏江可罷出候、各取成可申由候也、
 一同九日、如常出仕申候、天氣悪候間、琉球人御
 見參相留候、夫より上長・拙者琉球の兩使宿へ
 被遣候、趣者、今日御參會のよし相定候之處、
 天氣如此ニ而被差留候、山川江數日逗留共被成
 候、當所江茂、はや一句ニ餘滞在候、彼是降照、
 明日ハ御參會執成可申由候也、就夫、琉球國江
 是より遣被成御書を小門より入、彼國よりの返
 書を大門より出候、此方ニ而茂そのことくさせ
 られへきニ相定候、しかれ共、是より申入候条
 々、御兩所御納得候間、命兩人、大門より請取
 可申候、琉球の儀も重而如此たるへし、次に船
 頭、是又琉（兼脱カ）にては廣濟寺と同座ニ者不參候通聞
 得候、此方ニ而者、六拾年以前の紋船の時も、
 伯圍様の御時も、船頭者御座へ參候、しかれと
 も琉球の扱に似せられ、御座へハ召出まじき由
 也、次に御進物些少之儀、寄合中前より申詰候

処、黄金三十兩相加へ候する由被申候、兩使働近頃結構候、儒社、從最前聊御欲ニ而者不被仰候、後代の儀をおほさるゝまでニ候由、稱申事候、兩使前より仕續候黄金い、かてか請取可申候、只請取爲申迄ニ候、扱此度の事、琉球より來候分請取可申候、差加へ候分御措のよし候也、

○同月十日、公享琉球使者於御内御對面所、時南叔和尚疾作辭還客館、乃雪岑延金大屋子及天界寺伴僧金藏主、而朝各就座、主居班位 公、次左衛門督歳久、次村田越前守、客居班位雪岑、次金藏主、次金大屋子、次船頭、於是、獻中山酒、琉球童子松・金行酒、且奏三絃、仍盛作樂謡曲ト夜、而罷販、

○覺兼日史曰、天正三年四月十日、如常出仕申候、自東郷白濱名字の使者ニ而候、趣者、御犬追物御成就被成候、千秋万歳目出度由候而、御太刀百疋進上候、拙者請取持參申候、其時御尋被成候間、昨日の川上との御返事御存分共、具ニ申

上候、琉球の兩使の返事存分、是も御尋の間、具申上候、此日、琉球人御參會ニ而候、悉唐衣裝ニ而、色々樂仕候、鐵放なと仕候而、殿中江參候、拙者奏者當候間、殿中御縁に罷居候而、大門之内まで罷出合奏者申候、御亭の次の座に奏候、樋合よりハ被入候、通間より奏候、廳而村田越州出合被成、琉球よりの御書請取候而、御椽の儘、對面所江持參候、其後進物請取候、提子・ちく兩人ニ而何度も渡候、此方よりハ數十人にて請取候、進物を對面所上座江被積候、壺甕ハ御縁ニ被積候、蘇木などは庭に被置候、其後使僧天界寺・使者金の大屋子・船頭三人懸御目、三拜同前ニ申候、使僧・使者兩人は御菓子參候而、濃茶被下候、船頭は三拜申候而、やかて退出申候、船頭御座江參候する事は、此朝、上長州ニ而使僧・使者江被仰、此以後琉球江此方より被遣候する船頭、如此たるへき由相定候而、彼船頭も懸御目候、御濃茶過候へは、兩使

御前退出候、御亭之上評定所にて、支度替へ、琉球支度申候、使僧者氣分氣ニ而候間、頓而如興國寺の被罷歸候、依其廣濟寺、使僧之伴僧老入召列、御座江御參候、主居の上 太守様、次金吾様、次に村田越州、客居上廣濟寺、次に天界寺の伴僧金藏主、次に金の大屋子、次船頭ニ而候、琉球よりの御酒參候時、松・金など云童子式人參候而御酌申候、其後はしやひせん曳兩人參候、御縁にてひき候、同歌も謠候、それ共三人參候、其後管絃衆七人參候而、對面所御縁ニ而樂仕候、其後、大樂衆四人參候而、御庭ニ而大鞆(數)打候、四人拍子揃へ而打候、それより御點心上り候而、種々御肴、まひし(ハカ)のものなど參候而、夜更迄の大御酒ニ而候也、地下の御酒宴も、最前より以後まで、鞆・大鞆ニ而、一王(マ)夫も祇候申候而舞申候、夜入候而、火花木色ニ仕候、それより使者罷立候、 太守様・村田越州・拙者、烏帽子上下ニ而、客人支度替之時、

御前も御はかまかたきぬにて候、我々も袴片衣着申候、御前ハカチンの御上下、御袷は青色ニ而候也、使僧・使者の進物は、落間に被積候也、御進物之員數者別紙ニ注ス、
一十一日、如常出仕申候、川上殿御存分、上長・拙者御前に精ク申上候、南林寺などにて御異見可有之 上意候也、此日 太守様爲御馬追、市來江御光儀也、被仰置候間、南林寺・本田紀伊守・上長州・拙者、彼四人川上殿御宿江參候、東堂色々御異見共被成候間、川上殿御納得候而、御暇之事者御申有間數相定候、然とも當時御覺悟被成候所領之事者、是非召上候ハてはと御申候、それは御前の御分別には候すらん、先々御暇御申候処、然と御留候、目出由申候而、南林寺も御暇被成候、我々も同心申候也、
一十二日、琉球の客人、村田殿江請用ニ而候也、此日、琉之兩使江早々罷出られ候、此間我々兩人掛曳之御使共申候、如何可有候するかと存候

處、先、御見參被成候、目出由申候而、兩人參
し候也、

○同月廿一日、琉球使者觀犬追物、公臨殿中輿
棧屋、使者棧屋在乾隅牆頭、雪岑亦在于此、琉
球使僧作詩呈 公、雪岑及京人東雲等次韵、
公及淨光明寺・不断光院・芳雲・高城・珠長其
他公族作歌和之、

○一八〇 雪岑外四名詩草

犬追物

雪岑

諸官並轡逞威來 箭已離弦勢勇哉 不啻能騎又
能射 漢家九逸是塵埃

和

東雲

人馬無端相得來 逐風追電最時哉 天公恩露薩
陽遍 射御試場曾不埃

同

天海住福昌寺

射御朝昏習得來 王良執轡却遲哉 薩州名士藝
遊處 不是洛陽兵馬埃

同

代賢住福昌寺

玉勒金鞭追犬來 雄姿天驥最良哉 飛揚奔逸諸
將術 啼下風生場不埃

同

人不知

九州無事古今來 追犬馳駒乘興哉 射似瞿相觀
者堵 御其七八馬啼埃

○覺兼日史曰、天正三年四月廿一日、琉球人為會
尺、御犬追物ニ而候、御手組次第、

島津左衛門督

島津右馬頭

樺山兵部太輔

島津下總守

『伊集院』
島津右衛門太夫

平田左近將監

本田紀伊守

『佐多』
肝付三郎五郎

島津攝津守

島津常陸守

檢見

喚次

島津上野守

『石谷』

島津伊賀守

太守様ハ殿中輿棧敷より上覽候、琉球人棧敷ハ
犬之馬場乾之角、竹牆之涯ニ而候、廣濟寺も此

棧敷より見物候、琉球使僧詩被作進候、廣濟寺
其外、東雲とて洛陽之人にて候、ケ様の衆彼是
拾首計被廢其韻候、此方よりは、太守様・不
断光院・淨光明寺・珠長・珠言、其外御一家衆
餘多、御歌共候也、此夜金之大屋子一人拙宿江
珠連瓶一對御酒爲持候而來候、干飯其外肴種々
取合會尺申候、

○京師靈三和尚所遺雪岑尺素一通、其詩曰、別後
驚今二十年、因今合考諸、天正末年、靈三答簡
詩曰、別來四十歲「ニ、ニ、」云、則斯九月廿六日之
尺素、應是天正初年也、又按尺素中曰、將又三
州僧錄司歸閣下手裏旨、傳聞歡喜、是謂廣濟寺
領三州濟家僧錄司、由此、則廣濟寺爲權僧錄司
者、在此前年亦可知矣、

○一八一 靈三書狀

『廣濟寺藏』

楮國有餘地、野詩一章信口、聊記別來情之、

惣像関納萬里天 風起雪月更無邊 交遊難

忘猶如昨 別後驚今二十年

爾來杳々、依不得鴻使、不呈蠟丸、雖非疎意、
相侶背素志者乎、抑玉仲詞伯去歲以還在寺、閣
下道徳文章有光于貴國趣、慥閑話、實増宗門輝
也、花盧雖在江左纔半日程、特門弟各着院、御
徒弟・御同宿頻繁御在京、不被忘故旧者、可爲
珍重、頃者被到本院、音耗疎絶、尊意如何、將
又三州之僧錄司歸閣下手裏旨傳聞、歡喜未曾有、
閣下御上京、可有入寺於吾山、儀徳臘雄高、貴
國泰安好時節也、急度於被遂先師之素願者、必
可有隱徳陽報、一衆瞻之仰之而已、兼又此刻被
達上聞、被轉貴寺住於十利者、是又可爲叢林盛
事乎、次花岩以陰鹿奏聞瑞世、至祝々、於貴
國御登庸可爲欵羨、諸山跡鹿苑御製作、山門跡
拙者製之、御一覽多幸、就者大願寺向後蒙當寺、
可被講多之内證有之於爲寺家、宜者被加尊意、
御才覺所希、餘者付與玉仲舌頭、恐惶頓首、

九月念六日 靈三(花押)

拜呈

廣濟丈室侍衣閣下

○一八二 廣濟寺毘沙門堂再興棟札写

『廣濟寺藏』裏毘沙門再興上有之

大日本国海西路薩摩州伊集院廣濟寺毘沙門堂再

造上棟之事、當郡之内、所奉安置於天王惟夥矣、

蓋此地臨道路故、行旅之者、還往之輩、道俗貴

賤、無且無暮來詣不止、宜哉、敬之信之、則諸

願無不成、就其靈驗、無量無赦、不可勝計矣、

雖然、連年堂舍荒廢、柱根欹斜、不堪加修飾、

人皆慨喟而已、依之隣里奉佛之講徒、謹抽丹悃

捨財、命工重興一宇、自去歲丙子初秋至丁丑季

春、畢功矣、仍涓取吉日良辰奉遷、尊容以賀落

成、豈無感應耶、專祈 大檀那身城鞏固・壽域

康寧・兵革頓偃息・地利人和・金穀時豐饒・風

調雨順、次冀寺門昌盛・海衆咸安時々、無一点

之災日々、有大來之慶、越齋會結衆、亦蒙廣大

無邊勝利、 伏希、梁棟不朽・柱礎安全、靈光

益輝宇内、昭德彌蔭天下、

天正五年丁丑暮春下浣如意珠白

前建仁見廣濟雪岑叟津興

續焉

大工尾上丹波守昌親同主稅助

(表紙)

忠榮二男
雪岑下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カ)□

○天正十年壬午夏四月、雪岑奉 義久公旨、作麿

島隆盛院 前太守忠隆公遺像讚、今 公像之畫

軸在家藏

忠隆公画像贊

雪岑

汗馬功成討不臣 凜然意氣有誰均 若將武勇論

千古 漢室三良輸一人

○一八三 雪岑忠隆公画像讚

『隆盛院藏』

〔朱印〕○印文「易尼」

汗馬功成討不臣 凜然意氣有誰均 若將武勇論

千古 漢室三良輸一人

前薩隅日三州太守與岳大禪定門遺像、謹應

當府君明旨、叨題一祇夜以讚之、

天正歲舍玄黻敦牂孟夏如意珠日

前建仁雪岑叟津興
(朱印)(朱印)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丙戌二月十四日、國分

金剛寺江御礼に參候、種々會尺也、風呂焼られ

候而、入候而慰候、伊集院廣濟寺雪岑和尚肥州

合志の安國寺被超、當年試筆の詩なと見せなさ
『文之盛へ東雲なり』

れ候、不及言語候、色々閑談ニ而暮候て罷歸候、

○一八四 雪岑試毫

試毫

雪岑

歳已新皆居又新 邨梅野竹好相隣 太平布瑞賀

正月 併見蒼薰上聖民

○天正十四年丙戌八月五日、雪岑作弔大隅州菱刈廣德寺六十四世玉仲和尚之序及偈、按玉仲見上京師靈三之手帖者也、廣德寺傳稱、玉仲今年七月廿七日、奉陳僧使于筑前岩屋城、而遭害也、然觀之雪岑序文、則爲七月十五日事、寺傳註矣耳、

○一八五 雪岑弔文

隅之廣德主翁玉仲西菴禪師者、安國開山通叟和尚后裔、玉圃遠孫雪庭嗣承天理貽厥也、其爲人也、胸次山高水急機前、電如卷雷如轟、董徒領衆扶宗志須臾不忘、可謂道者家風也、山野執交以來殆二十又餘年矣、雨往風還、問予安否者、始終一節、蓋雖曰管鮑古、不多讓焉、其厚意不遑枚舉矣、今茲穉孟十又五日、罹干戈騷屑之厄難、忽焉逝去矣、天平命乎、吾門不幸不可知

也、越諸徒胥謀、就于本寺、自八月初五限三日、集現前苾芻衆、晨粥牛飯曉誦夜禪諸般法事營辦之、予亦陪其梵筵、慟哭之餘叨裁野偈一章、以光影前之爛枯柴云、

伏乞 昭徹

抹過四十四星霜 存不存兮亡不亡 覩得頭陀微

笑處 寒梅八月漏春光

天正十四丙戌穉八月初五

前住建仁雪岑津興

○天正十五年四月、關白秀吉公來陣于千臺太平寺、實藩邦危急存亡之秋也、前此雪岑住止京師五山之日、與安藝安國寺惠瓊同其師資、以故有兄弟之交、而惠瓊從關白來、再遭遇雪岑、俱談舊識之情素也、遂私和親之事、則惠瓊以告高野木食上人、上人稟諸關白、於是 義久公遣河野通貞於太平寺、行成、既而後五月八日、公如太平寺見於關白、雪岑亦供奉之、此雪岑莫大之功德

矣云、

『町田助四郎藏』

秀吉公御當國江御發向之刻、 義久公於廣濟寺被遊、 御剃髮、 御和睦之儀者、 雪岑安國寺と於五山中、 依爲弟子兄弟、 從雪岑右之段安國寺江被申上、 其上從安國寺木食上人江被仰達、 御内談ニ而、 御和睦之筋ニ爲罷成由候、 最雪岑御供仕、 太平寺江參候由、 申傳來り候、

○天正十八年庚寅正月、 又一郎久保君如京師、 三月、 君從關白秀吉伐小田原北條氏、 乃使雪岑禱爾軍中平安、 雪岑作之祝詞也、 是歲關白征奥州、 君從焉、 九月、 君還京師、 廿日、 如大坂遂歸國、 雪岑祝詞如後、

○一八六 雪岑祝詞

『廣濟寺藏』

薩隅日三州今君藤家累世甲第

久保公者武門將種國家梁棟也、 其仁行也厚被萬

民、 其威名也遠覆八荒、 加之射騎為業、 文翰為志、 好賢愛士、 實濟世之偉材也、 以故聚樂相國深器重之、 榮茂大焉、 蓋今茲天正十又八祀庚寅春季、 殿下起承兵、 討不庭逆臣、 天下英雄風虎雲龍一呼響如應、 公亦受命發京師向東夷、 戰場不愧為諸軍先鋒、 豪出群夫、 不一振都鄙之嘉聲、 萬人無不瞻仰、 雖曰兒童徒、 亦能誦之識之、 至哉、 大哉、 臨時國家胥謀、 集邦内諸禪德一百員於廣濟精舍、 開啓梵席限十日、 令看讀大乘妙典者一千部、 右所集殊勳、 回向三世十方賢聖、 祝猷壽六十餘州神祇、 祈檀門貞固武運延長者也、 夫竊按法華經王者諸佛直道法門衆生得悟捷徑也、 是經之於餘經也、 以父論之一切衆生之大梵天也、 以王稱之三十三天之帝釈尊也、 度量其功德深高、 滄海未為滄海、 須彌未為須彌、 并在下、 然則伏茲大善根力、 怨敵自然退散、 功名遂不日還本國者、 在不疑之地、 祝々、 於是、 予老例疎慵弗獲陪于經筵、 固哉、 伽陀一章以奉

賀他時異日凱旋云、

緇徒聚百一禪房 讀誦經王妙理彰 試看那函大

勳刀 魔軍膽落髻珠光、

雪岑老衲津興

○一八七 廣濟寺奉納狀

『廣濟寺藏』

奉翻閱大般若經六百軸壹十部之配帙

夫竊以當經甚深之大勳力、不可思議、不可稱計、
縱以虛空爲一張口、以萬象爲三寸舌、而豈可得
盡其玄奧哉、蓋經中有讚禮轉讀所在之處、諸天
善神常隨擁衛之文又有一句、受持獲福無量之說、
誰不尊重焉、大檀越 拘國務赴帝京、欲蒙三
寶加被獲海陸之平安、因是、開啓保安集慶梵筵、
命僧衆翻閱這聖典、上達聖聰、特抽丹悃、豈無
感格耶 專冀當生、

文武兼備・忠義共全・一門繁茂・百臣康寧、據
般若彼岸以爲金城、金城非不高、洒般若法水以
爲湯池、湯池非不深、儲般若資糧以爲米粟、米

粟非不多、淬般若利劍以爲兵革、兵革非不堅、

其佛力也、四時無一点之災、其信力也、八節有

大來之慶、伏請 十六威神 百萬聖衆 齊垂昭

鑒、

天正十又八稔庚寅仲春時正吉辰

廣濟寺

○京師南禪寺靈三和尚、所報雪岑尺牘一章、其牘

中曰、丁亥貴國槍攘、雖危於累卵、 義久公卓

見機變、丁亥即天正十五年、謂關白秀吉來薩藩

也、又曰、丙戌視篆於南禪、丙戌其前年即天正

十四年耳、又曰、太閤來歲入唐被選三人於五岳、

來歲應謂文祿元年、

○一八八 靈三手帖隸文

『廣濟寺藏』

圓禪伯至、出示仲春初二所賜答裁、剝封拜覽、

審道福兼昌壽躰清勝、喜慰無量、如示論、丁亥

貴國槍攘、雖危於累卵、 義久公卓見機變、脫

甲受降、廣濟安寧、珍々重々、比年京洛亦多故、十四五年前、卜栖處于丹之後州、貴國之治亂在丹、傳聞之而已、本寺或齋佛也、或問禪也、至其人、則歸洛補指南闕、丙戌五月廿六日、視象於南禪、五岳諸大老來臨、整頓宗綱、雖非分之宜、梅屋禪佛入寺、得四十一年闕典、予將再興叢規、應檀命、汗顏、庚辰孟夏於禁裏對御和漢、漢和千句、予亦應詔參内、夏中燒香於本寺、夏了暑末退因循、至八月七日曉天、人呼急、開門則官使來傳嚴命曰、太閤來歲入唐、被選三人於五岳、可致供奉、如予亦備其員、予懼然、名埃利塵非本所望、丹岳松風耳得之歎、白雲栖處身得之樂、若負嚴命、則無可藏拙地、枉領納、去歲二月已來、篷窓聽雨、茅店見月、歸思滿懷、憐察多幸大願巨利、依祇答院左金吾罪、庄園没收、宗門零々、感慨々々、去冬台賀歸洛、有遲留、則爲貴國歷覽、欲到貴寺、

台賀歸津、西風亦烈、思而止矣、將又法嗣秀公『秀公謂』

大德寺宗秀和尚ナリ對本寺疎濶、大德繁榮、本寺下衰、雖然、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不處、聖孔金言、況於緇侶乎、於被改易派於他門者、廣濟寺亦可還附和上者乎、捧被逆和尚之命云々、是僧而非僧乎、本寺舊知己梅谷・董溪・太甫・希濟・光叔無恙、希濟者不出業、藝陽叢寺住持、爲嘉處、惟春者還俗而在關左、其餘皆逝矣、所希禾上法旃入洛、董吾山之席、餘寒猶在、爲法自嗇、不宣、

楮尾有餘、卒走筆、

別來四十歲云徂 老去愧吾非故吾 中國九州縱廣闊 除翁知己一人無、

上巳 靈三(花押)

從 南禪寺 聽松院 名護屋

拜答 易足軒 靈三

侍衣闕下

○義久公嘗臨廣濟寺、命雪岑召文人騷士、爰開張雅筵、各賦花月詩、蓋十有二人雪岑預焉、於公

詩、則世傳鮮矣、偶見于茲、最可以珍重矣、

○一八九 島津義久等詠草

『廣濟寺藏』

開筵坐花

東坡句也

乘月春園開雅筵 狂歌醉舞坐花前 主賓可惜此

良夜 眞今黃河五百年

龍伯

設宴芳園志是非 開筵桃李自芬菲 千金一刻眞

輕擲 縱有斯花斯會稀

易足 『即雪岑』

紅白競春佳景連 夜來和月此開筵 花前設宴誇

千古 客是僧中李謫仙

高矣

此地開筵雅宴頻 紫陽春勝洛陽春 同遊甚愧被

花咲 主是高僧客野人

蔭涼 『足利義政
之使僧』

主客開筵共賞春 枝々紅白点無塵 于花于月自

奇絶 終夜坐來吟到晨

蘭甫 『谷山ノ
慈眼寺カ』

燕采鶯梢簇似霞 開筵醉月岸烏紗 諸賢續得唐

人宴 桃李園中吟坐花

景渭

杏桃爛熳弄春晴 斯処開筵心到清 醉月坐花賓

與主 風流不愧李長庚

文岳

吟步芳園桃李邊 開筵此夜不須眠 賞心樂叟坐

花処 倭國唐朝易地然

笏公

千紅萬紫動詩情 此地開筵吟味清 一夜坐花兼

醉月 宴遊不覺到深更

梅叔

千枝萬朵景佳哉 高駕回送遊不埃 初覺東風無

弄物 開筵葭玉坐花來

讀書

李白桃紅景益長 開筵清話勝尋常 坐花吟詠宴

遊會 不覺會宵到曙光

芦菴 『詩僧』

桃紅李白快吹晴 携客開筵共品評 坐到深更不
須睡 此遊花下冠平生

果公

(貼紙)

たとへハ雪零ヲ易足ト云フコトシ、芦菴ハ何ト芦庵大禪師
ト云僧アリ、興國寺世代之内ノ僧ニ有之由、自殿和尚咄
十一月十日承置候、故朱書ス、

○廣濟寺由緒曰、天正廿年壬辰改元
文祿九月六日、

義久公降命曰、夫廣濟寺者為三州之權僧録司、
而常住缺乏、故特寄附腹田廿四町、永以資助常
住、因茲、世出世間、日盛月隆矣、先是、雪岑
長老奉使琉球以降、已歷四十歳、

○一九〇 島津義久袖判寺領安堵状
『廣濟寺藏』



(黒印) ○印文「義久」

當國寺社領事、以御下知、令勘落候、雖然異于

他之条、寺領目録在別紙事、如先々被仰出候、被全

寺納、可被專興隆事肝要之由候、恐々謹言、

天正廿

九月六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廣濟寺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九六一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九一 廣濟寺領目録

廣濟寺領目録

一田方五町

分米五拾石

一島方四町

大豆貳拾石

一山畑拾五町

大豆三拾石

田畠山畑合貳拾四町

分米大豆合百石

天正貳拾年九月六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文禄二年癸巳九月八日、又一郎久保君逝去朝鮮

巨濟、追號一唯恕參大禪定門、雪岑賦奉傷之詩、

蓋昔者、天正十八年春、君之從豐氏伐東夷也、

雪岑為君起祝於廣濟精舍、祈戰於上下神祇、冀

以致龍靈顯著也、其文二章已見于前、於戲雪岑

入桑門猶慕君之意、藹然于言表、又嘗聞之、君之

遠歿韓域、松齡公不堪哀悼、樹碑熊峯、銘曰

面韓石、不亦悲夫、

○一九二 雪岑等弔詩

欽裁拙偈一篇、獻上

一唯參公大禪定門靈前、雪岑

夷國平來三尺霜 逝川難逸世間常 武名今古應

並按 帷幄運籌張子房

和 僧延『法華嶽寺』

閻浮二十有餘霜 蓋代功名最異常 觀物思人知

幾度 黃花秋老古僧房

同 文之『大龍寺』

一朝星落曉添霜 家國哭之猶不常 寂々秋寒蕉

葉雨 西風吹淚古禪房

○慶長五年庚子春、義久公在富隈大隅濱市、詠春雪

歌、寄 太守忠恒公、二月六日、公賜手書雪

岑、作詩和盛藻焉、唯惜雪岑陽春和韻今亡矣、

○一九三 島津忠恒家久書狀

『廣濟寺藏』 頃春雪之めつらかなるを、竜伯様入御詠吟御

歌被遊、隨之各詠歌共、從富隈送給候、御返歌

なくてハありかたく候間、當所衆へも少々申觸

候、然者、一兩詩相加候者、可爲珍重候、則

龍伯様之尊詠書付進候、必和韻待入候、不宣、

武士のこゝろひかるゝあつさ弓

春とはいはしけさのしら雪

『慶長五年歌』 仲春初六日 忠恒(花押)

廣濟寺玉机下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三」一四六九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一九四 廣濟寺藏書留

『廣濟寺藏書留』
○一雲板壹箇

銘書写

奉施入、

西海道筑後州西牟田靈鷲禪寺

于峯永徳二曆壬戌南呂上澣

住持沙門元簡誌之

右雲板者、破損不仕當時迄寺用相達申候、

右両種者、龍伯様九州江御出陣被遊候節、

當寺七代雪岑御皈依僧ニ而、別而御懇之被蒙

上意候故、御跡より御見舞ニ而被罷越候節、

雪岑江御拝領被仰付候由、申傳書御座候、

一當寺七代住持再任南禪寺雪岑和尚博識之高徳之

僧ニ而、其節當寺格も被轉十刹、三ヶ國一派之

僧録職をも被致許容候由ニ而、南禪住持靈三和

尚より雪岑江被遣候書翰御座候、龍伯様別而

御皈依僧ニ而、琉球國江御使僧ニ被遣、其後琉

球御征伐之刻も、雪岑和尚江御頼ニ而、御勝利

之程、周易之卜筮考等被仰付、軍兵發舟之吉日

迄も、考被仰付候由、其上當寺於山門觀音を本

尊に請、三十三座懺法御祈禱被仰付候、其外御

祈禱被仰付候訳御座候、雪岑和尚忠勤之次第左

ニ相記申候、

一雪岑和尚琉球國御使僧首尾好相勤、歸朝仕候節、

爲忠賞高百石被成下候由、右高者雪岑隱居領被

致、當所善福寺江被引移、善福寺後任を弟子永

果と申僧ニ高共附屬被致遷化候處、善福寺永果

より右之高を内縁之甥ニ被遣候由ニ而、當時無

御座候、尤代々雪岑より弟子譲与爲被申置由ニ

而、當分者弟子譲ニ而御座候、

一雪岑住職之時分、於當寺 義久様御詩會被遊候、

御短尺拾貳枚御座候、

一義久様琉球御征伐之後、中山王爲 御目見上國

之節、義久様御意ニ而、當寺末寺、當所之内大田村報恩寺中山王到着ニ而、數日御滞在有之、其後雪岑同道ニ而御出府被成、御目見首尾能相濟、歸國被成候由、申傳書御座候、其節より中山國主之上國始申候、右、報恩寺只今廢寺ニ而御座候得共、王居之地と申傳候而、御免地之寺跡ニ而御座候、

一義久様御誕生日ニ者、雪岑一生之内、月齋御祈禱被相動候由、書付之回向御座候、其節より只今迄、御代々太守様御誕生日ニ者、檀那誕生と申候而、月齋御祈禱仕來申事御座候、

一久保様関東之御戰場ニ御出陣之砌、於當寺一百余員之僧を集、十日を限、法華千部御祈禱、雪岑ニ爲被仰付由、天正十八年庚寅二月吉辰より雪岑述作之漢文御座候、

一久保様御祈禱真讀大般若、雪岑江爲被仰付由、天正十八年庚寅二月吉辰と御座候、

一義久公御代、九州六ヶ國御一戰之節、御戰勝之

御日取御祈禱當寺江被仰付、首尾能被遊御利運、左候而、肥後地福寺當寺末寺ニ被下、雪岑弟子善福寺前往養甫西堂住持、一節相動爲被申由候、依夫、大般若一部當寺江參、于今御座候、

○雪岑晚年退老善福寺在伊集院谷口村、

○慶長六年辛丑五月十八日、遷化善福寺、享年八十歲、遺命葬同所圓福寺在同所、寺脇村、墓誌雪岑之二

字、厩オウ肖像于善福寺善福寺藏書作雪岑慶長五年化、今據廣濟寺由緒、則以六年化為是、從之

○文化九年壬申二月、寫善福寺所置雪岑之木像也、時所供雪岑影前、交趾製茶碗二口及木蓋壹子各二件者、琉球圓覺寺主所贈云、廣濟寺由緒曰、太守義久公嘉雪岑之忠于國、以莊田百石及琉球一派寺院五十箇寺、施與雪岑云云、是以圓覺寺主所遠致件器等於善福寺、而今善福寺主養源和尚分贈其茶碗及蓋臺子各一千余、余按正傳集曰、昔者天正年中、唐船モクランシセウ齋載天目臺十件、來攝津尼

崎、天下好事者相傳以為珍奇、目之曰尼崎臺、

海内所存者七、而其三不測所在云、今鑑定斯天

目臺及蓋、與正傳集所載稍吻合、唯其大較之則

小分釐耳、因併寫其圖于茲、久視記、

(雷琴頭像・茶碗二口ノ図アリ、省略ス)

忠實 タ、サネ 後於兄助三郎、

藤十郎

○享祿元年戊子、誕生伊集院、

女子

生卒嫁氏等闕焉、俟異日之考、

忠實 タ、サネ 子孫記別本、

初久誠 ヒサマキ 藤十郎 右近將監 越後守 齋名月岑 ケツシム

○家兄助三郎奉 太守貴久公之命為僧、即雪岑也、

因 公使忠實為助三郎之後嗣、

○貴久公使忠實移住于日向那珂郡櫛間島 即福、以為邊

要之警衛者也、後轉領薩州伊作・穎娃等移地頭職、

○元龜三年壬申六月朔日、久誠與姪男久倍、同受射

道于伊作人本田笑閑齋、其書題曰、徒立聞書、贈
録於後、

○一九五 徒立聞書

『國分堅山十郎太藏』
徒立聞書

一御だらしと申は、公房様の計を申候、常は御弓よ
き也、但依時儀、主人のは御だらしとも可申欵、

一弓場座高下の事、弓太郎の方の座上可為也、弓次
郎の方下たる也、御さしきのもそれに可從也、

一御弓御矢なをす事、先御弓を請取、御座上遠くは、
弦をうへになしてにきり、下を持、かたさきにか

づき持て參へし、近くは、弦を我左の方に成て、
弓を直に持て參、其まゝなをすへし、所定まらず、

座上の御仕合次第可為也、同御矢をなをす事、御
矢筒共なをし候て、御矢を少矢筒の口にぬきかけ

候て置也、又常にあそばし候を、二手計取出て、
御そはに立て置てもよろし、的矢ミ數、三手矢つ

ゝとて、的矢三手、しんとうかたゝゝ入る也、又

一手しんとうとて、一手入も候欤、的矢三ての内、一手はうるしはき也、又御弓御矢一度になをす時は、御弓は我右に持、矢をは左に持て、先弓よりなをし、後御矢をは置也、

一主人の御かへ弓を上事、右の手にてにきり、下を持、かたに少かつぎて、御前三間候程計より、御弓をおろして、するくゝと走より、主人の御左になおり、我右のひさをつき、左を立て、御弓を右に持、我左の手にて御すわふの袖を曳上て、御ひさの上に差入る也、同弦の切候御弓を取事、其儘右の手に取、左を添て、左のひさをひらきしきり、次に右のひさを関立て、御弓を右手にてをし立持て、左の手を少地につきて、御前に少氣遣して立へし、懸而御かへ弦を、物陰にてかけ張候て、御座へなをす也、切弦は近くは、一度に取へし、間遠くは、以後取也、時の仕合ニよるへし、

一御かへ矢上事、矢のはちを右の手の内に取かくし、かたさきニかつきて、いかにもはやく參、主人の

御右へなをり、我左ひさをつき、右を立て、矢を左の手に取なをし、右の手にて御すわふの袖を引上、さし入て上る也、矢を指入る時は、手をふせず、あをのけて上る也、矢の失は両手にて取て、右に持、左を地につき、御前に少氣遣して立也、又未あそはさぬ先ならば、御かへ矢一手持て參也、又は矢をあそはしてより、かたくゝ上る也、

一主人の御しんとふといはれて出す事、右に持、かたにかつきて行て、こわるゝ人に、左の手添羽を少先になす様に横たへて渡也、

一主人の矢代ふる事、先一番にふる時、御矢代ニ心しるしを付てませて後、手に取時、御矢代を、右の手に少おほへて弓太郎の上矢にふるへし、是仕付たるへし、いつも主人のは如此、主人ヲ弓太郎に立申と賞翫の心也、

一主人の御くじ相手に參事、御矢は上矢にて、我矢は下矢成共、先我下矢より立へし、主人を以後立申事賞翫也、

一主人の御矢代の下矢にてさか羽打事、御矢代のはずを取て、さきの方おろして我矢のさか羽を打候て、又御矢代を如本引のせて置也、

一主人の御矢代の上矢に參てさか羽うつ事、我矢のはすを取、御矢代の根の方の前にかつしとおろし、曳まハして、御矢代のはす我矢の中程に成やうに、先のかたにすちかへて地打也、昔は我矢を前に打といへとも、當流には我矢上矢と申するしに、先とうつ也、

一 等輩のさか羽打事、不矢のはすの方に曳まハして打也、

一 一手矢のさか羽打様如常、見所の人々氣を遣す、一手つかまつりて候と、高ノくと云而可立、是を獨言と言へし、可秘々云云、

一 矢くじのをち有時、をちか候と云也、是も獨言と云也、

一 我矢代出す事、羽を先に成て、右の手に何となく持て出、矢代そろひ所に行て、両ひざ立てつくは

ひ、じんとうの根を先の方に武順にまハして、矢代の上にむさノと置也、

一 三弓立中の手のさか羽の事、弓を前に一文字ニかひこミ、弓の上より手をさしこして、上矢のハすをとり、さきの方にさしおろして、我矢のさか羽を打て、又上矢を如本曳のせてをくへし、

一 矢くし振事、矢數多き時は、幾所へも分て置て振也、分て置所かならず不定、乍去、くじ振へき道には不置、くしよりのの方へも置、又はすの方へも置也、置やうは、何も羽を的の方になして置也、此置様の心は、自然風吹候而、振候くしに吹ませ候時、まきらかさしかため也、

一 三弓立くし振事、たとへは卅人あらは、廿人をは上に振而、間一間計置て、又後の十人のくしを振也、立様は前廿人ハ二度に立へし、後の十人は上矢下矢曳合而一度に立へし、かけは以上ニ行也、一矢の礼の事、主人に御矢あらは、射手皆同かたを入てつくばふへし、貴人ならば、前二張後一張に、

又五張ならば、前三張後二張たるへし、平人ハ前
一張かたを入れる也、昔は張を多こむと云共、當流
には前を多くこみ候、矢の人より上に居る、憚の
儀也、

一射れば射、いねはいぬと云事、有人の射て矢あら
は、射てこむへし、人のいて矢あらはいでこむへ
し、

一ねふりと云事、をちの有時、あそばされさる高人
などの御座時、御賞翫のために、御矢代をと申請、
をちの相手に成申事をねふりと申也、是無常事也、
一立あがり座次第と云事有、座次第と云ハ、座次ニ

次第ノノに立を申也、弓太郎賞翫たる間、人毎に
立かぬるニ仍座次に被立事也、立あかりとは、座
末より上さまに立を申也、座次第をうち返したる
也、又をちの矢有時、かけのゆかてくしをたゝま
すしている時、をちの矢に成たる人、仕付に我を
ちの矢を取て、前のくしの下矢にかへて、もとの
ことく上矢を取て、我矢の上のせて置也、さて

かへ候前の下矢をは、おちの矢となす也、

一的押こむ事、暮に成て的の裏を裏に成て、少砂を
のけてをしこむへし、裏に繪をかけは、黒成て然
々見へぬ故に、繪はかゝぬと申候欵、以上鬼とゆ
ふ字はかゝぬと申候、

一矢申の事、暮に成て、矢さき然々見へさる時、矢
申仕れなど有時、前後上下共に一尺ならば一尺計
と申、又五寸ならば五寸計と申也、此計と云字を
そゆる事肝要候、矢まハしと云はわろく候、矢ま
ふしと云てよく候、矢申と云心也、矢まハす心わ
ろし、

一弓場のあつ地と弓立との間とをる事、末弓立一人
も不立時はとをるへし、弓太郎一人も立つれとを
るへからず、的の後を好てとをる人有、如何、只
前をとをり候かよく候、弓立ニ一人も立而よりハ、
何方もとをらざる事也、

一御的見る事、射手の内よりも又誰人よりもみるへ
し、不定御的御覽候へと有時、弓立よき程に差出、

左右のひさをつかすして、前後何寸計と申へし、計と云字を添る事肝要也、的の高さ地より六寸計と申せども、五寸計かよく候欤、指にてかならず尺を取事いかゝ、大概見はからひてよし、

一弓場の尺杖打事、張弓にて可打、弓のうらはすを先に、左手を先に成して、弓立よりあつちまで幾杖と打つめて、又弓を取なをして諸向て、一杖打て置いて、以上幾杖と申、あつちとくしの間一杖計也、杖數はあつちまで打つめて、以上幾杖と申也、一弓場の遠さの事、式は三十三杖也、中古ハ廿三杖に被定候、今比者大略拾七八杖候歟、

一酒はりの酌取事、弓立ニちふし、盃を持て行而、此方より盃ニ七分計につきて參らせ候、餘深くつげは、指懸ぬれてわろく候故に如此也、是仕付也、一主人御酌あそはす時、御酌矢上る事、いたつきを右手の内に持、かたさきにかつきて持て參而、両のひさをつきて、かたより矢をおろして、我左の手に、矢の中程に當様に持て、右の手を矢の根の

方ニすけ、両いんにて、主人の右の御脇に、根を御後の方に成して地に置き、しさるへし、

一旁輩替弓出す事、弓のにぎり上を弦を下に成て、右の手に持て、する／＼とはしりよりて、よき比より弦を上を取なをし、両のひさをうけて、弓を少横に、左の手を添て渡す也、

一替弓被渡て請取候事、我もする／＼とはしりより、両共にうけひさにて、両の手にて無何と請取而、はやく立て射へし、射様はこシ候人に礼をして、如以前たいはいして可射、射はてゝ、座に歸て、他人の弓ならば、にぎりなどをよくのこひて、其人の座に持て行而、弓を返す時、礼をよく申へし、又替弓に我弓を被出は、我計行而能く礼を申へし、一人に替弓を出して後、弓を被返候時の事、敷皮より下にをりて請取也、只弓持す礼いはれ候時も、皮よりをるゝ也、

一等輩替矢出す事、矢羽の方を先に成て、右の手に持て渡時、左の手を相添、横になして渡す也、矢

の人無何と請取而無礼立弓立へ行射事、替弓同前、以後の礼の礼も替弓に同前、

一 かけの錢を主人へ上る時も、又等輩出す時も、一ツ／＼ならへてしつかとみゆる地に置也、主人へ上る時ハ、ひさをなをし、両の手をつきて上る也、皮よりおりす、

一 錢を取事、一ツ／＼一通ヲひろひ終而、左手に移すへし、幾通もあれ、如此、又二三文の時も、一ツ／＼ひろひ取也、

一 立そふ的事、非本儀歟、たとへは景方にては、はくち的と是を申候哉、然間、立くじなどの様躰無定事、

一 弓矢取落し、三足の内ならば、其儘差寄可取、三足過はかたを入而可取也、何モ矢かくのことし、一矢くじを分而振時、中などにて落の矢有時ハ、殘したる矢ニ□矢を添て振也、一ツ殘たる矢を振て置て分候矢を取て振添ると云事も有、只最前之ことく可然、

右之条々、於伊作本田笑閑齋江以懇望、町田出羽守殿・町田越後守殿三人以同心承候早、聞書如□^(此カ)、不可有他見候、

豎山但馬守

元龜三年壬申林鐘朔日

○天正八年庚辰九月、本宗久倍之行次肥後、攻同國矢崎・合志等之城也、使久誠促軍糧、及久倍於矢崎抽戰功之事、並見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久誠之手帖、蓋久倍徵軍糧于我采邑者、兵馬餉銀皆身辨之也、當皆謂之自勘、猶俗語手賄^{テウカテ}、末吉安樂某九州入覺書ニ曰、一矢崎御つめの時、くわんせいに付申候、自勘ニ而百廿日罷下候、其時白石左近允と申わうたの番大將打取申候^{以下}、矢崎合戰歷百廿日餘、可謂淹留也、久誠狀久々御辛勞、正此之謂也、

○慶長十四年己酉十一月二日、死、享年七十二歲、法名意清宗香居士、葬石谷永福寺、墓誌月岑之二一、字、

○廣濟寺田地寄進帳曰、野田之内西原櫻本水田一段、月岑寄進、

(表紙)

忠榮三男
久慶
同四男
忠房
同五男
忠實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一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一 自久慶至忠實

『長門守忠榮第三之子』
ヒツヨシ
久慶

刑部少輔

○母同兄久德河上氏、蓋大永四五年之交誕生、而舊譜誤逸久慶、不以充忠榮之兒數、今考訂補入之、

○出後於伊集院刑部少輔久盈、而配久盈之長女、伊集院新之丞譜曰、刑部少輔久慶實町田長門守忠榮之三男也、

○永祿十年丁卯、菱刈彈正隆繼相兄子鶴千代、治

家事、以大口・羽月・山野・曾木・馬越・湯尾・

平泉・横川等、叛 太守貴久公、十一月、公

自將擊菱刈氏、使 義弘公攻馬越城、陷之殺守

將井手籠氏、獨菱刈隆繼主大口、嬰城自守、求

救於相良、同月廿五日、遣島津義虎守平泉・山

野・羽月、宮原筑前守量種・佐多常陸介久政守

曾木城、刑部少輔久慶與市來備後家利等、領川

邊・伊集院・市來・田布施之士卒、守市山城、

以拒球麻・八代之援兵也、夫為市山之城也與大

口城對望不遠、以其饑賊喉、特選精銳為之警備、

今歲冬十二月、球麻相良兵為菱刈援軍、欲走入

于大口城、於是、久慶與市來家利・平田加賀守、

猝出市山城、要之路邀戰、時大口城中出兵前後

夾擊、衆寡不偶、久慶主從五人奮戰闕歿于西原

川上、時永祿十年十二月廿九日、法名依雲慶松、

葬戰歿之地也、享年應四十五六歲也、爾後大口

兵動侵市山城、乃使新納武藏守忠元守之、譜曰、
菱刈家

永祿十年十一月廿二日、貴久公攻馬越城、甚急、忠平公爲先鋒、貴久公兵遂戰死、有名士、村田右衛門佐・町田新左衛門・寺師某、木脇氏譜曰、永祿年間、馬越之城ニ井手籠殿河守・同兵部少輔・同新四郎種籠候を御攻被成候、雖參仕候様城を取巻、町田新左衛門・木脇伊賀守御使ニ而被仰聞せ候得共、城より鍵をなげつぎニ而、新左衛門當り戰死也、右町田新左衛門尉忠繼者、本宗十一代出羽守高久之三男三郎、五郎忠光次孫三郎右衛門尉第二子備後守忠右五代之孫也

○久慶長子伊集院刑部少輔久光嘗在薩摩郡清色城後改入來、天正十五年五月、關白秀吉連陷薩州諸繩脇三邑、壘、久光携家累至魔島、依居久倍之第者數月矣、

忠榮第四之子
忠房

中務少輔 周防守 一作

○大永七年丁亥生、母同兄久德、

舊譜、以忠房爲忠榮之第二子者誤矣、故今據証生年紀、校定兄弟之倫次、

○忠房妻入來院彈正少弼重聰之女弟、故居於薩之

入來院入木邑焉、此時重聰緣三國寇劇之間、矜

外舅生貴之威貴久公室、勳掠近郷不聽國命、由

是 貴久公密賜間使忠房曰、汝早間出入木來

矣、屢奉惠顧焉、蓋忠房有軼材、將以登用之也、

然爲重聰所阻、未得詣前、公復陰遣一僧及藥瀨某、切召忠房、因順流下千臺川、潛行敵中、奉謁 貴久公、公厚賞忠房居于魔島、

○一九六 町田忠如忠房書狀

猶々申上候、前日藏人殿へ參上候、御懇之

御意候處ニ、遮而御使僧御祝着之由候、

御懇之預御狀候、忝奉存候、殊御袖判御丁嚙之

旨、相州御礼申進候へく候、當時者如伊作御歸

宅候、拙者供申候て、未祇候候、於已後者、相

當之御奉公可申上宛概候、同可蒙仰事可畏入候、

万期來信之時候、恐々謹言、

二月廿壹日 忠如忠房(花押)

樺山殿樺山家七代美濃守信久入道數外

御返報人々御中

『上』 町田中務少輔

(本文書へ、旧記雜錄前編二二〇七七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永祿四年辛酉七月、令弟島津右馬頭忠將戰歿于
回、亦時幸久少弱、貴久公命忠房

為以久後見職曰、汝宜擁毓幼子、勉卒德器、因
徙居大隅清水、而賜加賀守忠林之遺領清水蓋今國分新城地、

而此時征久在國分上井城故也、尋補家老職、領新城
地頭職、

加治木日野某藏諸外城地頭帳曰、
右馬頭幸久御給分新城地頭老中 町田周防守、

○嘗 太守義久公賁臨清水、於是、忠林之後室懷
惘忠林致死而無後、乃命忠房使忠秀為忠林之後、

是以、忠秀家傳襲忠林一流之系圖云 忠林後室赤塚
信濃守光重之

女、女母宇都播、
磨守宗辰女也
天正之比上井城地頭 町田周防介

○天正四年丙子九月廿日、於京師招延花下紹巴、
而盛講百韻連歌會、忠房以素善連歌也、

○天正六年戊寅十一月十三日、大友義鎮入道宗麟
發遣數萬騎、將攻新納院高城、時忠房從島津右

馬頭以久、進至花園川、會大友軍、密告策以久、
猝轉變吾隊伍、忽橫擊大友兵大破之、 太守義

久公賞其奇功、賜忠房赤騾馬一疋及御腹卷一領、
筋金御兜一頭、以久賜脇指一口 鍛匠貞行、
長一尺五寸、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二年四月廿九日、如常、川
參・比式より、比志嶋源左衛門尉・白坂貳人にて
承候、神代殿江昨日、質人ニ八代江可被指出

候由、拙者申として、川上・比式・山田新助三
人被仰候、何か様にも御意次第可被罷渡候由也、

備者有家・安徳あたりにて支度共候而、頓而渡
海之由也、可然之通返答申候、新武より使也、

先日粗承候、深江之牢人森山江隱居候、十人余
にて候得共、余は森山殿頻ニ被頼候由候而侘候

間、先四人生害させらるゝ由也、其妻子・下人
等如何暖する哉、格護等之儀也、先々地下役人

江被仰付格護させられ候而可然由、返事申候也、
從鎮貴大村兵部太輔にて承候、此界諸篇、我々

罷居候内に質人等之校量肝要候、次ニ者森山よ

り一里程さきに、城に可罷成處共あまた候、是
 まて誰功者などに見せ申候へ、執開度被思召
 之由也、即宮崎衆五六人申付、大口衆など寄合
 候て、可被見之通申候而遣候也、又四郎殿より
 御使者也、其後御不沙汰之由也、次ニ者御通之
 御人數皆々御歸帆候、然者頃日歸帆被成度之由
 承候、上原長州御供ニ而渡海候、彼前より茂書
 狀を以、始而又四郎殿御出張被成候處、御仕合
 共宜候、目出候、然者先々早々御歸帆可目出存
 候由也、如承候、此度始之儀候間、早々御歸可
 然之通申候すれ共、上長先日存知之前候、八城『垂水
 町田譜曰、右馬頭以久前ニ、隅州種子島ニ在ケルカ、爰ニ不
 江御談合を以、神代殿を始、多々質人ニ可被罷
 思儀ノ事コソ有ケレ、奈良茶ト云ル茶入ヲ持ケルカ、任風開
 出之儀候条、此等之儀申調候する迄者、御勘忍
 江戸内大臣家康公ニ献シテ、其實ニヨリ直獻トナル、本文種
 子島殿前以久ナリ』子島殿前以久ナリ、
 田周防介殿江茂傳言申候也、種子島殿江使者遣
 候、猪一丸進之候也、

○忠房為人勇略、凡生涯臨陣接戰執誠者二十三級、
 未嘗有大衄シ矣、

○慶長十五年庚戌十月十六日終、年八十四歳、法
 名香山良徳、

○忠房子曰町田周防忠堯、為島津彰久之室老、領
 新城大隅郡地頭職、文祿二年五月十一日、從彰久
 航朝鮮、七月五日、彰久殂于唐島、忠堯奉其遺
 骨歸葬清水、忠堯子曰勘左衛門忠照、慶長四年、
 軍莊内志和池、鎗刺小川半助、獲首級揚高名、
 其鎗藏以為家珍、

○一九七 町田久充久門書狀『垂水町田勘左衛門藏』
已上

先日御息典右老此地江御越之刻、加賀守一筋之
 系圖之儀申入候処、到貴老被成御談合、從其元
 兎角可被仰越之由候而、其後御書狀にて、彼系
 圖之事其まゝ可持せ事ハ難罷成間、寫候而可預
 之由承候、令祝着候、就其、一兩度自身打立候
 得共、公私取紛非其儀候、其元之事も御繁多察
 存候へ共、典右老へ被成御談合、彼系圖之儀御

寫候て可給事偏頼入候、急用ニ候条、遮而令啓候、

一加賀守於福山討死仕候時、生年いくつにて候つらん、存生にて候ハ、いくつにて何之年にて可有之哉、細ニ承度候、

一加賀守母之事、無余儀嶋津名字之由承及候へとも、誰殿之御筋にて何かし殿むすめとも不存候、定而可爲存候間、精可示給事大望ニ候、

一加賀守親中務事、日新様・伯圍様爲御奉公、於伊集院生害、年号月日曾不相知候、定而加賀守物語共被申候つらん、於御存者承候て、年回忌日をも弔申度心中ニ候、

一中務之親盛久於郡山戰死之刻之主君、誰にて御座候らん、彼是後代之ためにて候間、精文書ニ記置度候、

一圓室様御かミさま從豊後御祝儀之刻、町出羽守殿曾祖父と中務少輔御與寄之役被仰付、左右之あらしひ共在之由、爰元之文書ニ茂見え申候、

定而其元へも細ニ被記置候つらん、承度候、

此地之文書ニ年号無之間、いつの比共見え不申候、自然文書など無之候共、被及聞召子細共於有之者、あそはし付られ候而可給事頼存候、早竟典右老と申候ても、又拙者と申候ても、御同前之儀、後代之ために候之条、旁以被入御念、巨細被遊付候て可給事頼入候、尤典右老へ以別紙可申入候得共、御同懷之儀候間、能ニ御取合所仰候、恐惶謹言、

『駿河久門初名』
同名縫殿助
久充判

十月六日

『忠義此時忠義在垂水』
町田周防入道殿
人々御中

忠義第五ノ子
忠實

藤十郎

○享祿元年戊子、誕生伊集院、母同兄久徳、

○天文六年丁酉、公命為家兄助三郎出家之後嗣、

故繫系於雪岑、

忠榮第六之女

女子

生卒嫁氏等闕焉、俟異日考、

忠實

子孫町田五郎左衛門

(以下、忠實ノ記述ハ、「系譜十」ノ項ト同文ニツキ省略ス)

(表紙)

十八代
久倍 第一
天文十四至
天正十三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二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二久倍一

● 久倍
ヒサマス

初久增増或作益 助太郎 伊賀守 出羽介 出羽

守道號存松、初稱石谷、後改町田氏又嘗別號、曰一言

○生月闕焉、

○母伊集院刑部少輔久盈第二之女、

○天文十四年乙巳、貴久公自伊作城、移伊集院一イ

内城、ウチ

○天文十九年庚戌、義久公自一内城、移麗島御内ウチ

今大龍、
寺其城、

○永祿七年甲子十二月五日、久倍時石谷助太郎新建領邑石

谷之前谷熊野大権現社及町田村鎮守神社、証見上

ナラ、熊野神・鎮守神之由緒見上光俊及梅吉譜、新建、
梁文即新造、壽亂後社殿廢壞、因造立、此時非創建也、

○一九八 熊野三所大権現社棟札写

奉造立熊野三所大権現御社一字

聖主天中天

迦陵頻伽聲

哀愍衆生者

我等今敬禮

當檀那藤原義久公

大檀那大梵天王

大願主帝釋天王

右、奉為天長地久 御願圓滿、殊者護持信心 大

且越藤原朝臣義久様御武運長久 國家大平 御子

孫繁榮 萬民快樂 心中所願如意成弁故也、如件、

當地頭石谷助太郎殿藤原久倍、

大工
與左衛門

永祿七年甲子十二月五日
權少僧都賴貴認之、

○一九九 町田村鎮守社棟札写

奉造立鎮守御社一字

聖主天中天

迦陵頻伽聲

哀愍衆生者

我等今敬禮

當檀那藤原義久

大檀那大梵天王

大願主帝釋天王

右、奉為天長地久 御願圓滿、殊者護持信心 大

且越藤原朝臣義久様御武運長久 國家太平 御子

孫繁榮 萬民快樂 心中所願如意成弁故也、如件、

當地頭石谷助太郎殿藤原久倍、

大工

與左衛門

永祿七年甲子十二月五日

權少僧都賴貴認之、

綴治
『名字スル、』

○永祿十一年戊辰正月廿日、先是五年壬戌、菱刈隆

繼以大口諸邑、拒國命、貴久公徂征焉、隆繼請

降、公與隆繼橫川城許之、十年丁卯、隆繼背成

與求麻相良氏連結復叛、十一月廿三日、公及

義久公自將、發栗野攻馬越城拔之、既而降秋據大

口城、借助相良氏、乃求麻・八代兵救大口城、十

二月九日、市山城主伊集院久慶久倍從祖叔父扞之戰死、

至是、今日菱刈隆繼帥相良援軍、突出堂崎、義

久公・忠平公サヘキリフラス要擊之不利、我兵死傷丹地、忠平公

殿、敵追躡、與公相距僅一二間、於是、久倍與追

兵有田源四郎合鎗、刺源四郎而殲之、時久倍之鎗

尖折三分許、其鎗始在市山永福寺、後以為家藏者

也、按久倍刺有田源四郎、雖未記其年月、然而、

以久倍嘗從 公居栗野且斷鎗在永福寺、夷考之則

當在是時耳也、文化中、江戸定府有田源四郎者、家傳言、是遠裔始大口也、始大口也、中為御作事附、後居著于江戸、其先永祿中、有田源四郎之墓在于菱刈郡本城、郷、因咨訪諸大口本城、未有知其蹤跡者、

○斷鎗鋒長六寸五分、尖斷三分許、本幅七分、尖橫

手五分、莖長九寸五分、無銘、十世孫久視使劍匠

奧元安模製、別造一本以副舊鎗、並如圖、(圖略)

右市山永福寺藏久倍舊鎗・同莖、大如圖、

久倍舊鎗並莖左右新銘、大如圖、後文化十一年、久視以為舊鎗

(鑑筋) 寛政十年六月 模作其形以傳後葉 (圖略)

薩陽士元安

町田存松突伏有田源四郎得旨其鑰糖少歛因令元安

舊傳鈔曰、大口下ノ城は、町田出羽守殿を被召置

候而、夫より新納忠元被相代候由、出羽殿者夫よ

り、伊集院之内石谷ニ被召移候、出羽殿墓は、大

口永福寺菩提所にて、彼所ニ有之候、且又、出羽

殿手鎗、于今永福寺ニ有之候、是は出羽殿いまた

下ノ城に被居候内、大口衆とせり合之時、有田源

四郎と申者と鎗を合せ、突殺被申候時の鎗と申傳

候、其後永福寺と申寺を石谷江建立のよしニ而、

于今有之候、

○軍扇一握、長一尺七分餘、一面貼金書紅日、一面

貼銀存墨畫痕、而未詳孰之遺物也、疑是亦久倍所

執者、與以前古藩及斷鎗珍襲、以備世傳之重器云、

(軍扇面・背ノ圖略)

○永祿十三年庚午 改元元龜 義久公賜久倍大隅菱刈郡

市山、以為一所地、市山舊名入山・市本作一、並入山之說、

夫邊警之戒備固難其任、本藩四疆要害處、市山乃

日・肥之接界、而比年菱刈氏以大口屢方命、相良・

伊東動乘其間、今茲菱刈氏降焉、當初菱刈隆豐・其子重根・其子重昌三代・據

大口城、坂太守 貴久公 義久公入大口、使新

納刑部太輔忠元鎮衛之、使久倍領市山地頭職乃守

護市山城、市山城舊名下城 先是、久倍從祖叔父伊集院久

慶勤戍市山城、永祿十年丁卯十二月、陣歿大口西

川原、同年、新納忠元戍市山、同十二年、忠元移

鎮大口、島津又七郎家久代忠元、戍市山、未幾家

久移串木野、於是、以久倍當之、舊譜謂久倍領大

口、此似大口有兩地頭者、蓋不然、新納忠元始戍

市山、後轉戍大口、乃島津家久代之、戍市山、當

年移串木野、於是、久倍代家久也、夫市山與大口本自兩鄉、後隸市山於大口、併為一鄉、故大口屬薩・隅兩地、而後世混市山、謂大口者間有之、既而久倍賜伊集院地頭職、使家族町田新左衛門久吉代吾成市山城小苗代山永福寺、天正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棟札町田新左衛門久置、大檀那義久公國家安泰云々、隅州一山村久置久吉初名歟、是皆以為一所在地故也、又按、天正七年、久倍寄捨石谷永福寺田地、則此時、蓋去市山而復石谷也、嘗讀川上左京譜曰、三河守忠智入道枕川上左近將監忠塞知行薩州伊集院之内石谷村高千七百石餘、後賜蒲生地頭職云、高者所以收邑入之田租也、非謂見封一所在地也、稽諸島津可笑翁オウゴン手冊可笑翁名久富、廿五、義久公時、賜久倍市山一所在地、以易石谷采邑、故川上肱枕食石谷田租也、按石谷邑所有田額凡七百石餘、自彼肱枕時、額減千石者或可疑矣、里老曰、昔者町田村田穀三百石、其於福山村五百石、竹之山村三百石、並屬石谷邑、其總計凡千八百石餘也、然後園國、至削地時割福山・竹之山二村為公領、是所以耗損過半也、至若、文祿中、義久公使久倍代、公居大口城、復以為一所在地也、可笑翁之手冊錄于後以為左券、

〇二〇〇 町田久富可笑覺書

『斐刈郡稱太良院、伊佐郡稱牛屎院』

太良院之内 一市山 十七代之孫出羽守久倍江易石谷、外城二而候、市山為一所在地、從、義久公賜之、

一一之宮村

右兩村久倍江從 義久公加賜、

一長羽村 久倍江從 義久公賜之、

一長尾村 久倍江從 義久公賜之、

東郷之内 一山田村 久倍江從 義久公賜之、

一祈答院大村之内 久倍江從 義久公賜之、

一新開村 十九代之孫圖書頭久幸江改市山、本領并城從、義久公賜之、

一石谷 元龜三年壬申六月朔日、久倍時町田伊賀守與叔父町田越

後守久誠忠實、俱受射道於本田掃部兵衛親年入道

笑閑笑閑時仕伊作忠良君

〇久倍為御使役、據御用人帳、時町田伊賀守與鎌田尾張守政年、御使役亦曰御使人、本田因幡守親治・新納武藏守忠元等、為同僚、後改官名曰御用人、

〇領頭穎 郡 領頭 地頭職、據池水貞右衛門譜蓋、在鷹府、而遙領也、

〇久倍之印章模載于左、



(黒印)

○天正二年甲戌十月廿四日、太守義久公如伊作、

久倍オホトモス扈從、翌廿五日、公謁大汝八幡社オホシチハ在伊作中

原村所祀大玉依姬ニ貴命、後祓應神・神功、公之産神也、御老中平田美濃守昌宗其佗

吉利下總守・北原左馬介・伊地知式部太輔供奉、

久倍為御劍役、本田刑部少輔為御介添、川邊・加

世田・阿多・田布施・伊集院・市來之諸衆為跟從、オホトモ

既而公臨于神人篠原源太夫政宗宅、久倍與三原

二郎左衛門為公前給侍、市來備前守・上井伊勢

守為御手長、又講賽オクシホトキ愿鏑流馬、川上圖書介・比志

島彦二郎為射手、宮原治部左衛門尉為乳人、同月

晦日、公歸鷹島、

○覺兼日史曰、天正二年日史闕焉十月廿五日、如舊

例の御八幡江御社參候、川邊・加世田・阿多・田

布施・伊集院・市來の人衆御供ニ被參候、吉利下

總守殿・北原殿・伊地知式部太輔、此衆御供ニ而

候、御老中は平田濃州御供ニ而候、御劍役町田伊

賀守、御かひそへ本田刑部少輔壹人ニ而候、如早

晚、源太夫所ニ而御會釈申候、御座敷ニ者、主居

に御座候、御次ニ吉利殿、其次ニ有閑齋伊作地頭高崎、客位金

吾様、其次ニ北原、其次ニ濃州、此分ニ而候、御

前之宮仕町田伊賀守・三原次郎左衛門、同御手長

市來備前守・拙者仕候、此晚、臨時の鏑流馬候、

河上圖書介・比志嶋彦二郎・乳人宮原治部左衛門

尉ニ而候、御立願趣御成就ニ而候、

天正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如常出仕申候、諸所之歳

暮御祝言の衆取成候、此日談儀マツルヒノコトバシ所より御老中迄御

申候、高崎高崎播磨守有閑長子能賢也、天正五年八月廿四日死、年廿五兵部少輔慮外の事候而、他國申候、其

歲、久倍妻之兄也、久倍妻高崎氏故、養子法印を頼存候而罷居候、從爰へ、町田伊賀守

弟一分ニ而、上覽候得かしと御申候、上意ニ、ケ

様の慮外之事へ、父子談合申間敷事候、其上養子

の事候間、至而答へあらしかと被思召候、乍去、

か様之法度か候らん、能様ニ御老中御談合候へと

被仰出候、次ニ上意候、一昨日、南林寺へ御光儀

之時、清賀の子御座へ宮仕申候、彼等通之者、御

座へ宮仕、無御納得候、言語道断之よし被仰出候

也、

○天正三年乙亥十一月十六日、陪侍 義久公御連歌

席、御次川上殿・左馬頭殿・珠長・平田美濃守・

新納刑部太輔・本田因幡守・伊集院右衛門兵衛尉

以上、不断光院・新納殿・智善・意外・賀雲・川

上筑前守・町田伊賀守・上井伊勢守・伊地知勘解

由・平野丹後守〔政本〕以上
客位

按 義久公時、御連歌衆之中、載町田出羽守存松、

則與覺兼日史合、而未得其作、俟他日之聞見、

○覺兼日史、天正三年乙亥正月十六日、御連衆參候、

御座配、主居御次川上との・左馬頭殿・珠長・平

田農州・新納刑部太輔・本田因州・伊集院右衛門

兵衛尉、客居不断光院・新納殿・知善・意外・賀

雲・川上筑前守・町田伊賀守・拙者・伊地知勘解

由・平野丹後守、此衆也、

○天正三年三月十五日、義久公講御代始犬追物、

射手十二人、卒事棚屋オホシキ召四角射者、各賜觴三献以

賀成就、而後各獻太刀一腰、以拝謝恩也、是日、

久倍與本田刑部少輔正親・上井伊勢守覺兼、俱掌

收太刀事也、是即位初故事云、

○覺兼日史、天正三年三月十五日、此日より御犬追

物にて候、太守様御打立之時、對面所ニ而御三

献參候、常之加三献にて候、御年長者上原長門守・

拙者兩人申候、御宮仕者新納兵部左衛門尉・村田

與五郎にて候、御包丁人者市成周防介にて候也、

御介播副衆御弓臺目ハ川上助七、御行騰ハ本田三郎

五郎・同名源太、御履・御鎧押候者伊地知藏人・

同名勘解由左衛門尉にて候、御庭ニ而御馬ニめさ

れ候、惣門より御打出候也、射手之人衆者馬場ニ

打入、被奉侍候、太守様者御棧敷へも無御座、

直ニ馬場へ御打入候、御行騰者虎皮と熊皮はぎ合

せニ而候、御すわうハかちんニ而候、藤の御紋に

て候也、御犬過候而、於御棧敷御三献にて候、御

座之衆、川上上野守・金吾様・喜入攝津介・河上

武州、此衆ニ而候、武州江馬・太刀被下候、それ

より射手之衆召出之、御酒ニ而候、手組之様ニ、

次第ノノに被指出候、御三献之次ニ、雜煮參候、

御幕之役者三原右京亮・上原太郎五郎ニ而候、筆者長谷場織部佐、ぬさ振の役者爲阿弥にて候、御三献之包丁人者市成周防介ニ而候、

一三月十六日、此日茂御犬にて候、『義久公』貴殿様此日者、

馬場之棧敷へも無御出候、殿中之奥棧敷より上覽被成候、御犬過候得者、射手之人數皆々御内江祇

候被成候、馬場之御棧敷江者、兵庫頭殿其外御一家中、老中達皆々御座候て、見物被成候也、

一三月十七日、此日迄續而、三日之犬追物之由、仰定候つれとも、天氣悪候て無其儀候也、

一犬追物御成就候、御手組之次第

『忠定公』 嶋津兵庫頭

『吉利』 嶋津下總守

本田紀伊守

肝付三郎五郎

『榊山』 三原次郎左衛門尉

嶋津兵部太輔

検見

『歳久』 嶋津左衛門督

『喜入』 嶋津攝津守

『伊集院』 嶋津右衛門太夫

本田因幡守

『入來院』 平田左近將監

澁谷彈正忠

喚次

殿

本田信濃守

御犬過候得者、於御棧敷御三献參候、四之かとの

衆御座へ被參候、御三献の宮仕新納兵部左衛門

尉・村田與五郎、御年長者上原長門守・白濱周防

介殿、御三献過候得者、各持參之太刀也、次第ハ

三日の御手組之様ニ上候、射手の外ハ次第なしに

て候也、一所衆、諸地頭皆々太刀持參候也、押並

て百疋也、町田伊賀守・本田刑部少輔・拙者三人

ニ而、於

御前、持參太刀請取候、日記付ハ長谷場織部佐、

ぬさハ爲阿弥、

○天正三年四月廿一日、義久公講犬追物、觀視琉

球世主尚永之使者天界寺南叔・金大屋子等也、久

倍爲喚次、

○二〇一 犬追物手組



犬追物手組之事 天正三年卯月廿一日

『感久』
嶋津左衛門督 十二疋
嶋津右馬頭 十二疋

『權山』
嶋津兵部太輔 十五疋
嶋津右衛門太夫 十七疋

『吉利』
嶋津下總守 八疋
本田紀伊守 八疋

肝付三郎五郎 二疋
平田左近將監 三疋

嶋津常陸介 八疋②二疋
嶋津攝津守 三疋②九疋

検見 喚次

『川上』
嶋津上野介
『町田』
嶋津伊賀守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八〇〇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四年丙子二月廿五日、義久公講千句連歌、十五人之中、座班左第四番久倍預焉、

○二〇二 島津義久連歌座配
『喜入』、『高城』
季久・珠長・意外・町田伊賀守・殿
『義久公』

御座配

芳溪・珠玄・智善・釣江・賀雲
『禰答院』

伊賀守次『重興』
伊地知周防介・本田因幡守・伊地知勘解由左衛門尉
『重秀』

門尉

『賀雲次』
周琳・新納縫殿助・平野丹後守
『友治』

『在口裏』

天四 丙子二月廿五日御千句

○天正四年四月九日、去年、近衛前關白前久公來本藩、是歲三月到鹿島前久公來本藩、爲、今日 義久公

款待殿下、講犬追物、供觀覽也、

公爲檢見、久倍爲喚次、島津歲久請前久殿下作犬

追物歌、殿下應請詠歌一首

乗駒のみちをつたへてしらまゆミ

ひきつれつゝも犬をおふ袖 (花押)

〇二〇三 犬追物手組

犬追物手組之事

天正四年
四月九日

『征久』

嶋津右馬助 四疋

嶋津常陸介 四疋

『忠長』

嶋津圖書助 十四疋

嶋津下總守 八疋

『顯柱』

嶋津小四郎 六疋

嶋津左衛門尉 九疋

本田紀伊介 二疋

嶋津攝津介 十疋

比志嶋式部少輔 六疋

平田左近將監 三疋

嶋津上野介 三疋

嶋津兵部少輔 六疋

『川上』

嶋津上野介 三疋

嶋津兵部少輔 六疋

検見

『義久様』

修理大夫殿

嶋津伊賀守

喚次

『石谷本ノママ、』

御家門様御會尺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八四一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六年戊寅三月三日、伊東義祐奮奔豊後、其臣

長倉勘解由左衛門收亡國散卒數百人、嬰日州石城、

欲復主怨、七月六日、久倍時出羽介在島津圖書頭忠長

軍攻石城石城在新納院高城邊界、九月十七日、島津征久為大將

濟忠長師、復攻石城、先是、九月十一日、義久

公發麿島至日州野尻、同十九日、忠平公自飯野

來會、於是、九月廿四日、久倍與稅所新助、為征

久等、使自石城如野尻、謁于義久公、候起居、

且言石城消息、公召久倍等參議軍事、重遣野村

民部少輔于石城、令諸將圍攻石城數日、過糧道斷

水路、晦日、城主勘解由左衛門棄城逃亡豊後、十

月五日、公自野尻歷飯野還麿島、

〇二〇四 日州御發足日々記

日州御發足日々記曰、天正六年九月十一日、義

久様山東へ就御行之儀、被成御發足、御劍者本田

紀伊守、御旗役者三原右京亮、其外御供麿嶋衆、

御諏方へ御參、直ニ御立なり、夜ニ入帖佐餅田觸所

江御座被成、九月十二日卯刻、帖佐を御打立、御

船嶋ノ脇江御着岸、御供之人衆ハ陸より被參候、

夫より宮内御通、社家衆各被罷出、酉刻始霧嶋山

之麓田口へ御着、霧嶋山之座主御參上なさる、十

三日卯刻、田口を御打立、霧嶋山之麓作道を被成

御通、高原御通ニ柴屋ニ而衆中御酒被上、野尻衆猿瀬渡迄御迎ニ被參、野尻内城江御宿、十三日、從麿鳥之御供衆盛分、石之陳所江一番替ニ被差遣、十五日、石之城江一行之御催也、霧嶋・鶴戸・妻万爲御祈禱、仁王經三部講讀也、再刻佐土原より伊集院右衛門大夫以書狀石江御行ニ付、昨日十四日酉刻、各被打立御注進也、十六日、猶以石之陳江人數被立、十七日、石之陳所より、以使僧・鎌田出雲守、陳無何事結被執構之由被申上、十八日も、十九日、①兵庫頭野尻江御參、白濱周防介中途迄打迎ニ被罷出、廿日、△兵庫頭殿御寄合、廿一日、石之陳江御遣之衆、敵城堅固之由候而被罷歸、廿一日、菱刈表之衆、石之陳所江罷出之由被申上、廿三日、從財部左衛門督殿之御使僧、豊税所新介兩人爲使被參、廿五日、石之御陳江野村民部少輔被相添、町田出羽守・税所新介御評議様々也、廿六日、山東綾之米良備前守以使僧、豊後

衆耳川を渡候由、佐土原より注進之段被申上、廿七日、種子嶋番衆岩川民部少輔、「先日之事也」先刻石之城江働之時、手火矢射通、別而之辛勞神妙之由、被成御感、同日、山東衆財部より川上三河守以使僧、豊後衆少々耳川を渡候得共、無爲差儀引退之由被申上、廿八日、野尻惣社大王へ御社參、同日、鶴戸之別當御祈禱之御礼配帙持參、廿九日、大口より新納武藏守書狀到來、趣ハ相良方至武藏守へ被申候、「義賜也」大友宗麟日向表へ雖一行之企候、一口迄ニ而者カマシ閉、「肥後相良なと也」扱は肥後方衆猶々以被頼思由候而、又々「相良領」相良より大友ニ返答なり、八代迄真光寺使僧下着候、一圓難成申候得共、自然、別方より洩聞得候而者、得御意相良之事候条、如何之由、懇意候儀被申事ハ、石へ之御着陳頃始而承候由也、晦日、石之陳より御左右、昨廿九日、石之城へ被仰越候趣者、當々執延間敷進退、早々城を可被相渡也、左候ハ、道之口を遣、堅固ニ可被送せ也、日置越後守・市來軍介兩人之前より被云セ、無頼方故にや、無異儀應其趣、當者今日

箭を留可申由也、夫より人質取替談合定、御陳より德持舍人助・有馬右衛門尉人質被遣、石より井尻伊賀守・荒武右衛門[㊦]兩人也、此日、石之城無篇目被請取せ、長倉勘解由左衛門[㊧]尉始悉如三城被送遣、比晚佐土原鎌田尾張守被申上、昨日^ハ廿日三城衆耳川渡シ、ひしやこ嶽に打居たる由、財部よりも同篇之使僧也、同年十月、奉行より石之城之事、晦日被請取候由、^{「義久公野尻御陣に」}以使僧御申也、二日、諸所之御番盛之事、奉行衆被申上、三日、石帆御手裡參に依て、明日、如飯野御開陳有増也、四日、太守様如飯野御立なさる、鹿兒嶋御供之衆少々、佐土原爲御番被差遣、夫より飯野、石御退治之御祝儀御酒宴、御狩倉兵庫頭殿依御馳走、五日之御遊覽、夫より御歸鞍、於麿嶋千秋万歳之御祝言、
回盡筆候云々、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一〇四二号文書ノ中ニアリ)

○天正六年戊寅十月廿日、豊後府内城主大友左衛門

尉義鎮^{法名宗麟}聲言、救伊東氏復日向州、其意欲併呑我薩藩也、悉豊・肥・筑前後衆、先遣兵十萬、^{アサス}寇日向高城、於是、義久公將援高城、十月廿五日、自上津濱^{上津濱即麿島前濱、今川、名稱神月、別作高津非矣}、駕舟至大隅濱市、久倍及嫡子五郎太郎忠綱從焉、^{ヨダヤ}公過襲嶺祈戰於霧島宮、廿七日、至紙屋^{諸縣}郡、十一月朔日、到佐土原宿城下、高城守將島津家久・地頭山田有信等遣上床・土橋二人、言大軍危急之勢、六日、公欲擊大友軍、大雨如注、乃止、九日、忠平公與島津右馬頭征久等進至財部、分四千人、設伏於財部切原坂三所、十一日、先遣輕卒挑戰、大友軍逐之、伏起夾擊大破大友軍、斬敵將今井上總守・侯野但馬守及和田民部・野中大膳・赤野新助等五百餘人、十二日卯刻、兵刃交接、喊聲徹天山川震動、市來軍助與敵將伊東常陸守相刺而死、其他我衆陷軍戰歿相望、^ヲ飲肥地頭本田因幡守親治見我師不利、先衆防戰、斬敵數人、與村上某鬪死、大友軍乘勝彌^ヲ鼓進、我師卻走退竹浦園瀬口、忠平公全然不懼勤

兵待之、將五萬人遮擊之、 義久公將五萬人、下
 根白坂邀擊之、戰將酣、時征久從久倍仲父町田周
 防守忠房之計、急改隊伍、突然出敵軍之右、叢鎗
 橫衝突、於是、大友軍披靡、家久・有信等亦出高
 城應接、我師爭首競擊、大友舉軍奔潰、忽陷別府
 深淵、而溺死者八千餘人矣、始 公之祈於霧島宮、
 其夜宿紙屋、夢中得句、龍田乃川乃紅葉哉、既覺
 補成五言曰、打敵者、今日 公追大友軍至耳川、
 斬獲凡五萬人、其中墜水者無數、宛如落葉之漂波、
 信圓靈夢之讖也、世人以為、 公精誠之應徵至誠
 感神所致也、到今稱之云、翌十三日、 公遣島津
 征久以下諸將、濟耳川、略日州諸所、同月廿九日、
 公還麗島也、久倍・忠綱亦從歸家、

○顯娃鄉人池水主水左衛門純清從軍久倍于豊後、斬
 大友家士俣野但馬守、純清之孫池水傳左衛門純商
 有自記、省寫于左、以證當時久倍為顯娃地頭也、

○二〇五 池水純商覺書

『池水貞右衛門藏』
 一純清代、於日州高城、豊後大友義鎮合戰之時、町
 田存松老供奉、大友家臣俣野氏討捕、蓮下慶兵衛
 尉與純清相中、為流軍忠子孫、所著俣野捕鎧飯陣
 者也、

林鐘大吉辰 純商之

一天文六年戊寅、豊後大友殿伊東殿組して、薩摩ニ
 弓箭を懸給ふによつて、龍伯様・維新様・中務大
 輔様・圖書頭様・存松様、數万騎を御引くし有て、
 高城ニ御着陣也、十一月十一日、根白坂ニおひて
 大友殿之郎等俣野但馬守と名乗て、我々之陣中ニ
 懸入候故、蓮下慶兵衛尉・池水主水左衛門尉相中
 ニ討捕候、其記として鎧を取、歸宅する者也、此
 時之地頭町田存松様也、

書尾曰、天正八年二月、池水主人左衛門尉記置也云々、然稱
 義久公謂龍伯様、稱久倍謂存松、則當天正十五年後所書耳、

○天正六年戊寅、 義久公賜久倍伊集院地頭職、領
 石谷一所地如舊、此時吾之庶町田久吉、代吾守市

山城也、

○二〇六 島津義久代老中並地頭交名

『加治木日野某藏』

天正六年戊寅十二月吉日、三州 太守修理太夫義

久御代之御一門衆・諸外城地頭衆、

天正六年時分之御老中

前川上左近將監殿

同伊集院右衛門太夫忠棟

同平田美濃守歳宗

同村田越前守經定

子美濃守光宗

同本田下野入道三清

同上井伊勢守

同町田出羽守久倍

同喜入攝津守季久

諸外城地頭衆

伊集院城地頭

町田出羽守倍久（マ）

市山城地頭

町田新左衛門『久吉後丹後守』

○天正六年、重封久倍伊集院城・市來城・出水城・

莫禰城之諸壘焉、以上之地是中外之咽喉、山海之

據衝者也、蓋 太守義久公既東懾伊東義祐、壓倒

大友宗麟（マ）、九州靡然將屬吾藩之麾下、於是、使大

臣併領數邑、以足兵食備邊警、其舊冊證左方、

○二〇七 諸所国境并重城定抄

『蒲生小山田休右衛門藏』

天正六年、諸所國境并御重城定

御重城町田出羽守

一伊集院之城

一市來之城

一出水之城

一阿久根之城

自餘略之、

按前此、久倍既領伊集院地頭職、居伊集院壹字治

城、而管轄市來・出水・莫禰之三城也久倍處守伊集院城、見下天

正十五年・慶長四年、又曰、當時伊集院地頭、館在大田村雪窓院南數步、其墟今為郷土宅地、

○始久倍之處守菱刈市山城也、以市山邑曹洞宗小苗

代山永福寺、為先世香花所在小苗代村、今屬大口、寺藏

進狀・足利直冬貞和六年正月藥師田寄進狀同年三月八日入山

彦五郎入道重家・同五郎三郎藥師田寄進狀當時為入山居士、重家・天

正八年二月本田親貞・上井覺兼・平田光宗・村田經定・伊集院

忠棟連名藥師免坪付新寄進狀、昔時為巨利、可知矣、洎天正十

九年、毀破、没収寺田、今續成就寺支院、既而去歲天正六年冬、久倍領伊

集院地頭職、乃去市山移伊集院、於是、創建永福

寺於領邑石谷松尾城西二丸之地、更號松尾山、寺名永福寺、書院・牌殿・僧厨・門廡以下悉備焉、

乃招延魔府福昌寺十八世代賢守仲和尚、為開山祖
福昌寺列祖記曰、十八世代賢守仲和尚永祿四年十一月七日、住于福昌寺、天正十二年甲申二月十五日化、而奉安太祖常陸介忠經以降之位牌、定以為奕世葬地菩提所、其年忌法事等輒於茲修之云、

○按久倍創永福寺、當在天正六七年間、是歲天正七年三月、久倍以石谷慶子陸田一段、資心傳中空上座久梅之冥福、同四月、以石谷馬場屋敷一个所、修悅峯源怡居士榮忠之菩提、又以石谷慶巢陸田三段一畝十八步、為香中玄通上座德久之追薦、永寄附之石谷永福寺、証書載左、

○二〇八 町田久倍寄進狀

薩州伊集院石谷名之内畠地一反慶子、雖少地、心傳上座為御菩提、令寄進之早、仍證狀如件、
天正七年己卯三月吉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永福寺

○二〇九 町田久倍寄進狀

薩州伊集院石谷名之内一ヶ所馬場園屋敷、為悅峰怡公居士御菩提、永代令寄附者也、仍狀如件、
天正七年己卯四月七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永福寺

○二一〇 町田久倍寄進狀

薩州伊集院石谷名之内畠地三段一畝十八步慶巢、雖為小地、為香中玄通御菩提、累代令寄進者也、仍狀如件、

天正七己卯年首夏七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永福寺

十八代
久倍第二
天正八至
同十二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三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三久倍二

○天正八年庚辰八月廿五日、久倍以伊集院麥生田之内及葭原屋敷、為諏方上下明神不斷香炷料、以祈公室永命暨吾家平安也、孰謂雨我公田、遂暨我私、久倍忠於君之志、素定乎天性者如是矣、蓋當初蓋臣之心率以為然、夫豐臣氏之入薩也、公耻其前後數十戰未嘗大衄、而今始使敵馬蹄為長驅蹂躪也、乃欲殊死以決雌雄矣、老臣等頓首諫曰、夫三國之衆、山河之嶮未以為不足也、雖然多傷人命、況武

不可驪、寧孰與速行成慮永圖也、於是、公從老

臣之言、遂與豐臣氏平焉、未幾春穰、豐臣氏霸圖

一朝去、而子無七十之穰、而我、公室獨保社稷帶

礪之業者、當見奈何、靡佗、公君國子民、憂念

如傷、臣民固父事之、是乃君臣合體之所致而已矣、

子竊於久倍祈神之一事、擴而知其所以大之者云、

○二二一 町田久倍証狀

『伊集院中島弥太郎藏』
依有志、謹顯誠心、炷不斷香、奉獻 諏方上下大

明神御寶前、永代不可有斷絕、為其香資、當所麥

生田名之内一ヶ所葭原之屋敷、奉寄附者無疑、右

所祈意趣者、御當家御武運長久、且者久倍息災

安穩、子孫繁昌、且者當境無事、衆人快樂者也、

若於後日有疎略之儀者、可其沙汰、仍證狀如件、

町田出羽介
久倍(花押)

天正八年庚辰仲秋廿五日

中嶋宮内少輔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二二六九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二二二 町田久倍・平田歳宗連署書狀

『石塚出太右衛門藏』
其許白男川名之内ニ門ニ其外浮免、上原長入へ御

給候へく候、定而近ニ爲知行、一人可罷越候之間、無違儀、案内者可被相添事專一候、爲納得如斯候、恐々謹言、

拾月十日

平左近將監

歳宗(花押)

町出羽介

久倍(花押)

石塚但馬守殿
御宿所

○天正八年九月、肥後八代主相良修理大夫義陽、與

同國阿蘇宮神主阿蘇惟前連和惟前時居肥、後矢部城、惟前之徒

中村一太夫據肥後矢崎城、中村二太夫據同所網田

城網田或作青田、作網田者誤、遏宇土熊本之通路、仍斷薩州之往

還、斯事嚮聞本府、則 義久公使新納忠元・鎌田

政年・伊集院久治等、攻矢崎城及網田城也、久倍

亦發伊集院、與忠元等到出水米津、航肥前天草、

時佐多常陸介久政及川上三河守久智・上原長門守

尚近・宮之原左近將監等、自熊本會之、十月十五

日、攻撃矢崎城、直蟻附陵城、城兵浪放鳥銃、我衆不屑矢石、即日陷之、城主一太夫自刎死、此時

久倍先登有軍功、我衆中市來備前守鷹島・長野民

部少輔市來・上原内藏助・黒木掃部兵衛・貴島源

四郎・宮原與四郎四名等戰歿、翌十六日、攻網

田城、城主二太夫請降下城、十一月廿三日、比志

島紀伊守國貞・肝付彈正忠兼寛等會我衆、而攻合

志藏人親重於肥後合志城、先燒夷窪田千町、親重

遣其徒大津山源左衛門、將四千餘騎禦之、伊集院

久治斬大津山、我衆進殺一百三十餘人、合志軍敗

走、我衆還熊本、十二月十三日、久倍與諸將俱歸

家郷也、按久倍與佐多久政等攻矢崎城、豊薩軍記

等逸久倍之名、雖然、據下文町田越後守久誠之狀、

則久倍率衆暴露肥後州者日尚矣、因頻趣吾軍糧、

且矢崎捷音報家郷、久誠拊躍擔擔勞、輸兵糧曰、

於矢崎有殊高名、吾聞之喜歡更無窮、又頃者明春

蒙歲節燒飯之命、吾雖不存其規式、皆謂凱旋之日

不遠、足下歸郷乃面談已、餘附對馬某、云爾、則

久倍從矢崎軍、立殊功甚昭晰矣、而舊史漏脫可憾、故特審言于茲、

○二二三 町田久誠書狀

『在家藏』

尚々、肥州表爲御祈禱、衆中各御諏方へ御神樂被成候、拙者一分に仁王經奉讀候、同神前ニおゐて如此候、從中嶋殿御神樂被成候、從大夫前千度之はらい被申候、從新宮坊權現へ御神樂被成候、次此方城にも登、普請各御心被入せ大略事成申候、城戸上屋皆々ふかせ申候、隨而ハ明春垵飯之儀、可爲如例年由、從鹿兒嶋蒙仰候、於かの儀ハ少茂様躰拙者不存候、長吉衛門尉早々御歸候て、垵飯調達肝要候、猶々、急度御歸國可被成由、下々申候、是又爲御存知候、御披露有間敷候、其表へ永々御辛勞、兎角無申計候、仍先日、於矢崎別而之御高名、巨細其聞候、拙者一人之満足不過之候、次者兵糧之儀度々承候、尤早々可差上申

處、主稅助・讚岐掾當病候之間、乍存爰迄延引如

此候、乍然、各在所へ申渡兵糧差上候、將又、御在所御父子其外皆々無何事候、殊石谷大方様、其外御家内以同前候、隨而ハ廣濟和尚様・報恩寺神鏡院・西方院各御堅固候、爰許衆中是又無何事候、何様急度御歸國之刻可申談候、猶以巨細ハ彼對馬方へ申含候条、不能重翰候、恐々謹言、

十一月十六日 久誠(花押)

(上包)

町田出羽守殿 越後守 久誠
參旅宿所

○二二四 肥後合戰陣立日記

『谷山吉利治左衛門藏』

○天正八年庚辰、

肥州芦北郡水俣城主相良義日御旗

下に不入候付、薩・隅・日三州の諸勢を催し、天正八年庚辰八月十九日、御陳を三ツ被相付、間之垣結廻し、八代の敵人取籠被成候事、御陳所御先大將御陳所は、輕石か尾とも、笠ノ陣とも申也略中

御旗本御本陳勝泉岡とも云、出水陣とも申也、

嶋津義久様
川ノ上ノ御大將
嶋津左衛門尉歳久様

御津薩摩守殿義虎
嶋津圖書頭殿忠長

同 喜入式部太輔殿久通

同 伊地知縫殿助殿(重忠)

御役者 川田駿河守殿義朗
村田越前守殿經朗(實)

高山 伊集院右衛門大夫殿忠棟
伊集院 町田出羽守殿久倍

谷山 川上左近將監殿(久盛)
大崎御使衆 新納右衛門佐殿(康久)

帖佐 平田美濃守殿光宗
阿多 吉田美作守殿清朗

(曾於那) 税所新介殿
市來 比志嶋宮内少輔殿國貞

山田 伊地知備前守殿
志布志 鎌田刑部左衛門殿後紀伊守ニ成

始良 伊地知伯耆守殿
吉田 本田下野入道殿(親貞)

加世田 本田因幡守殿

諸地頭十七人

蘭幸田 川上上野守殿信久
平左 後山城守ニ成
桂太郎兵衛殿忠昉

限之城 新納越後守殿忠誠
百次 佐多宮内少輔殿忠增

永吉 川上十郎左衛門殿義久(色)
川野邊 阿多掃部介殿

市來 村田雅樂介殿
山田 吉田若狹守殿

田布施

飯嶋相月濟
宮里(市之丞)

伊作 本田市正殿

高崎大炊介殿

大村 白濱次郎左衛門殿

高江 野村市右衛門殿(清綱)

以下略、

日置 三原下總守殿

加治木 平野丹後守殿

永野 遠矢信濃守殿

山崎 野村兵部少輔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二一六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年壬午正月、義久公在御内城、臨朝受賀

正、元旦至十五日、朝儀見當初日記、其中係久倍

及雪岑傳者省寫于後、

〇二一五 年男之日記抄

『伊地知助太郎藏』
自御南戸取寄寫也、

年男之日記写

天正拾年壬午正月

一天正十年壬午正月朔日、朝、小板屋御いるりに火お

こし候、御茶湯も仕候、其より御對面所江御指出

にて、老中衆平敷居の上に奏者申、懸 御目候、
其後おもて江被成御差出候て、川上左近將監・本
田紀伊介・伊地知又太郎、なけしの上ニ奏者申、
御目ニ懸候、其より衆中次の間にて御覽候、やか
て御社參、諏方・戸柱・稻荷にては御三献、春日・
若宮にては御塩計也、 御歸候へハ、如恒例御對
面所にて御手懸上候、其より御節供如常、此日之
坑飯者伊地知又太郎被學候、わうはん前ニ老中衆
太刀持參候、やかて三肴にて加三献御寄合候、其
後懸地頭衆太刀持參、やかてひやにて召出被給候、
其より坑飯、初献より伊地知又太郎參られ候、此
日、しふや『瀧谷』大夫御酒宴に參候、召出候時、谷山之
衆中、垂水之使者御酒被給候、奥江樽一ヶ、さは
三ッ上申候、古後奉膳正江樽一ッ給られ候、銚子
之料足は納戸江渡し候、此日、護摩所江樽一ッ下
年男持參申させ候、又沙汰人江樽一ッ被下候、重
信壹岐守おくにてめし出被下候、

一二日、御座敷はゞき初候、おくも同前、御茶うす

おこし、御いるり同前にて候、下年男御庭はゞき
初候、此日、川上上州太刀御持參、三肴にて加三
献也、其後入道衆平敷居の上ニ奏者申候て御目懸
候、其後雲齋下の平敷居之上にて御目かけ候、か
つら女上の平敷居江奏者申候、老者衆通の間にて
被成御覽候、此日、三貫唐人も罷出候、夫より福
昌寺江御光儀なされ候、香典百疋、『覺』同朋衆とりつ
かれ候、御旧例之大般若有之、御歸候て、町衆通
の間より御覽、中紙五十帖上候、其より御節供如
常、此日、金峯山のはなから奥にて上候、其後坑
飯、三献めに町田出羽介被參候、めし出之時、諸
所之衆も同前、御酒被給候、沙汰人七人めし出也、
長命大夫樽一ッ被下候、此日、御假屋江樽一ヶ同
肴下年男持參候、其より御節供如常三日より至、
『雪岑和尚』八日、中略、

一九日、廣濟寺御指出、御茶子にて御茶也、庄嚴寺
御茶子にて御茶也、龍雲寺・金剛寺・禪勝寺・總
禪寺・龜仙院、一度指出候て茶計被給候、其後多
寶寺御茶計參候、つゞきて諸所聖家衆指出候、禪

家衆も同前ニさし出候 十日より至十、五日、下略

『在張尾』年男

伊地知又八

本田又二郎

○天正十年九月十七日、義久公免久倍歳遣一艘於琉球、因賜起船符^{フナカシテ}驗者、既而 公改號龍伯、再書加其諱而賜之也、又一通年號闕而不詳、由此則免歳遣二艘者也、

○二一六 島津義久琉球渡海朱印状
日向國福嶋湊、惠美酒丸

船頭日高新介

琉球

天正拾年^{壬午}九月十七日

下 義久

町田出羽入道殿 龍伯

○天正十年壬午十一月、忠平公就任肥後八代也、久倍從行、去歲九年十二月、肥後阿蘇黨御船城主甲斐守宗連聞球麻八代領主相良義陽降薩摩、而疾之^{ホドク}殺義陽、於是、義久公授球麻一郡於相良四郎太郎忠房、復建義陽之後、乃使忠平公移鎮八代、故公出治八代、鎮撫方外也、八代城謂關城・高塚城・樋福城^{ヒヒツク}・小川・谷山兩壘、總七个所為八代領分、

○天正十一年癸未正月、忠平公自八代還真幸、三月、詣麿島、今月七日、久倍與平田光宗及征久役人等、報八代人有蓄異謀之雜說、同十六日、再報雜說屏息之狀于麿島、同月廿三日、久倍自八代歸麿府之第、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一年三月廿三日、早旦、出仕如常、從有馬使僧到來也、并有馬右衛門尉久、彼方御番被閉目被歸候、彼方當時無何事候、龍造寺可相働之通雜說候間、手火矢衆百張程御合力頼存之由也、此朝、武庫様より鎌刑・吉作にて御申候

也、八代從爰者直に御格護相定候、蟬せみ鑰かぎ誰人江御渡候する哉、又浮所領等、去年以來御格護候、是又爰よりハ、此方より御格護肝要之由也、此日言上町田羽州從八代歸宅候、平田殿光宗より、彼境之様子共、条書を以委被仰越候也、此夜御月待候間、申刻より垢か離取候而、讀經申候也、此亥刻計、太守様御虫笑止之由、忠棟より注進候間、則御内參候、直に奥參候、忠棟・親貞・拙者同心申候也、一天正十一年未三月廿六日、出仕如常、從相良殿忠房、四郎太郎采地罷成神判進上候間、進上被成由也、町田羽州使也、從福昌寺、村右願被成候迎、吉作・伊雅を以御申也、村右惠林寺當時願居被成候、然者、彼慮外之儀曾以しらせられぬ由也、先日、此方ニ而村右申被成候ニ、少も相替儀無之候、然間、猶々御申之儀候而、一途共御申肝要候、是者村右未此方江御座候時、御申之内条ニ而候間、御返事茂同前たるへく候由、福昌寺江返答被成、此日、御對面所におゐて、相良殿忠房御寄合也、太守様者御

養性時分候条、兵庫頭殿御代御頼被成、主居武庫様・豊州・本野州、客居左衛門督殿・四郎太郎殿・橋隠軒・宗叱也、御點心之時、太守様御差出被成御寄合也、相良殿金具作之御腰物被下候、相良忠房舎弟長壽殿江丸貫御脇刀拝領被申、宗叱御酒宴共申候也、深見三河守度ニ召出候、御酒被下候也、此日、野村刑部少輔所江御酒持せ禮申候、種々會尺也、其後南林寺江參候、住持御留主也、同宿衆殊之外の種々會尺也、拙者も御酒持せ候、一天正十一年三月晦日、出仕如常、種子嶋より年始之使者被參候、牧左京亮と申候、進物等如恒例、使者御見參候、御前にて加へ三献也、拙者御前にて取成申候、此朝、八城御格護之事、誰人地頭なとたるへく候哉、各談合ニ者一向不定候、必竟上意次第之由、町田出羽守殿・税新にて御申也、御前も御養性時分と申、御案更ニ不届候間、能々各談合被仕、あまた様子聞召合、可被仰定之由候、此日、相良殿江始而出頭被成候、爰元御仕合能候、

目出度候、祝言計ニ太刀百足使にて進之候、深見三河守江茂同前、頓而使ニ而又ニ礼承候也、此日、相良殿宿江、爲御代兵庫頭殿御礼候、此朝、出仕歸さニ、町羽・鎌刑・吉作・税新同心申、拙宿にてめし振舞候也、此日御暇申、向嶋白濱まで渡海候、出船之刻、拙者市來野河原毛 上覽可有之由、大山肥前守ニ而蒙仰候条、肥を以頼候而、懸御目候也、此日、肝付彈正忠殿使ニ被頼候、酒肴爲持候也、歸帆之刻、加治木江可罷越候由也、

一天正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如常、忠棟江 御光儀也、御座躰、御次に川上殿・圖書頭殿・平田濃州・亭主、客居中書公・本田野州・拙者也、御三献等如恒例、終日御會尺、京都より下候奥之山左近將監鼓など仕候、又狂言・舞など仕、種々御酒宴也、先御三献の時、亭主御太刀持參也、又忠棟御酌の時、太刀進上候、町田出羽守殿被上候、御座中に高山衆中子共兩三人被掛御目候、各太刀進上也、種々御會尺ニ而、夜入候而、御歸館被成、

○久倍領額娃地頭職、見于上天正六年、而年紀缺焉、舊譜及島津可笑翁手冊並載伊集院地頭職之次、蓋久倍雖賜伊集院、且兼領額娃地頭者也、至輓近猶有斯例、如新納忠元七代孫新納外記忠鎮居住大口而給河邊郡山田地頭職亦類也、天正十二年三月廿六日、久倍移書額娃根占役人中曰、快實上人爲奉納法華於開聞神社、欲到其地到則、莫令海陸路程有遲滯、是上人所懇請、故諭、此時久倍猶管轄額娃郷者歟、証見左文、

○二一七 町田久倍書狀

『末吉郷蓮光坊藏』
彼快實上人開門仁法華爲奉納、其許被致越着、從夫根占可有渡海、路次等之儀、尖ニ罷通度由、彼仁念望之故、壹簡如件、

『天正十二年』 町田出羽守
三月廿六日 久倍(花押)

額娃

根占皆役人中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二年陸月十六日、出仕如常、

當年當所御頭殿之儀、左忠棟の次男、右村田雅樂

介殿息たるへきよし定候也、此日、税新・町出羽

守へ礼申候、不断「芳雲」光院拙者宿江入御也、爲阿弥被

來候、久美嶋「南島」江唐船着候、然者、油之壺一・木綿

一持せ被來候、彼所へ噺候故也、

天正十二年六月廿九日、出仕如常、御談合衆各隙

明候条、御暇被申候也、此日、法華千部御成就候

御聽聞也、布施等於殿中被曳候也、我々へも御暇

被下候間、御寄合中江御暇乞ニ參候、忠棟江蹴鞠

の書物書寫申候て、返進之候間、閑談候、芋頭な

と申候水指見せ被成候也、光宗拙者宿江御座候、

酒御持せ也、矢野方なと被居合候て、各參會賞翫

仕候也、此日、税所新助殿ニ而御寄合中江申候、

先年肝付對御弓箭之刻、廻に町田左近將監と申候、

〔嶋津仁十郎祖、數根中務少輔頼實入道休世なり〕
數根殿計策被成候、乍勿論御門之人ニ而候間、守

護方江罷出候するを大慶に被存、廻を取て上候す

る談合、然と落着候處、此方より御疑共被成、一

兩日遅候て、謀略露顯し而、彼人生害候、依妻

子等、又其母に而候者、拙者母方の伯母にて候、

それなとまで死罪候、然者、此類當時皆々、御所

領被下候て罷居候、彼者其跡候へね者、無其儀候、

拙者無余儀ゆかりの事候、此跡を可被召立事各頼

存之由、町田出羽守殿江談合中、同心に申候、此

儀御納得ならば、右の將監の甥ニ而候肝付名字の

者、拙者家系に罷居候、是を一跡に取立可申候、

是又御門之儀候間、私ニ者成申間數候条、各次の

時、御披露頼存候由申候、御寄合中御返事、程久

數儀候間、然々覺無之候、併町羽・拙者申候、其

紛有間數候、拙者茂定而宮崎なとへ、彼跡は取立

置候するとは存候半すらん儘、左様の明合之時、

無異儀談合可被成由也、

○天正十二年甲申九月朔日、忠平公將伐肥後、行至

馬越、館於伊集院忠棟宅、同月四日、肥前州龍造

寺政家復因穰月種實求和且獻盟書于 義久公、種實遣使四人助政家請、亦上盟書、公欲許之、遣久倍及稅所新介于馬越、告忠平公、公令與忠長・忠棟・久倍・忠元・忠智等諸將議、諸將會於公館咸曰、前年與隆信講和、欲使獻肥後、況今政家弓折矢竭屈膝乞降、雖曰獻肥・筑可也、而嘗無一言及此、恐其挾詐、請必擊之、忠平公從之、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二年九月朔日、忠棟江使進入候、今日御談合在所如何之由申候、武庫様御宿たるへく由候也、亭主御酒振舞候也、廳而忠棟宿江參候、新納武州・川上參州杯閑談共候、忠平公より御使給候、夕へより此方江越着申候、御無沙汰候、頓而祇候可申由候也、拙者こそ早々可參候処、御使忝之由申候也、忠棟同心に『忠平公御旅宿ハ馬越地頭伊東右衛門佐宅にて御談合』忠平公御宿江參候、則御見參也、亭主伊東右衛門佐御會尺被申、其座牀・主居 武庫様・忠棟・町田出羽守・小鼓打松尾方・亭主、客居圖書頭『忠長』・拙者・大鼓打奥山左近將監方・新武州『忠元』・川上參州『忠智』・猿渡越中守、種々御

會尺也、御點心參候、主居武庫公・川上上州・新納武州・町羽州・松尾與四郎・亭主、客居『忠長』麟臺・忠棟・拙者・奥山・本田刑部少輔・川上參州也、種々持參之御酒共候、此座果候而御談合也、

一町羽州・稅所新助御使被申候、各々被仰出趣、此度御出勢各辛勞之通也、付而者秋月媒介を以、龍造寺『政家』と和平のよし候、然者、秋月の神判、又龍造寺神載を以、秋月迄申段、兩三使到來候、就夫、飯野江平田『光秀』濃州并御使衆町羽州被差越候、於彼方新武州・川參州杯御談合共候、各和平之儀者無納得候、一圓に御弓箭之由候、尤頼母敷思召候、併去春の御出馬茂各 太守様御進發候而者、何篇難成之由候、就夫、御發足被成、御大利無是非候、此度者御虫氣然々候半んゆへ、御發足有間敷候、扱者誰人茂御發足候はずとも、閉目被成候する仁候ハ、近頃可目出候、漸百日計之用意諸軍衆江者被仰付候歟、左候者、肥州表一行可有之事者無御納得候、就夫ハ、諸勢歸國之儀等御侘可申条、

程有間鋪候歟、然者、龍造寺從爰御披官ニ罷成、質人を差立候する由申候、所領等者渡候ハぬ迄ニ而、此等之儀を被仰離候するは、御所存ニ而なく候、其故は 日新様 伯圍様御代より以來、十分に候ハぬ所を專一ニ被成候、諸侍は、無曲御和平なと々存候共、先々彼秋月の使には、和平之由御返事被成候、當御當家者和平罷成候定日までハ、互に防戰大法之様候、此度も其分たるへきよし返事被申候者、諸勢者隈元邊ニ被着合、存分の行肝要のよし被思召候、但御弓箭一篇ニ、此度御出勢日限過候共、我々閉目候するなと存候旁候者、可然のよし也、乍重筆、度々十分の事を被指捨御勝利の例多被仰出候、難盡筆紙候、各上意乍勿論尤奉存候、當者、秋月より使者四人參候、彼兩人は八城江被召留、今兩人江此方より使僧被差添候而、和平之儀被申候、然者、肥・筑龍造寺政家より所領ノコトなとまでも差上候するなと々申候ハぬ所、兵儀衆無納得候、其故者、隆信弓箭盛の時さへ、肥後の事ハ御所感被成、和

睦之由共被申候、況當時者弓斷矢盡たる政家、和平懇望ニ領地等進上のよし不被申候事は、又々謀計迄候条、善悪可爲弓箭候、併今一度到來被聞候するよし、被仰渡候て可然之段、定候也、左候而各假屋々江歸宿候、

○天正十二年九月五日、忠平公進入八代城、是日、命久倍、留繼月使者二人為質、遣二人于隆信、鞞問果歸服薩摩否、使者請曰、願期十日來報、因付公書及老中答簡、放還之、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二年九月五日、忠棟御宿にて寄合中種々談合共申候、此日、忠平公着岸被成、伊集院下野守各宿等之儀可被仰調之由申候而、隈本江被遣候也、此日、秋月よりの使者兩人ハ、此方被留、今兩人者此方の使僧同心にて被歸、委龍造寺の意分とも可被聞せのよし被仰理候、使町田羽州・税所新助也、御兵儀衆の御存分尤存候、當者此方より御使ニ兩人同心を以可罷歸のよし也、併諸勢境目江差懸被成、火色等顯然候者、肥・筑

・隈騷以之外たるへく候、左候而者、何たる償の御談合も難申調候間、彼使往反十日計の事は、御行を被差延候而可目出之通、秋の使前より頻に侘也、

一天正十二年九月十一日、早朝、武庫公御宿江參候、『忠平公寛兼に命シ諸方角ノ談合をナサシメ玉フ故ニ』則御見參也、諸方の角より到來共多く候間、指寄

御談合候而可然おほされ候、忠棟江此由申合候

而、肝要之由被仰候条、聽而忠棟江參り、則談合

衆書立觸被成候、其衆忠長・忠棟・新納武州・伊

野州・吉利總州・比志嶋吏部・町田羽州・伊集院

州・税所新介・吉田作州・上原長州・伊集院肥

州、此衆也、御談合条數、拙者書付候、一諸方角

計策用捨の事、『時に大友氏大將ヲ遣シ筑後ニ軍ス』一豊後陳江御音信の事、一御陳替

の事、右条々、忠棟宿所ニ而談合也、

一天正拾二年九月十二日、典厩〔以久〕・義虎扨江御禮申候、

此朝、武庫様於御宿談合也、忠棟・新武・上長・

伊野・町羽・拙者也、此日、城一要宿所江忠平公

被申請候、其座様客居武庫様・忠長・拙者・町

羽・伊野、主居典厩公・忠棟・一要・新武也、終日御會尺也、點心之時、奥山左近將監・松尾與四郎參候、地下よりも長野惟冬被參候也、酒宴乱舞也、奥山・松尾鼓仕候、一要より祝物など被遣候、寄合中より一要江太刀・織筋一ツ、持せ候也、聽而於御座中一要被見候、深更に各御歸宿也、

○天正十二年甲申九月十三日、忠平公發自肥後熊

本、陣於吉松、肥後合志人山鹿氏因伊集院下野守

久治、求屬薩藩麾下、公許之、使山鹿氏出質、

同十四日、山鹿氏獻質人宇藤伊賀守、於是、久倍

受命、與伊集院久治如山鹿、宣旨於山鹿氏曰、

吾公欲以山鹿城為薩摩軍營、如何、山鹿氏對曰、

方今城中居民畏兵亂散四方、方三里内無安堵者、

不可以次大軍于城中、願以城外宗像地、為薩摩陣

營、久倍不聽、說山鹿氏曰、子今降吾公、公

臨焉、豈可以舍之城外哉、理當延内城中而款待而

已、山鹿氏陽然諾、乃同十五日、以此飛報、忠平

公、則公使八代・七浦及菱刈兵衆行至于山鹿也、

同十六日、小代・白間野等皆望風降服、山鹿氏重
獻質人宇藤彈正、同十七日、將使吾兵衆進入守山
鹿城也、山鹿氏猝變約、乃以白於 忠平公、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早朝、武庫
様御宿に參候、それより忠棟宿へ參候、隈部殿意
分一要よりきかれ候而、新武・伊野まで被仰候、
當時隈部殿格護三郡ニ而候、兩郡を取上、山鹿之
郡計被下、被召出候する由尤目出候、乍然、隈府ニ
城近候領地千町許を相添被下候様に御任之由也、
是者各無納得候、一要ニ者、先々山鹿より直に申
理事等候儘、隈部之事者追而御談合可有由、被仰
候而可然之通出合也、宇都殿・城殿より着陳祝言
自身被來候すれとも、先々繁多たるへく由候間、
被仰述之由、同名衆ニ而承候、義虎よりも御使ニ
而承候、御船宗運よりも使書到來候、合志殿より
も使預候、太刀・袷表一預候也、此晚、山鹿より
質人宇藤伊賀と云者指出候、就夫、町羽・伊野を
④彼方
山越江被指遣候也、

一天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武庫様於宿御談合也、其
衆忠平様・忠長・忠棟・新武・上長・税新・吉
作・伊肥・拙者也、町羽・伊野より書狀到來候、
昨晚者、漸中途迄ニ而候、今朝山鹿江懸曳候、彼
方御陣所之由候得共難澁申候、其故は、三里四方
の事ハあかり城仕、女童取乱罷居候間、城内に御
人數者成ましく候、籠ニ「宗像」むなかつと申村候、是に
御番衆者可被召置之由申候、必竟狼藉人に怖候故
と聞得候、此等御成敗肝要由也、扱者先々むなかつ
とやらんニ、兩人被打入被仰調候而可然之段、返
事被成候、武庫様各談合衆江御振舞也、夫過候而、
忠棟宿ニ而、麟臺・新武・我々閑談共仕候也、此
夜、忠棟より捻ニ而承候者、伊野より只今注進候、
山鹿の事、昨日ニ口替候而不事成候、扱者御人數
差加られ候得と被申候間、先々菱刈・七浦・八城
迄の衆明日可被遣候、如何之由尋也、尤可然之由
申候、此夜、典廐於御宿御閑談共也、拙者御酒爲
持參申候、

一天正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如常、忠棟宿におひて御談合也、武庫様・麟臺・新武・拙者也、小代・臼間野なとより御奉公可申之儀共申來候、山鹿の事、猶も然々之儀無之候而、伊野州・町羽州中途ニ被居の由也、彼方より又宇藤彈正と言申質人ニ指出候也、此日、内空閑鎮房拙宿ニ禮に被來候、不在合候而參會不申候、木綿五預之由也、此晚、吉利總州宿江各御酒振舞被成、主居麟臺・拙者・總州・客居忠棟・新武・伊集院作州也、此日、新武・本田刑部少輔ニ而城一要へ、限部の事一要御媒介ニ而計策被成候、兎角事六ヶ敷被申候内に、山鹿より与風伊野迄申事候而、無是非之様ニ候、乍去、御弓箭御爲に被成儀候間、被聞分候而可然之通被仰延候、納得の由也、然者限部へも家を御殘候する条、差出候而肝要之段、一要又ニ可被仰理由也、一天正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如常、典厩拙宿江入御被成候、税所新助杯被居合候而、御閑談共也、御酒數篇參候、此日、武庫様御宿ニ而各打寄御談合共

也、宇土殿・城殿江忠平様御礼被成候、伊野・町羽より兩使ニ而被申候、山鹿の事、番衆申請候する由申候儘、各打立候處、相吳候而一圓に御奉公仕間敷通申切候、不及力之由也、從宗連孫ニ而候兵部太輔出張申候由、使書ニ而被届也、

一天正十二年九月卅日、拙宿ニ而各御酒參會候、座躰客居平田左近將監殿・伊美・吉田美・伊地知伯州、主居新武・町羽・拙者・伊野州閑談也、宇土殿拙宿江禮儀也、御酒參會候、加悦飛彈守座に召出也、此日も境目へ人數不出様ニと稱差留候也、

一天正十二年十月三日、忠棟宿ニ而、豊後陣より戶次道雪・高橋紹運使被指上候御返答也、町田羽州〔美作〕吉田作州使也、条々御あいしらひの御返事也、龍造寺と和平之儀、秋月媒介を以、大方被仰談候、併無一着候条、耽落着之刻、從此方豊州陣まで被仰通之由候也、忠棟各江寄合被成、座躰客居義虎・赤星殿・新武藏守・上原長門守、主居典厩・麟臺・拙者・忠棟・奥之山也、種々御會尺也、終

日乱舞共也、奥山・松尾鼓也、笛蓑田甚丞也、石原治部右衛門^(忠)狂言舞共申候、幸若與十郎一曲舞申候、從合志備中屋弟子とて、笛吹者來候、一番吹候也、忠棟指被成たる刀彼者へ被遣候也、

一天正十二年十月五日、如常、藏岡地頭吉利縫殿助殿、依祭禮遲參之由ニ而被來候也、此朝宇土殿拙宿にて寄合申候、座躰客居顯孝・新武・松尾與四郎・數根越中守、主居拙者・加悦飛彈守・八木越後守也、種々閑談共也、此日、松尾方・新武なと碁共うたせられ雜談共也、吉田作州にて合志殿承候、拙者所持之春山野之星栗毛被聞及候、乍無心所望之由候、輒之由申候而、則進之候也、從肝付彈正忠殿書狀態到來候、趣者、去廿九日、加治木江下着候、早々爰元江可被馳^{〔此夏彈正忠上落ナリ〕}續候處、遠路之疲勞故無其儀候、併拙者内儀次第躰而立有へく候、先々武庫様・忠棟なとへ、此段可申入事頼被成之由也、則數根越中守を以、武庫様・忠棟へ申候、さてハ下着候哉、目出おほされ候、爰元、和平に成行候

間、當時人數者御用無之候条、しかと被居候而肝要の御返事也、此段返書仕候、此夜、大津山殿禮に被來候、太刀・織物一預候、町田出羽守殿より案内者被着候、

一天正十二年十月九日、如常、一昨日、^{〔面高俊芳〕}善哉坊越着候、豊後陣江彼方御使僧可然之由出合候間、此段申付候、忠棟同心申、武庫様御宿江參候、種々御談合共也、當町五ヶ寺の住持、各々御目懸度由、町田羽州まで被申候、町衆さへ其儘被召置候する間、殊更出家衆の儀者、御見參くるしかるましき由定候也、此晚、武庫様・典厩御寄合也、座躰主居忠平様・忠棟・町田羽州・白濱次郎左衛門、客居征久公・拙者・新納右衛門佐・税所新介也、種々御會尺也、夜入候而各罷歸候也、此夜、善哉坊其外衆中杯被來閑談也、御酒杯參會、雜談ニ而慰候也、

一天正十二年十月十日、於拙宿合志殿寄合候、座躰客居親重・税所新・合志對馬守・矢野出雲守、主

居伊集院美作守・拙者・松尾與四郎、種々戲言杯也、座過候而碁などに而慰候也、伊作州太平記求候迎被取寄候、見申候而兎角候處に、麟臺・忠棟爲御談合御出也、夫より太平記一卷拙者讀候而、各江聞せ申候、然処ニ、三池江被差越候新武・伊野『久治』なと人歸之由候而被來候、彼方角物語共也、各打寄爰元様子談合也、其衆忠長・忠棟・新武・伊野・伊作州・上原長州・町田羽州・税所・本田刑部少輔・山田新介・猿渡越中守此衆也、右之衆江夕食振舞候、夜入候而各歸被成候、

十八代
久倍第三
天正十三
至同十四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四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四久倍三

○天正十三年乙酉、久倍為御家老、

是歲十月、肥前有馬邑主有馬左衛門大夫久賢致書、

賀久倍拜御家老職、因遺片色絹一端、按是年三月、義

修理大夫鎮實、更名久賢、任左衛門大夫然、則久倍拜御家老、當在天正十三年之交、

○二一八 有馬久賢書狀

『在家藏』

雖輕微之至候、片色一端進入候、誠補御札計

候、

追而啓入候、抑御老中ニ被仰定之由承付候、尤

千秋万歳候、某事向後可抽忠意覺悟之外無他候、

然間、我々若輩与申、自今以後、每事於被添御心

者可畏存候、何様連々可申談候、意分大概彼者含

口上候之条、不能審候、恐々謹言、

十月廿一日

久賢(花押)

町田出羽守殿

御宿所

○天正十三年乙酉二月十二日、將軍足利義昭遣上使

柳澤新右衛門尉元政、賜 太守義久公内書曰、織

田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寡人方圖幕府復故、願君

助我、是日、元政至麿島、從者廿餘人、平田豊前

守逆元政於堅野、館于入来院氏、同十八日、柳澤

元政詣御内今大龍寺地、公逆諸縁上、元政以内書授

公、以太刀授久倍、久倍受之、置御對面所牀上、

次授鞍、亦受以供同所、元政献太刀・鞍為私贄、

吉田美作守贄唱、ソウシヤ 公享元政酒三献、元政辭出、

久倍為 公使於元政之舍館、持公幣御太刀、輪元

政、同五月二日、元政歸于京、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三年酉二月十五日、出仕如常、

町田出羽守・鎌田刑部左衛門〔政房〕ニ而、親貞〔本田〕・拙者江〔覺兼〕

就御家之儀、蜜ニ御談合之儀被仰聞せ候、委細後

日可書注候、上使御宿江、太守様ニ御礼被成、

柳澤殿廳而庭ニ被出合、良久御礼儀共ニ而、其後

座敷江 太守様御入被成、御礼等如恒、廳而柳澤

殿太刀相添、本田下野守江被渡候ヲ、太守様則

下り合被成、御請取候也、夫より御歸殿被成、

上使門外迄送被成、深々敷御礼共也、明日、就御

光儀、中將公御假屋江拙者宿取直候、彼方江包

丁人此外諸細工など被集揃、終日調儀とも也、此

日、肝付彈正忠殿より珎肴十種計合力、敷根との

より五種合力候、本田肥州・同名野州・白濱防州・

有河長門守・市成掃部兵衛尉・長田石見守・津曲

但馬守殿・桑幡左京頭との・平田新四郎殿・忠棟

杯より種々珎肴・珎酒御合力とて持せ預候也、

一天正十三年二月十七日、出仕如常、昨日御光儀忝

由とも申上候、此朝、町田出羽守殿・平田左近將

監との・伊地知伯耆守・宗連・可舟・木脇大炊之

介殿寄合也、昨日、御機嫌〔御機嫌共能候つるよろこひ〕共候よろこひ、各より

承候、又昨日、御辛勞共被成候衆使〔脱力〕ニ而礼申候、

御包丁人杯江、相應之曳物など持せ候而礼儀申候

也、

一天正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出仕如常、殿中江上使、

御内書等隨身被成御出也、吉田美作守御宿迄被參、

御案内を被申候、太守様縁まで御出向被成、御

座中江御奏者也、上使一礼被成、廳而立せられ

候而、御内書被爲持候而、太守様江御渡被成候

時、文箱より取出、上包者懷中候而、御内書計御

渡也、太守様被成御請取、御頂戴候而、押板の

上に被爲置、夫より又廳而、柳澤殿立せられ、表

の御座江御劔渡被成、町田出羽守請取候而、御對

面所押板の上に被置候、其後鞍御渡被成、是茂町

羽請取、同座上に被置候、夫より又柳澤殿座江入

御候、柳澤殿太刀・馬 太守様江被進候、原田佐

渡守と云方江被渡候、吉田美作守請取披露候時、

太守様 上使江御目礼被成、扱御酒御寄合也、雜煮・塩煮など様々御着也、三返參候、度々加へ也、初献三四度御礼候得共、頻々と候儘、太守様御初被成、二献目一度礼候而、頓而柳澤殿始被成、又三献目二三度御礼候而、太守様御初被成、御座江者御両所計ニ而候、橋隠軒參候而、御雜談共少被申上候、聽而 上使御立被成、太守様白洲迄御下合被成御礼也、勿論 上使惣門より出入被成候也、柳澤殿よりの目錄の躰、御太刀一腰・御馬一疋以上、柳澤新右衛門尉元政如此也、御拝領の御太刀金作也、銘次康、一方者不動尊形、一方へくりから梵字など也彫候也、寸三尺計ニ見得候、御鞍作之物也、延徳之年号候、并判有、御紋桐に山雀、金具なり、紙よりニ而被縛候、上使只今入御候御礼とて、町田出羽守御宿江被參せ候、御太刀・馬柳澤殿江被進候、目錄御の字一字添候也、此日、平田新四郎との貳人、此方ニ而寄合申候、光宗女中も御出候而御酒預候、

一天正十三年二月廿一日、養生氣ニ而出仕不申候處、遮而之御用候、何と様ニも伺候可申之由、從寄合中承候間、則出仕候、先日、町田羽・鎌田形部(マ)ニ而被仰出候、就御家之儀御密談之条、又ニ被仰聞せ候、忠棟・親貞御下万端申上候、後日、委可書載候、將又御談合条數杯被書せ候、此日、鎌田筑前守・上原長門守・伊地知左京亮・田代備後守・鎌田加賀守・鎌田出雲守杯、拙者ニ而酒寄合候、閑談共也、有馬殿拙者宿江礼儀の御酒參會候、太刀・段子一預候、根占との礼儀也、太刀百疋預候、吉田若州・市來作州・稻留新助・二階堂安房助礼儀也、各御酒預候、則參會候、一天正十三年二月廿九日、出仕如常、有馬殿宿へ爲御礼御光儀也、中途に被罷出辱之由被申、聽而殿中江被參、忝之由被申候、御太刀進上候、刀者鞘(本)帳也、此日、吉作ニ而有馬殿江鎧甲・御馬(河原毛)被贈候、御祝言之候也、於殿中終日御談合也、鶴戸別當御礼承候、并御酒預候、此晚、拙者も鶴戸御

宿江御礼申候、御酒持せ候也、此日、就御家之儀、飯野江御使書、圖書殿・町田羽州・伊地知伯州可然之由也云、

(天正十三年)

一 天正十三年三月七日、如常出仕申候、肥州從八代雜說到來候、平田濃州・町田羽州・典厩様役人衆書狀到來也、地下歴々野心之企有由也、此日、新納右衛門佐江忠棟・親貞・拙者可參之由也、三人同前御酒持せ候也、座躰客居忠棟・宗叱・比宮・堀池弥次郎・近藤又七・一王太夫、主居親貞・拙者・三原下總守・本刑・伊地知越中守・亭主也、御酒數篇參候而御湯也、其後又着々と參候而御酒也、亭主酌之時、忠棟・親貞・拙者御酒給候時、宗叱父子ニ而唄申也、其後各罷歸候也、此日、根占殿寄合中請用候而、拙者も可參之由承之段、尤可參候得共、當時養性最中ニ候間、今日より服藥仕候、然者、禁物等多々候間、座敷之爲躰可憚多候条、可指置之由、再三申候也、此晚、平田との女中・新四郎殿女中同心ニ而拙宿江御出候也、食

籠着ニ而御酒預候、夕飯參會申也、此日、田尻殿返事申候、塩鮓三斤進之候也、

○天正十三年四月 義久公命召久倍及鎌田刑部左衛門政房後政年寬栖于膝下曰、將以守護職讓令弟兵庫頭

忠平主以委任國政也、其宜議於老臣等矣、於是、

廿一日、久倍以告諸島津圖書頭忠長・伊地知伯者

守重秀、廿四日、宜公命上井伊勢守覺兼・鎌田出

雲守政近・山田新介有信三人曰、公既授國忠平

君、君雖固辭、公意決矣、因欲使忠平君移鎮肥

後八代關外之事唯命是聽、諸將及百爾諸士等欲從

忠平君者、亦當許之、三人等頓首謹奉高命、咸稱

千歲、始天正十年壬午春、忠平君居八代、翌十一

年癸未夏、君辭八代還飯野、龜七月、使平田光宗

成八代、其後我 公東勝之餘威、日日隆盛、三分

肥・筑・豊六州有其二、而 義久公居麗島、形勢

懸隔鎮馭難及、乃使忠平公爲守護代復居八代以領

六州軍事、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三年四月廿四日、出仕如常、

懸御目候、直に早々敷參上申之由蒙仰候、町田出羽守殿・伊地知伯耆守殿ニ而、鎌雲・山新・拙者三人江被仰聞候、武庫様八代江御移被成、御名代ニ御座候間、國家之儀等可裁判之由被仰出候、然者、數度御斟酌候得共、堅被仰取候而御領掌候、さて老中衆其外御使衆、又者地頭衆の中へも、御用次第彼方江被差移候而社、諸篇の暖等可事成被思召候、此等之儀も如何可有之哉、各江御尋之由也、拙者江先々申上候条々被仰聞候、具ニ承候早、御談合たるへく、使者去春參上之刻、委被仰聞候儀、如其武庫様御領掌候哉、尤目出度奉存候由申上候也、出仕歸ニ者鎌刑參候由、種々會尺共也、山新・鎌雲同心申候也、拙宿江各參上申候由候而御礼共申候也、御酒參會閑談とも也、五嶋字久和州より使者貞方右衛門佐進上也、我々へも書狀并太刀・馬・織筋壹預候、書面遙々御無音候、所存之外ニ候、頃方方屬御案中之由共也、

○天正十三年四月廿五日、 義久公賁臨 忠平公之

館舎、是日、 義久公手加首服米菊丸君、久倍奉

旨理髮、米菊丸君更名又八郎忠恒即家久、

覺兼日記

一天正十三年四月廿五日、出仕申候、御月次の御連

歌也、 太守様者御虫氣とて御出座なく候、然者、

隙入事候而すく儘、聽而罷歸候、町田羽州禮に御

座候、閑談共也、先日、武庫様江一ヶ条者承候、

御使麟臺・町羽州・伊伯被成候、武庫様ニも人し

て聞めされ、其使喜入攝州・有川雅樂助・上井次

郎左衛門尉ニ而候つるよし物語ニ候、又武庫様御

息御元服の様子、理髮之儀中書公被成候由也、御

名又市郎殿と申由也、御二男御元服者、武庫様御

假屋江 太守様御光儀之時と聞へ候、理髮者町羽

被成候也、御名者又八郎殿と申也、又市郎殿御進

上式の御曳物、御酌の時、刀御進上之由也、 太

守様より御腰物御給被成候よし、又八郎殿鎧甲進

上被成候、是も御腰物御給候由也、御進物酒肴等

之事者不及書載候、大方物語如此候、此日も當所

衆各被來閑談共也、御酒など寄合候、

謹按 貫明公使久倍宣命上井覺兼・鎌田政近・山田有信三人曰、太守公傳守護職於忠平主、因從八代為藩籬鎮護焉、諸將暨百爾士等咸謹聽命、欲從 忠平主行八代者許焉、此是 貫明公授受國家之大命、尤為重事矣、且久倍為 慈眼公元服之理髮、自非服心大臣豈能與此哉、御家老帳曰、久倍自文祿不致信矣、故特辨于茲、或曰、太閤秀吉立、慈眼公為久保君家督、而 松齡公不得與焉、松齡公其不充世數者乎、惡是嘗當時故事者之私說也、夫 松齡公受守護職於 貫明公、實在于今年、既而後、文祿四年、松齡公在朝鮮也、太閤特召松齡公于京師、賜以薩隅日三州地、乃 公主三州羅國統者明矣、若夫、慈眼公為久保君家督猶云為嗣子、與後世家督固不同也、

○天正十三年四月廿七日、義久公臨觀櫻島馬追、

久倍供奉焉、馬追者謂驅牧馬納諸^オ苙^{ウツ}取其乳駒^{コウマ}二歲^ニ謂之也、印指捺火印馬髀也、捺火印見令及式、其來尚矣、或曰、關狩・馬追講武備也、關狩習出師、馬追學歸軍、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三年四月廿七日、早朝出仕如常、上使柳澤殿江御寄合明日と候つれとも、餘(未脱カ)り悪日ニ而候、其上御請出來候間、明後日可然候、左候者、殿中にて御請御渡可被成候由也、偕ハ淨

光明寺より、明後日御光儀之由兼而定候、雖然と此儀ニ付被差延、來月二日、御光殿可被成之通可申候理之由候間、則其分申、何之様ニも御意次第たるべきよし也、此日、向嶋御馬追ニ御渡海候、

御供之由被仰候間其分ニ候、先於御棧舖御三献如恒、御盃川上源五郎殿地頭ニ而候間、祝言ニ頂戴候、從夫臚而御牧並江籠候、當野狼頻出候間、中絶候而、去年以來又ニ被召立候間、馬數漸十六疋、取駒一疋、印指一疋ニ而候、並出ニ若衆など各乘候而被出候、御一覽共也、其後網曳かせ候つれとも、万ニ鱗色ニ入候、上覽共也、御食參候、御座躰上座太守様、客居川上殿・町田出羽守殿・拙者也、主居本田紀伊殿・川上源五郎殿也、種ニ御會尺共也、御酒一二篇參候時、前の網に入候鯛一懸、同包丁召仕之由候間、瀬戸口安房助御前ニ而包丁也、大原殿直弟と申功者の手から一入之由、御一笑と候、臚而只今の魚御肴に參候間、御酒參候也、嶋中役人衆杯御酒多ク進上申候也、御供衆皆ニ被

召出、御酒被給候、夫より御鷹野江御登被成、我々モ御供仕候、御鷹雉子三ツ取申候、小鷹二・隼一居させられ候也、拙者食籠肴ニ而御酒進上申候、於中途御賞翫共也、川上殿・本田殿、此外御供之衆・鷹衆などへ振舞候也、夫よりやかて御歸帆候、未暮内に御着也、

一天正十三年十月七日、早朝出仕申候、白濱次郎左衛門殿を以、肥筑表御靜謐御祝言申上候、并就御談合直に祇候之由候間、參上爲申由申上候也、則被成御見參、此間辛勞申たる由 上意也、肥筑表之様子など御尋被成、有儘一々申上候也、昨日より御談合始候、御意趣等税所新介・伊地知伯耆守ニ而被仰聞候、彼兩人御談合之御使也、御談合衆先中書公・秘書公・北郷一雲・忠棟・光宗・久倍・親貞・伊集院野州・上原長門守・拙者也、御談合題目豊州表御弓箭の事、并羽柴筑州下向のよし世上風聞候儀共也、此晚、談合衆江御食被下候、御座躰中座 太守様、客居北郷一雲・中書公・町田

出羽守・拙者・伊集院下野守・本田下野守・澁谷對馬極、主居川上上野守殿・秘書・忠棟・平田美濃守・本田紀伊守・上原長門守也、澁谷召列たる衆皆罷出乱舞也、深更まで御酒宴共也、

一天正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忠棟江可參之由ニ而、其分ニ候、吉利殿・拙者也、奥ニ而寄合被成候、此日、於殿中御談合也、新納武州より昨日書狀到來候、豊後南郡入田方より牢々ニ而、五六ヶ年以前、又大友殿被召直候、併領知等如本の無之故、此方江申入、可散意務企候處、豊後より被取懸候故、ゆる木と云城江取構、入田方一類六千程楯籠のよし、〔肥後〕坂梨より注進仕由也、一定此儀ニ而候者、御發足も可有候、先々諸方江續之儀可被觸之旨、廻文被認候也、南林寺東堂殿中江御參候、客殿作之談合共也、此晚拙宿ニ而各江寄合申候、客居吉利殿・町田出羽守殿・上原長門守・本田刑部少輔、主居忠棟・吉田美濃守・拙者・伊地知越中守也、此夜、珠長・可舟・本田信州被來、深更迄閑談也、

一王太夫來候而小諸杯ニ而候、

○天正十四年丙戌正月十一日、公臨朝久倍與島津

忠長・伊集院忠棟・平田光宗・上井覺兼・本田親

貞列侍左右、右筆八木越後守代 公書吉書吉書例見東鑑、而

公朝吉書、始見于此

○今年 忠平公更名義珍、

○二一九 島津義久吉書

『在家職』吉書

神社佛寺修理興行之事、

〔可〕專勸農事、

可徵納國々年貢之事、

右、任三ヶ條之旨、可有沙汰之狀如件、

(天正十四九)
年正月十一日

義久(花押)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正月十一日、出仕如常、

御吉書如舊例、御座主居江、御座候御座主居 御座候

親貞、客居秘書・久倍・拙者也、御右筆八木越後忠長

守也、文言、一神社佛閣造營之事、一可專勸農事、

一國々年貢徵納の事、馳而於御前筆者被讀上候也、

先御判被成候を筆者硯のふたに請持廻、御座之衆

三度頂戴申候、硯紙者連歌文臺に被請、御右筆持

參候而やかて一重に被書候、上卷には吉書と二字

はかり被書候也、其後御右筆も御座ニ被參候而、

御加三献也、御座衆に百疋ツ、被下候、各拜領申

候而、以後退出申候也、此日、御境飯從永吉參候、

如御加例、此日、御假屋江罷出候、秘書御供申候

也、即御見參被成、御三献御寄合被成候、兩人共

に持參の御酒御酌申候、又御酌ニ而御酒給候也、

此日も終日御談合とも也、

一天正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早旦、金吾御宿江各被召

寄候、座ノ躰主居金吾・忠棟・光宗・親貞・伊地

知備前守、客居秘書・久倍・拙者・周防・三原下伊地知

總守也、種々御會尺等也、夫より出仕申候而、直

に終日御談合也、

○天正十四年正月十四日、義久公光降久倍之邸宅、

是日、義珍公・歳久主亦莅焉、島津忠長・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等陪席、膳幸瀬戸口安房介於公前、料理鶴之包丁、久倍設筵宴、献公焉、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正月廿一日、出仕如常、宮崎衆中御酒進上被仕候、樽拾・丸猪・水鳥ヾツ・鯛二掛、如此候、各召出御酒被給候也、金吾明日御歸のよし候、然者、いづれも御礼被仰候、秘書御代として御使金吾御宿へ御參也、此日、町田出羽守殿在所江御光儀也、御三献等如常、瀬戸口安房介鶴御前にて包丁申候、各祇候申候而見申候、其後御座躰主居 太守様、御次金吾・忠棟・久倍、客居 武庫様、御次=秘書・拙者也、終日御酒宴也、澁屋太夫一類參候而乱舞共也、羽州御酌の時、馬進上候、夜入候而御歸被成、

一天正十四年正月廿二日、早朝出仕如常、於護摩所、談議所御鬮御申被成候、様子、肥後口・日向口兩口より豊州へ召懸候するや、又日州口へ諸軍衆被着合、一方より可被執入候哉、兩条の御神慮同被

成、只兩口より被召懸候而可然由と、御鬮をり候也、夫より 御兩殿被聞召、各目出由也、日州口へハ 太守様御進發相定候、肥州口者 武庫様御發足相定候、日州へ者本田野州・平田濃州・拙者、肥後口へ者秘書・忠棟・町田出羽守御供之由被仰出候、其外、諸軍衆兩口の衆盛被成候、肥州表の事は、秋月・筑紫・龍造寺、此外國衆の質人、銘々に被召捕候へてハ御無用心候、然者、忠棟早々肥州江出國のよし、被仰出候也、此日、於拙宿日州口衆或ハ其外御行の談合申候、其衆伊集院下野守・上原長門守・山田越前守・鎌田筑前守・同名出雲守・拙者、御右筆長谷場筑後守也、談合過候而、深更迄酒宴也、此日、武庫様御歸鞍被成候、拙宿へ御路次支度に而、御礼被成候、御太刀百疋被下候、拝領申候也、廳而中途迄御供申候也、

一天正十四年二月十九日、一番鳥に白濱より出船仕候而、廳而鹿兒嶋江着船候而、出仕如常候、則御見參也、夫より御談合候、其衆川上上州・町田羽

州・平田濃州・本田野州・伊集院野州・上原長州・鎌田筑州・河駿州・稻留新介・拙者也、御使本田刑部少輔・伊地知伯耆守也、御意趣先日御談合事濟、各御暇被申候、併今少御談合事被思召候、其故は、肥筑表の質人の事、輒被差出候者可然候、若々遅々候者、左様の儀被聞召合候者、御行の事、來月中には難成候か、四月に及候而者、雨の時分ニ候、肥後口・日向共大川多く候のよし候間、雨中ニ者事成かたく候、世上取沙汰も、其分のよし被聞召及候間、初秋の比に被差延候而者如何候するや、川田駿河守被參候而、御日取等之儀存知のまへ候、兎角各談合次第之由也、各申上候趣者、乍勿論上意尤奉存候、先日御談合の時分も、右のことく存寄衆も候つれとも、御鬮を御伺候つる間、儒者、是非に及ぬ儀と各存居候、爰を差延候而茂不苦被思召候者、上意のことく可目出之由也、また上意に、扱者各如上意被存候か、御鬮の事者、春者夏に延、夏者秋に延候する通の儀者、御違背

には罷成間敷候、兎角來秋者、必可思召立御行候条、不苦候、さては上意之外有間敷由、各被申候、此度の事も、肥後表未治候条、如右御心遣共候間、此夏中、肥後の諸地頭・移衆など被定候而肝要之由也、入田方より使并豊國中無正躰の様子とも申上候、又懸表境目等見せ申たる様躰共委申上候、御行可被差延之由、各存分候間、何事も不及力候、拙者ハ此節御行可然ものをと、一人存計無念候、一天正十四年六月七日、早朝、殿中江出仕申候、白濱次郎左衛門尉殿を以、參上申候由申上候、則御見參被成候、御談合之事、吾々祇候御待居雖被成候、從 武庫様急に御申候儀候間、昨日より御談合ニ而候、伊地知伯州・吉田作州ニ而様子承候、其趣真幸三今ノ小林之山今宮と申之御詫宣、御家系中諸神豊後江御打入御待被成候、此方御行遅候、笑止にて、乍去、七月廿七日までは、彼方江御座可有候、爰元御行、今月中ニ御企可目出候、八月に差延候者可惡之由候、去年、堅志田・御船御手裏ニ參候

事も、右之御神之御詫宣少も不違候、今又如此之時者、御談合肝要之由候也、御談合衆、忠長・川上上州・忠棟・久倍・親貞・伊野州・上長州・白濱周防介・本田刑部少輔・税所新介・三原下總守・木脇若狹守・遠矢信濃守・吉利山城守・比志嶋式部少輔・拙者杯也、談合衆皆々被參合す候、先々此衆ニ而候、有川雅樂介飯野より被參候而、被承候也、鎌田刑部左衛門下向に、從羽柴殿も國分共被申候、其外種々六ヶ敷事等而已之意趣候間、御神慮と申、兎角豊州御退治可目出候之由、一同ニ御申共也、上様も御同前之由候条、去春之ことく談合、肥後口・日州口兩口の御行たるへきよし也、太守様者日向口へ御進發之儀定候、武庫様へ肥州江御發足之由定候也、忠長・忠棟・久倍肥後口之御供、親貞・拙者日州口之由也、光宗當時肥後之御番前に候、是又被歸次第、日州口へ可參之由也、其外諸所之軍衆去春御盛行前也、太守様御進發之事、七月當所之御祭礼を被差置御出軍

之儀、稀之儀候間、御圖次第たるへき由也、兵船之盛等、彼是終日之御談合也、

○天正十四年七月、義久公次八代、為聲援遣諸將、

擊筑紫上野守廣門、久倍與諸將同屯筑後高良山、

六日、陷鷹取城、又陷日當城、進逼勝山城壞其寨

柵覺兼日史謂、筑紫麓、柵下掩不殘破却、是也。、十日、筑紫廣門請降、諸城皆

下、同十二日、與諸將到筑前屯天拜山天拜山在太宰府之遺墟天滿宮之

後、將攻高橋彌七郎直次所守寶滿城直次紹運之子、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七月十日、早朝打立、三

之山江着候、岩瀬ニ而町田出羽守殿・本田下野守

殿より、拙者江飛脚預候ニ行合候而、即書狀披見

候、善哉坊御用之儀候、早々可被參候之由也、并

去六日、筑紫麓下捨不殘破却、上城の事も一兩日

中程有間敷候由、忠棟より御注進有由也、即返事

仕候、善哉坊へハヤかて申遣候、又御勝利千勝ニ

萬歳之由申候也、

一天正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早朝、久倍・親貞江加治

木雅樂介進之候、夜前御談合候而、御返事可有之

由候き、委承候、并愚意共可申上候、誰御使衆被
 仰付候而、可預之由申候也、聽而兩所より御返事、
 先日、兩使從日州差上申候刻、御懸引共被成候、
 猶も定而其分たるへく候、先々麓迄參候而可然候
 由也、依夫やかて、麓村山舎人助所江宿申候、久
 倍・親貞まで、伊地知伯州・吉田作州を以申入候、
 先日、興禪寺・柏原周防介兩人を以申上候趣、乍
 同前、若相吳之儀も哉候はん間申にて候、今度日
 州表御行相替、筑紫表之御行之由、山を以被仰聞
 候、委承、諸方江觸申候處、高知尾從入田書狀到
 來之趣者、去月十一日、入田方豊江手切被仕勝利
 候、然者早速見續可申候由、中書公・拙者別而無
 油断様に頼之由被申候、入田之使者堀方も、宮崎
 江在合候而、別而彼方御見次之事被申候、然者、
 鎌雲被申事ニ、如此境目之注進与風候条、於佐土
 原御談合可然之由候、けにも尤に存候而、佐土原
 江拙者も參候、山をも、先日筑紫表江御使被申候
 間、佐土原江可被參之由申候而其分候、鎌雲被衆

談合共申候、入田方手切事者、鹿兒島に御談合定
 候而以後之儀候、然者、彼方於無御見次者、高知
 尾まで難儀之由被申候上者、爰迄味方御見捨候事
 無之候、其上後日、それほとどの儀とも候者、彼方
 之御行たるへきものをなとやすらん、【本ノマ、】殊に日州衆
 迄迎も筑紫之御働日取には罷着ましく候、彼是、
 武庫様江一ヶ条被伺上意候、其御左右次第、日州
 衆者罷立候而可然之由出合候、中書ニも、尤可然
 之旨候つる間、遅參仕候、拙者事者、余人には相
 替候間、自身參陳候而、彼儀可申上之所に、其節
 より腫物難儀候而不及力由申上候つる、聊私曲之
 儀不存之由申候也、本田源右衛門とのにて、武庫
 様江御内儀として申上候、今度筑紫表御大利目出
 候、然者、我々遅參候事、先日兩使を以申上候、
 巨細右同前ニ候、依之、上意あしく候間、徳之淵
 江窺居候所に、寄合中より、爰元まで可參之由候
 間、其分候、殊に御宿近邊に罷居候、憚多由申上
 候也、即御返事、扱者參着候哉、如申上候、先日、

中書御談合を以、兩使進上候、武庫様御得心參
候条、御前江御申被成候得共、無御納得、結句
上意滯、笑止に被思召候、爰元出合候分共、一々
に被仰聞せ候由也、伊伯・吉作にて、寄合中より
承候、拙者意分、委被聞せ候、先日、兩使を以申
上候に、大方同前に候、拙者腫物氣之事、御糺被
成候に、使之あいしらいのやうに候つる、是少替
候由也、又柏原方ニ而御返事之内に、此間者別而
頼おほしめされ候へとも、爰よりハ、他國人とこ
そおほしめさるゝの由候つる、申届られ候や之由
也、此儀も委承候、併是ニ手をつけて可申様もな
く候、其故は、他國人と候而も、野心・不忠可存
當時身軀に而者無之候、忝事而已候、又爰より御
家系にめしをかれましく候と承事共、彼是不承定
候条、中々兎角不申由申候也、

○天正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我衆徒軍武藏筑前地名、種月

三郎種實・豊前人城井彌三郎友綱及長野三郎左衛
門尉・肥前人龍造寺肥前守政家等將兵會之初實滿城主高

橋三河守頼種養婦夫吉弘某之子爲嗣、即紹運、其後退紹運、謂
月種實之男爲養子、是謂右近大夫元種、因與紹運有隙、種月種
實求助於義久公、於是、種實亦乞
龍造寺政家等、故政家會之擊紹運也、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七月十八日、町田羽州よ
り伊地知藏人とのにて承候、忠長・忠棟江可申由
也、龍造寺・秋月・其外諸士の質人、何と様ニ請
取被置候哉、被聞召度候、其内然々質人の事、高
瀬ニ有由共申候、是又早々如八代渡海させられ候
而可然之由也、又御寄合中とて、佐多宮内少輔殿
ニ而承候、頃銀之助と申商賣人、肥前江逗留歸來
候、彼者、武庫様上覽共ニ而、下大隅江罷居者ニ
而候、彼申事ニ龍造寺龍家中の衆、いさはい・大村邊の
衆まで、こと／＼肥前江打入候而、然と罷居候、
薩州衆はる／＼被打出候、此度念を鏑を可仕由心
底之通申候、實儀あるましき事ニ而候得共、忠長・
忠棟江爲御存知可申由也、從、武庫様、本田源右
衛門殿ニ而蒙仰候、筑前表江拙者罷通候、然者、
彼通路の躰又者そこ／＼に番衆等被召置候而可然
處候すらん、彼是入魂候而、見償可申由也、此日

未の刻計、徳の淵を出船申候而、蓑の浦暫かゝり候而、調とも申候而、夜船乗候、

○天正十四年七月廿七日、久倍與諸將圍高橋紹運於筑前岩屋城、岩屋城與寶滿城相距不遠、覺兼日史謂上ノ城蓋指寶滿城也、今山伏居之晝夜力

攻、敵御方連朝不遑暇食、伏屍枕藉、シシヤ陵城者前者

墜後者、升莫有退者、敵力架下垂城堞、如虬毛、

紹運不能支、退入内城、登井樓自刎死、紹運墓在岩屋城址、自麓遙望立花候、高橋直次聞岩屋城陷、即以寶滿城降、

尸祭云、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八月五日、平田左馬助殿

を御使ニ而、上意候、今度岩屋城詰、無比類辛勞

申之由、肝心に被思召候、殊に被疵候、涯分養性

可仕之旨也、忝之由申上候也、本田野州御座候而、

疵之躰見舞被成候也、城攻之様子共物語申候、日

向衆詰口、岸高く候而、各粉骨之式共細ニ申候、

衆盛無人數ニ而候つる由共、委申候也、諸所之衆

疵見舞ニ御座候、不及書載候、又平左近御使『平田左近將監』に而、

御陳之様躰、寶滿・立花之儀共御尋被成、紹運妻

子取候由候、一定ニ而候哉之由共御尋也、又筑後・

筑前表、爰彼御公領之由ニ而、札立候由被聞召及、

如何様見申而候らん之由候、御返事、寶滿・立花

ハ未相支候、寶滿之事者、五日とは支まじき在所

ニ而候、定而近ニ可申入候、立花之事者、遠より

見申候間、一向不存候由、去廿九日、彼表江人數

被差出候得共、敵一人も不出合候間、無何事、軍

衆被罷歸候由、其悴者跡より參候者申候由申上候、

紹運妻子ハ一定取候、寶滿も立花も紹運子共格護

申候間、母之書狀ニ而計策有へき由、出合候通申

上候、御公領之事、兎角出合をハ不承候、不紛路

頭ニ、御公領誰人存知之由共、札ニ有由、衆中な

と見申而物語共被申候つる由、申上候也、武庫様

拙宿江、御光儀被成、臥床近御座被成、暫疵之躰

共上覽被成候、寔ニ忝共中ノ無申計候、吉田作

州御供候、彼方迄、忝由共申上候也、町田羽州御

座候、疵見舞被成候也、典厩よりも御使ニ而、此

度別而辛勞之由被聞せ候、殊手負申候、如何之由

承候也、畏入之由申候也、

○天正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招降高橋稻運之子立花左

近將監統虎、不順、斯時九州盡歸我 公之手裡、

唯豊後一國未屬麾下、遠近望風響應、於是、同月

廿四日、為休息士卒、公旋師、九月、久倍從

公歸麿府、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八月廿日、中書御宿江御

礼ニ參候、久倍・親貞同心申候、典厩御宿江參候、

先日手負申候とて御使被下候御礼申候也、三原下

總守同心申候、從夫喜入攝州御宿江參候而、良久

閑談共申候也、

「加治本新納仲左衛門藏」
義久公九州御征伐記曰、天正十四年丙戌八月吉、

肥後於八代城、大隅・薩摩・日向・筑後・筑前・

豊前・肥後・肥前合八ヶ國諸軍揃、太平之御吐氣

有之、并八代於正法寺御祝言之御能九番御座候事、

九州 太守義久 兵庫頭義弘「二十八番メ」、町田出羽守、

同名新左衛門、

○天正十四年九月八日、義久公 義珍公臨止オイ肥後

八代正法寺、觀猿樂舞曲凡九番、久倍陪侍焉猿樂權與

神代猿女君之俳優、故名焉、後世稱之呼能

○覺兼日史曰、天正十四年九月八日、於正法寺御能

也、早朝 太守様出御被成候、御輿ニ而、御馬も

被爲曳候、(走之)老衆五拾人ほとに而候、諸所より被出

合候地頭も、若衆者走られ候、御一門衆、又者本

田・伊地知・平田彼名字の衆なども被相加候也、

御供立如常、御輿跡よりの御供衆數多之儀候間、

不及書載候、老中ニ者、圖書殿・町田出羽殿御供

也、忠棟者八城暖ニ而候間、拂曉より正法寺江と

て見舞也、武庫様御供拙者可仕候由候間、其分

候、是は御馬ニ而候、天草嶋中の衆各御供被申候

也、扱は、太夫支度出來候由候へ者、御兩殿御

出座候、典厩・中書・川上上州・秘書・喜入攝州

御座ニ候間、見物被成候、翁與吉渡候、式三番様

子如常、東方朔、澁谷父子ニ而仕候、脇宗次郎也、

此能過候得者、阿多掃部助御縁より大夫と被申候

間參候、纏而、折紙被下候也、千疋ニ而候、同

武庫様よりも被下候、本田刑部少輔被渡候也、員

數同前、狂言、石原治部右衛門^(尉)仕候、春永、脇宗次郎、種直與吉、班女與吉、ぜがい坊與吉、太郎坊澁谷對馬掾、飯野衆三郎兵衛尉也、自然居士商人宗次郎、自然居士與吉、江口、脇宗次郎、仕手對馬掾也、高砂、脇宗次郎、大夫與吉也、狂言等銘々不及記、また東方朔過而、狂言の内に御酒參候、御座ニ酒、以後忠棟・久倍・拙者召出、御酒被下候也、ぜかいの時、大夫御前江參候而、様々舞狂候、御縁にて明王諸天を申出候而、舞臺と御縁の間ニ而、翹も地に落なと仕候、一段出來候由、見物衆申候、此後、武庫様御進上之食籠・御酒參候、打續忠棟進上之御酒參候、是も食籠肴ニ而、此流盃、澁谷對馬掾被召出被下候、此次ニ珠長被參候へと候而、影ニ被居候つるか指出、御酒被給置候也、如斯共候而、漸酉の刻末ニ御能過候、狂言之間ニ者、内座江御入被成、御湯漬など參候、終日の御耐共也、御能過候へは、御兩殿被成御歸、御供衆等如最前、寄合中の事者、被仰聞せ候

する子細候、居留可申候由、伊地知伯耆守被申付候間、其分候也、正法寺客殿ニ而、上意承候、此度御談合御圖ニ相定候、然者、御圖おり候者、御日取時分、能々談合肝要、又々肥後諸地頭定なと、明日・明後日ニ相證候様、談合差急候而可然被思召候、御歸鞍十一日定候間、夜白談合油断候半様ニとの儀也、此朝、吉作霧嶋山江打立候也、一天正十四年九月十日、典厩江、三船の事、御重恩ニ御様^(給力)可有候、大方定候也、此日も種々御談合ニ而候、拙者事者、宮崎御祭禮來ル十五・十六日ニ而候間、同者參詣申候様ニ、御暇申度之通、伊伯を以申上候、御談合共承候而、此晚より打立、罷歸候而可然之由、上意也、御圖おり候者、かならず日州口江可爲御發足之条、諸番拙者罷歸候而可申付通承候也、武庫様へも祇候申候而、此晚罷歸候也、武庫様御跡ニ暫御逗留定候、町田羽州寄合中ニ者逗留候するニ定候、此夜、拙者比奈古江留候、終夜湯治申候而慰候也、

一天正十四年九月廿五日、天神江別而祈念申候、從
田野大寺殿遊山ニ可罷越由候間、其分候、柏周・
長濱同心申候、此晚、ねらひニ各登候得共、無余
候仕合候、此夜、大寺殿拙宿楠木原江被來候、犬
山より直ニ被來候間、猪余多取候而被爲持候也、
即參會申候、閑談共候也、鹿兒島江去十八日進上
申候飛脚歸候、京説共申上候、具に被聞召置候、
坊津江頃下船候、其説ニ者、京衆下候候(行カ)する模様
ニ而無之由也、御行御日取、必來月廿一日候、然
者兵船者十七日、懸江着揃候様ニと承候也、去年
より御船江拙者暖申候津志田名之事、爰元より、
町田殿暖被成候得と被仰由也、并町田羽州よりも
書狀を以忠棟右之者(名カ)可被成拵之由候間、乍斟酌拙
者江案内承候由也、
一天正十四年九月廿六日、拂曉各ねらひに罷登候得
共、無余候儀候、弥右衛門大猪射候而、各賞翫共
也、此日、敷根越當所被通候すると存候而、町田
殿江返事認置候、其趣三舟江拙者當時暖申候一名、

御拵之由か、尤可然候、併此度彼口へ吾等不參候
而、夫丸被召列候する事者、不及是非、可目出候、
さて暖の事者、本へ御配當時分ニ而候、此間のこ
とく有間敷存候、其故ハ、御寄合中江そと御内談
申度事等候、御納得頼入由申候、兼又、肥州表御
出勢ニ一度もはつれ不申候、此度筑紫表江遅參申
たる迄ニ而こそ候得、今度其口不參事も方角故ニ
而候、私ニ者非ス候由申候、如此申候事者、忠棟
之事者不申及所に御暖候處之忠長も三會、島原御
暖の上に、三舟へも一名御暖候、親貞も吉松名暖
被成候、平田殿も三舟一名御給ニ而候、扱只今、
町羽へも如此候時者、浮所多候に、拙者暖の名を
如此承候事、納心不申候条、如此返事申候也、拙
者ハ一節とこそ申而候儘、少しも彼地ニ執着者無
之候也、此日、加世田のこたく罷越候、柏周・長
濱者宮崎江歸也、此晚、圓福寺へ參候、種々御會
尺、風呂焼せられ候而、慰申候、此晚、疊編の沙
汰とも終夜承候也、

一天正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弥右衛門尉、先日田野〔本ノマ、〔猪取候カ〕〕而猪〔本ノマ、〔猪取候カ〕〕、左様成を城内衆中ニ、此方亭ニ而振舞候、當所より肥州江移衆勝目但馬守、方角のことく、明日罷立候由候条、中書より飯野江參候書狀傳候、又忠棟江、一昨夜、從入田殿注進之趣、縣より五日前使僧ニ而承候儀共申候、又拙者三舟江喫候一名の夫遣之儀等、具ニ申候也、先日町田殿喫被成候する候時、辞退申候心底等之事等申候也、本庄祇門寺酒肴被持參候、即參會申候也、兒玉隱岐拯夜前より來候、海江田衆立候様、談合承候而歸候也、海江田にも、門・屋敷持候衆者不申及、不足之者共江者、寺社之夫遣候也、泰安齋も太守様御立被成程之儀候間、駈ニ而者不可然候条、先々來十五日御出船候而、縣表江被聞召合候而、可目出候、拙者も十四日打立之由、佐土原より承候つる間、其分ニ校量申候而候へとも、又々十五日可然由候間、如其打立候可申由申候、海江田衆中の事、新名爪ニ而可持合由申候也、飢肥の返事

到來候、續之儀其覺悟有由也、御中間の事も無油断由也、福島・國吉へも即刻申越之由也、

○天正十四年丙戌十月十八日、義久公出征大友義

鎮、今日發鷹島宿脇本、久倍及嫡男忠綱・次子久

幸從焉、既而至日州三城三城謂塩見・泥谷、設本陣

于塩見、乃分遣諸將、擊大友氏、義珍公將衆師、

發肥後州、向豊後南郡、其騎歩凡三萬七百餘矣、

久倍父子及町田新左衛門久泰從行焉、日向路主將

島津家久其勢一萬餘騎、踰梓山日向・豊後分界、向豊後三

重也、越十一月廿一日、義珍公行至肥後阿蘇郡

野尻、設陳營、明廿二日、攻豊後南郡之高城陷之、

獲敵首數千、豊後家人入田宗和・志賀道益有怨於

大友氏、二人内應于公來迎、公夜入宗和居城

神原城、則松尾及鳥嶽兩壘自焚城去矣、廿三日、

攻片鹿背城拔之、置戍兵于柏瀬壘、而守之、一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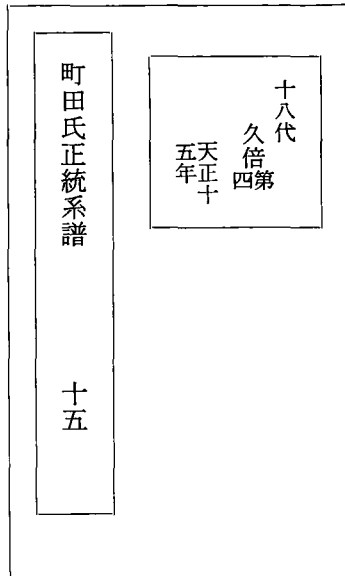
田・鎧嶽二壘自降矣、廿四日、移軍於朽網クノヅメ、圍戶

次攝津守統貞入道源珊所據豊後塚群城、入田宗和・

志賀道益誘源珊降、義珍公乃入塚群城也、會糧

月種家遣使勸取 公玖珠郡曰、非特我做ヒトリ邑之幸、
即高橋氏亦將免於難矣、玖珠人亦請之者屢矣、於
是、公遣島津三郎次郎忠隣歲久之養子、實
義虎第三子也及久倍
父子・川上久隅・新納忠元、為先鋒各率兵、入玖
珠郡、則小國・北里某・野上・岐部キベ・惠良エラ・切蕪
等諸邑望風迎降作切蕪、遂居野上城也、且日向路
主將島津家久連戰連克、既攻破豐後利滿城、斯時
關白秀吉遣仙石權兵衛秀久・小寺官兵衛等、支配
九州封界、十二月十二日、大友義統與仙石秀久及
長曾我部彌三郎信親等合兵、擊家久軍於利滿城、
家久設伏兵大破之、斬長曾我部信親等、大友義統・
仙石秀久僅以身免、家久進屯延岡、大友義統奔豐
後高崎、家久入大友城下府内、義統彌震警奔豊前
龍王、秀吉聞之而不喜、自將討九州、

(表紙)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五久倍四

○天正十五年丁亥正月、久倍及忠綱・久幸次豐後玖珠郡野上城、而迎新歲也、廿日、義珍公帥師入玖珠郡、諸邑簞食壺漿以奉迎、獨下莊某未降、廿六日、公入野上城、衆師畢會、二月上旬、久倍父子、吾族町田久直、復與川上久隅・新納忠元等、率阿蘇家士卒攻下城即下、莊、即日破外郭屠二丸、敵人堅守本丸、久倍等奮發先登、五日而拔之、

○是歲、關白秀吉將伐筑紫、其前鋒羽柴秀長、二月上旬、已到豐前、則既降之諸城皆反、於是、三月

十一日、義珍公議收師分軍為二、公一軍從野上適府內、一軍島津征久為將向肥後路退、今日久倍父子與新納忠元、亦各護兵、隨征久、俱自日田豐後過秋月出上筑後、十五日、公如三重、十九日、公與島津家久發松尾城還日向也、路歷長谷川內遇敵、公輒擊破之、是日、吾族阿多筑後守力戰而死之、遂家久還佐土原、公抵高城、廿日、會義久公于都之郡、久倍父子與征久等猶留豐後、初欲經秋月而還、行至北里、我衆既向日向而退去、則不可以過筑前路、乃出上筑後耳、於是、上肥後道、欲救豐後切蕪城番伊集院肥後守久春後久、信、久倍等行聞久春亦已去、其子源左衛門久俊纔免走入吾陣、而還至湯之崎、時歲久疾作、大野七郎久高、弟子丸右京亮・犬童休意等自白根根一、作仁送歲久之歸國、久高等駐嬰阿蘇氏坂梨城阿蘇氏當、時屬麾下、豐後岡城主志賀親次使其臣大野彈正屯阿蘇宮圍坂梨城三日一作、、城中危於累卵、久高告急於吾、三月廿七日、久倍父子與忠元・久春等、過三里敵路、為坂梨城

後距、急擊大野彈正于宮地、敗走之、拯出久高等、共保津守城、此行也、吾之僕萬七戰死矣、越四月十四日、聞關白軍已至肥後、將退守熊本、熊本・宇土皆叛、同十六日、久倍與征久等共入八代城、時宮原筑前守者成熊莊城、久倍等遣人喚之、會八代賊起殺筑前守、斯日我衆去小川守關城、翌十七日、新納忠元・伊集院久春攻浦筑前守于肥後谷山城オヒヒラス、又高來郡有馬氏叛、回兵艦于八代洋、放火日名子、高田地頭亦扼リキヤ瀨路、同十八日、忠元・久春自關城來會吾于八代城、是時、雖六國稱臣于我公、然而治日猶淺、國人未懷、是以、聞關白軍不旋日而至、則肥後八代川以東皆叛、海陸斷絕、欲歸無路、我衆進退惟谷、於是、久倍遣使八代軍營曰、汝曹與我衆素無宿負、幸莫令要歸路矣、若夫汝曹不扼我衆、將以為無辭于關白歟、余雖不敏苟為薩之大夫、速授余首、獻諸關白、可以證不與于薩師矣、然則汝曹豈翹免乎哉、又將以被關白賞也、八代人聞之咸感激久倍以身代衆之志、

乃報于吾曰、八代人既服事貴藩、今日不敢背舊盟敵薩師矣、因久倍急求其質人、今夜候月出、久倍父子及與征久・忠元等俱出走球麻、比至坂本、東方既白、關白抽諸路精兵凡百八十八萬六十三人、鎗矛蔽天、舳艫相銜十有餘里、碁ノ如布、星ノ如羅、勢折山河、已逼八代、望見之者退縮而失鬪志、明十九日、久倍等險按察、翌廿日、至人吉、球麻領主相良忠房佐我軍在日向、使其家臣深見三河入道宗芳守城、宗芳稱病不出、且風聞、宗芳陰設埋伏于球麻與菱刈之山中、欲襲我歸路也、廿一日、久倍・忠元ウヂ逕入城中、以宗芳行濟球麻大岩瀨川、而後免之、是故宗芳姦伏亦不敢得起矣、今日久倍父子無恙至大口入市山城、遂歸伊集院城也、新納譜曰、征久・久倍・忠元退去肥後八代城也、有薩摩輕卒忽來報曰、秀吉偏將羽柴美濃守軍敗北于日州、薩軍追至耳川、所斬獲不知其數云云、於是、征久・久倍・忠元等乘其勢聲、四月十八日、速携所質發八代、翌日、險安勢知、而後反其質、

或曰、薩摩輕卒來八代、報日州新勝者、忠元等使人佯言以^{イフハリ}、^{イサシメ}、衆心、而畏敵人之智計也、嗚呼征久・忠元・久倍等未知人心之向背、臨危急之亂劇、經過敵中行至人吉者、信甚於懸屍于鯨腮矣、自非智勇兼備則豈能至于此哉、文之決勝記曰、或時伊集院肥前守元巢^{即久}戎於豐之後州^{略中}、去切加部城、欲屯北之里、賊兵追我軍者三里餘^{略中}、此時新納武藏守・町田出羽守在北之里、俱共相議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諸軍同退於蕩之浦、其晚屯於坂梨城、樺山權左金吾・弟子丸右京亮整其部伍、不量敵不慮勝能無懼、而全養其勇、誰敢敵之乎、此時相良軍七有羽檄書、書曰、豐州岡之城主志賀親次率數千騎圍兩陣於此地、於是、我諸軍欲退無路、誠危急之秋也、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元巢前爭其先橫赴一陳、陳瓜ノ如潰矣、

町田太概記曰、關白秀吉公薩摩江降參候由、度、被申懸候、爲其噉鎌田刑部左衛門殿被罷登候、其噉不調、天正十四年、大善坊長壽院京都爲御使被

罷登候、此元様子ハ、天正十四年十月より豊後入御企候、町田出羽守久倍・同子之左京忠綱・次男勝兵衛 義弘様御供ニ而、肥後表より豊州南郡江被參、つかむれと申城江、両月御在番ニ而候、岡之城懸引共雖有之、降參不申候、夫より同十二月、くたみの城に御陳替ニ而候、 義弘様へくたみの城ニ而御越年御座候、出羽守久倍親子は、楠之郡^{本ノマ、}那上殿御味方依被仕、十二月、野上のごとく金吾様之御養子忠親爲大將、被成御越候、其時出羽守久倍野上江被參候、其より明年之正月より、 義弘様も野上に御陳替ニ而、野上殿居所之屋作に御入候、諸軍兵其邊に皆々被罷居候、同三月始まで、其地に御逗留御座候、豊後之御弓箭依難成、 義弘様府内のごとく御陳直御座候、既に府内被成御退候事ハ、同三月十五日之夜、其より次第に日州表のごとく御引陳御座候、從野上肥後口者、被相退候、町田出羽久倍親子三人・新納武藏殿・伊集院肥前守殿親子・桂神祇殿・高崎大炊介殿・町田新

左衛門殿、其外諸地頭有之、其時分野上を被引候
得者、頓而坂無と申城、豊後境に有之、薩摩衆少
々入番共有之、豊後岡之城主志賀殿大將ニ而、南
郡衆坂無之城を二日責候由、薩摩衆引足之道江申
來候、夫より坂無は三里程傍に有之由聞へ候、坂
無之衆を其儘召置事ニ而者無之候、右引足之衆同
前に、志賀殿先手之陳江被召懸、漸責崩、志賀殿
者頓而破軍被仕候、坂無殿并薩摩より之入番衆少
々有之、皆々安穩被申候、夫より肥後八代薩摩軍
衆被參候、肥後表者、諸外城随京衆、小川谷山城
迄、先勢打入候、然處、肥後七浦者、八代川を限、
敵に罷成候故、可被爲引道も無之候、其時、町田
出羽殿八代之諸士江被申候者、京衆近々大軍參候、
各事者、此中薩摩方を被成候時之身持ニ而候条、
出羽久倍者少身之者ニ而候得共、薩摩之老中役仕
候条、出羽久倍被打せ頸を切、京衆江被指出、以
其忠節各身軀安穩可有由、使立を被仕候、其時八
代衆被申候者、此中薩摩方御奉公仕候、今更手替

可仕事ニ而者無之候と、返事被申候、於其儀者、
人質を被出候得と、久倍前より被申候得者、人質
を被出、八代之人數同前に求麻之ことく引退候、
深水宗芳求麻之人數を催、求麻と菱刈之間之山、
人數を伏、薩摩衆を可打果之用意ニ而候處、町田
出羽守久倍・新納武藏殿を始、深水宗芳之在所に
礼儀を被仰候、宗芳も動轉被仕、御酒被出參會候、
其由伏草に居候衆聞付、蜜に人數引歸候、以其故、
求麻表無何事候而、薩摩衆皆々菱刈江被引取候、
夫より諸地頭我々在所江被歸候、勿論其時分、日
州高城京衆陳取候、一戰之儀定最中之時分、乍去、
是成坊之陳崩、味方之負に罷成、無事之御變最中
之由聞得候、夫より町田久倍・同左京介・同助太
郎同前、麿島江被罷歸、川内より關白秀吉薩州江
被打入之由聞得、伊集院城へ城上り、如其被相催
候、關白秀吉川内江早々被打入候者、出水之薩州
野心被相企候故、出水を指通川内江早々御陳候事、
新納忠秀覺書曰、豊後御引陳之刻、町田出羽守殿

を始として、北之里江相揃被成御番候處、木部之内田野之拵ニ、地下衆取籠、往來難通時分、右之拵ニはせこミ、拵を切取申候時分、大口衆貴島壹岐守殿・石神掃部助殿・春口萬助殿、右之衆于今被存知候、随分御奉公申上候事、

『野山内寺藏』
託摩豊前守源治信著豊後軍覺書曰略

一次年、豊後驚臺番手於彼麓、伊肥州御在陳候、然處、長走我火懸向、強敵故横川衆中隨而、内衆數十人、

一右同國久珠郡切禿城、是亦伊集院肥前親子御陳候、其折節、早味方入同之樣罷、彼城督小田式部大輔事者、大友殿依、街時分候之坎、伊肥州父子可誅果模樣、顯然候、其砌典厩樣・新納武州老・同右衛門、町田殿、以彼御人衆爲可被迎取小國・北里雖御續候、調法不事成、笑止ニ相、集度寺親父事者、津守城留守番ニ居候、委細承付、津守・健軍足輕三百余、田敷催促之趣者、今度切禿城江早懸、續者也、於

若不用之人者、決可疑成敗与、

『田布施松山甚兵衛藏』

御家記曰、去程に松浦筑前と申者、薩摩不代之者

成り、薩摩へ申違事有て、其比部へのほり、關白樣頼奉りける、まつ先に八代に下り、色々からくりける程ニ、はや谷山も敵となされへ、其拾七日、武藏守・肥前守谷山江押寄けはらひ又關のことく引給ふニ、はやたかく有馬もかわり給ひて、兵船そろへ八代の沖へ押浮ひけり、ひなこも船付あかりて焼掛なとしける、然ハ又十八日ニ、かう田地頭も薩摩守御番めし給ふをもそらミしてひかせ奉り、其まゝ敵となり、くひのせて取きられける、又はや關白様の衆も宮之原へ從陣打せ給ふ、船ハ木の葉のうかひたることく船陣取、されハ關・八代の本衆も何とやらん見得ける程に、いかにしても薩摩の通給ふをとり切ける程、今ハはや、矢くすり兵糧もいつくよりか見つかれへしとて、十八日の酉之刻ニ、關をはつし、八代ニ參り、幸久町田殿など所ニもあひ、十八夜の月出させ給ひてよ

り、求麻のことく引給ふ、坂元へつかせ給へハ、
はや夜も明ニけり、折節八代ハ京衆打入給ふ、十
九日あせちへ着、廿日ニハ人吉へ着せ給けり、其
比相良とのは日向の陳に薩摩方にて立給へ共、よ
の中見合せんとておもハれけん、紙屋あたりにはひ
かへ給ふか、其まゝ引かへし、其廿一日の暮程に、
人吉ニ着せ給ふ、同薩摩衆も廿一日、人吉ヲ打立、
其暮程に着給ひける、

〇二二〇 玄与覚書

『阿蘇源左衛門藏』

天正十五年、豊後國楠のこほり野上と申城にて、
兵庫頭様玄与をめしよせ御振舞候、御老中は圖書
頭殿、御使ハ吉田美作守にて候シ、被仰聞候者、
九州無殘所御手にしたかひ候、然処ニ、京勢下國
候、豊前國龍王城へハ、黒田官兵衛尉殿・淺野殿
を前手として、着陳之由候、府内表へハ、四國・
中國之兵船相着候、豊後國にて一戦と思召めされ
候へとも、先ニ薩州へ御歸陳候ハ、御國にて防

戰の兵儀に相定候、日向表へハ、

兵庫頭様・中書様其外諸大將可被成御歸陳候、肥
後表歸陳之軍衆ハ、右馬頭殿・町田殿・桂殿・樺
山殿、其外新納武藏守・伊集院肥前守、其外諸軍
兵歸陳相定候、當時九州侍共皆々豊後へ在陳申、
兵庫頭様の御下知ニ隨申候、然者、肥後の侍共を
はしめ、九州皆々御敵ニなるへく、おほしめされ
候、薩州の軍衆肥後表を無異儀引取候者、御國之
事別儀有ましくおほしめされ候、就夫、玄与事連
々無別心御らんしをよハれ候、此節薩摩軍勢つゝ
かなく御國本へひきとらるへき才覺御たのミなさ
れ候のよし候、愚老申上候者、上意のことく肥
後をはしめとして、九州御敵たるへく候、雖然、
玄与御味方仕候まゝ、御歸陳之義御心遣有ましく
候、小國と申神領より八代の界を河と申所までは
神領、四日路ほとハ、他人の知行ましらす候、諸
界目をかため、何さま此節身命をすて、可抽忠心
之由申上候、兵庫頭様きこしめされ、御よろこ

ひなされ候、愚老へ被 仰聞候者、右之軍勢無事に薩州へ打入候者、御勝利たるへきよし候て、御褒美之儀共候シ、さてハ火急の時分候、明日歸陳仕候て、諸界目をかため、可相調之由候、玄与伯父阿蘇宮内少輔と申者へ、軍兵千ほと相添、兵庫頭様御傍本へ相殘をき、則肥後へ歸陳申、諸界目下知を申候処、豊後御歸陳候、されハ諸國皆ハ御敵に罷成候、然處ニ、樺山権左衛門殿其外軍勢阿蘇之内坂梨左近大夫と申者の城へ被引籠候、彼坂梨ハ玄与一門の者候、されハ彼の坂梨か城を敵大勢にて取巻候、彼城へハ樺山殿御大將にて、方々の人衆こもり申され候、三日之間、防戦火出る程の軍候、その様子弟子丸越後守遂粉骨存知申候、玄与罷居候所ハ、矢部と申所にて候、高知尾より美濃守殿前手の軍兵、其外日向山つゞきの者共、案内者仕候て、矢部山之内鞍岡と申城へ取かけ申候、玄与をとろき申候て、矢部・南郷・大野・大河なとハ申在所の人衆をさし遣候てふせかせ申

候、矢部より阿蘇ハ大山を越二日路にて候ゆへ、玄与分別成かね候処ニ、阿蘇の住人久我大藏大輔・惠良左衛門・三ノ宮彈正左衛門三人譜代の者にて候へ共、俄敵心をさしハさミ、岡の城志賀左近大夫へ申合、敵に成候よし、阿そより申來候、則村山丹波守と申者を阿蘇へ差遣候、右之三人則打果候、以其故、阿蘇堺無吳儀候、されとも坂梨か城ハ敵大勢にて取巻申候、然處、右馬頭殿・町田殿、其外新納武藏守・伊集院肥前守諸大將豊後より愚領を國と申在所へ引とられ候、彼のを國ハ豊後・筑後之界にて候、を國より阿蘇ハ一日路にて候、中途を敵とりきり候まゝ、阿蘇へ御引取なりかね候、玄与飛脚にて小國へ申遣候ハ、阿そへ敵心之者共候シ、皆々打果候、されとも坂梨か城を敵とりまき候て、無油断せめ申候、いそぎ阿そへ御引取肝要候由申遣候、小國の地頭申候、北里大藏少輔へも足輕までもめしつれ、薩州之御人衆案内者仕候へと申付候、北里大藏御案内者仕候て、あそ

のミヤのちと申候て、阿蘇下宮の社頭ちかく、薩州諸大將を國より御引取候、追付敵大勢にて、あそミヤのち御陳所へとりかけ申候、しかるを薩州諸大將兵儀なされ、敵陳へ御とりかけ候、阿蘇宮内少輔下知申、あその者共一番にをしよせ候、軍きひしく候、玄与一門の者阿蘇阿波守打死仕候、其後敵陳破申、數百人の敵をうちとりなされ候、されハ坂梨か城をせめ申候敵もくつれ申候、方々御勝利之故、薩州御軍勢ふたへと申大山を御越候て、肥州國中へ引取なされ候、肥州之者共宇土・城・隈部・赤星・小代・三池など御敵に成候、され共、愚神領相つゝき候まゝ、薩州御勢八代御打入候、其日、宇土より隈庄城へとりかけ、城主宮原筑前守打果申候、町田出羽守殿より承候者、玄与薩州へ引取候へと承候、愚老申候者、三ノ城をかたくこしらへ、人衆も五六千も有へく候、一防戦仕候て、其後御國へハまいるへく候、いそき御歸國候へと申候、さらハとて、諸軍勢八代へ歸陳

候処ニ、谷山の城御敵に成候、芦北とをりハ、肥前兵船とりきり候、川畑甲斐など打死仕候、八代よりあせち越をなされ求摩へ御着候、深水三河入道作病など仕候て、馳走不申候、武州・肥州など深水入道か宿所へ御出候て、深水入道ととりこのことくに候て、薩州の軍勢無事に大口へ御着候、然者肥後國中へ、京勢雲霞のことく打入候、愚老へ淺野殿より以使承候者、薩州へ 關白様御下向候、九州皆ミしたかひ候、阿蘇宮不致參陳候、いそき人衆をさし出し馳走可申候、然者、神領前代のことく可被下候、御朱印御もたせ候、愚老御返事ハ、忝御意候、然共、明神を薩州より此中信仰にて候シ、其恩深候、魔嶋ハ此段申入、其後馳走可仕之段、返事申候へハ、分別次第と候て、薩州え御とをり候、玄与夜白城塙をこしらへ、人衆をあつめ申候、たかちほ山をくゞり、以飛脚とのこほりへも、肥州表ハ御心安かるへきよし申上候、御老中より承候者、弥々肥州表御頼由候、悴家の

年寄共申候へ、前代より 天子へ申上義候、たゞ
 〳〵京方仕候て、悴家を残したきよし申候、愚老
 申候者、各々申處尤候、乍去野上にて 兵庫頭様
 へ申上候首尾相違候てへ、玄与事人ならず候、悴
 家滅亡までに候、薩州方にて可相果之由申候、さ
 てへ無是非由申候、譜代之者共一味同心候、され
 へ、 關白様御歸陳候、八代より矢部へ京勢十人
 の大將候て、阿蘇宮御追伐と候て着陳、愚老城を
 遠せめにて候シ、淺野殿より承候へ、 關白様へ
 箱崎江可被成御逗留候、阿そ事城を渡し候へ、
 身上事可被成御任候、神領へ前々御朱印返し申候
 まゝ、少も有ましきよし承候、愚老存候へ、薩州
 御無事のうへへ、身上企候て肝要之由存候て、城
 を渡し可申段約束申、下城仕候、玄与養子六才ニ
 成候を淺野殿同心候て、箱崎御陳所にて身上無別
 儀相濟候、その明年御國へ參候時分、譜代之者共
 へ茂いとまを遣し候て、大口へ參着候、數十年申
 上度心中ながら、斟酌故、心中ニこめ置候、折ふ

しも候へ、被備上覽ニ候へ、越中守ためにて
 候、已上、

御老中

參

墨齋
 玄与印

樺山安藝守紹劍自記曰、ことし六拾六歳になる翁
 の略、慶長十年神無月も過行比と書出し、天正十
 五年丁亥三月中の十日の事なりしに、命を延て喜
 ひつゝ、梓山を越て日州曰杵へ着候なり、口惜か
 な、昨日、高動野の合戦に打勝て、敵の首餘多切
 ならへて、勝吐氣を作候而、儘今こそ南郡ニ候久
 高何と成行候覽と存出し候、我身に過る物なかり
 けりと申候、後ニ聞候得者、白衾と云城より、左
 衛門太夫歳久様をのけ申候て、跡先に立事一夜の
 中に七八度も有けん由候、如何となれへ、敵跡に
 責付時へ跡に成、前を取切時へ先ニ立て追拂、刀
 打をする事數度も、如此候而、歳久をのけ取候て、
 卒度跡に立候處に、敵數萬騎の勢にて、十重廿重

ニ取巻、阿蘇の坂なしと云城なり、無餘儀思切、五六日の間、夜白無隙責戰候處ニ、新納武州・伊集院肥州・町田羽州三手の衆後巻由也、夫ニ得力、城より切出る間、數万騎の敗軍也、敵を打事不可勝計、如此候而、心安く肥州表へ打歸候也、然處に、天正十五年四月六日、京勢日州表へ下着、縣・三城・美々川を戰場にして支候得共、手合軍仕損して、方々負シメハ不可然候とて、彼堺をも引退候之處ニ、京衆新納の高城を取巻て、薩州衆も後勢を待調て、一防戰に京都まで可打取也、薩・隅・日の武士衆の志不及申、同下旬、關白様廿萬餘騎の勢にて御下向也、肥後衆御下知に随故に、泉の島津薩摩守心替して、京衆の案内者にて、河内へ御陳候而、川を渡し隈之城江押懸る、此由日州都於郡江聞ゆ、義久様于今者別の才覺無之、向敵に懸合一命を可究とて、度々思召切子細候處ニ、老名等數者共、いや／＼河内へ御參候而、天下殿江御禮御申候而可然候、大友ハ私の意趣也、夫を

御助候關白殿にて候、夫ニ敵たい御申候はんや、左様に候得者、天下ニ向申、弓を引へからすと、連々被仰候事、徒々相成候、唯御參候而、當御家之事ハ、關白様江任せ御申候得と、各分別有者共依申、河内へ御參候、五月八日也下略

○天正十五年四月廿一日、前此三月十五日、幕府足利義昭遣高野木食與山上人・一色駿河守昭秀、來豐後府勸我 二公和親、然而吾諸將不肯、至是、與山上人・安藝安國寺慧瓊・一色駿河守今日再來行成、四月廿五日、關白自肥後佐敷、乘舟入出水、領主薩摩守忠永未及一戰蛾伏前導敵軍、關白又遡千臺川、即日來陳太平寺實陰屯隈、城猶懸、於是、五月一日、義久公旋師麗島、義珍公歸軍飯野、義久公遣河野猪右衛門通貞、如太平寺董成、通貞反命、五月六日、義久公入于伊集院雪窓院、而祝髮奉號龍伯焉、久倍亦剃髮、起道號曰存松或謂存所命、取於存忠、於國如松之盛也、此時地頭館在雪窓院南隣、且以當地頭處守伊集院本城、是以久倍辨 公食厨傳一切

事、公將如千臺太平寺也、轎者亡匿曾無可奉公興者、久倍指揮索伊集院衆安藤左近允・中馬仁右衛門・市來豐前守・堅山讚岐・小田原但馬・同源太兵衛及土師松本某、令昇公興、頃者霽霜ナカシケラ、平地皆為巨浸、五月八日、義久公見殿下秀吉于太平寺也、殿下自解所帶之太小刀、親賜之、公、時久倍及嫡男忠綱供奉、從而拜謁秀吉殿下、殿下賜久倍羽折・道服各一領羽折白地繪網襟赤地單物、道服如今八徳製、其絹地似魚々子織物、蓋、應精好、次子助太郎獨持、公御太刀侍下座、殿下見之命令見焉、仍留助太郎為質、家士橋口主水從之、

町田大概記曰、久倍與本田下野守入道三省等扈從、見秀吉於太平寺、畠山譜曰、見太閤者七人、盛淳其一人也、野村譜曰、義久君謁秀吉公於太平寺、義弘君・島津歳久・同家久有渡御彼地、謁秀吉公、時伊集院幸侃・平田美濃守・本田下野守・野村兵部太輔良綱各供奉拜謁、又諸家大概、引將軍譜・太閤記曰、良綱見太閤歷然云云、良綱

見太閤則然、然而斯時、義弘公在飯野、歳久在宮之城、家久・幸侃並在日州、未嘗會太平寺而見太閤、則野村譜所載、元是無稽之說、不足以取也、是枝譜曰、大膳坊快順弟存力坊快索與東郷重治入道休伴俱遂供奉、公感其勞賜快索高百石云云、今按、此時見太閤者七人焉、蓋久倍父子三人・本田下野守・長壽院盛淳・平田光宗・野村良綱也歟、若夫快存・休伴、則唯為行路供奉者、已翌九日、殿下賜公薩摩一闔安堵之書、

〇三二 豐臣秀吉判物

▽日本六十余州之儀、改可進止旨被、仰出之条、不殘申付候、然而九州國分儀、去年相計處、背御下知依猥所行、為御誅罰、今度聞白殿至薩州被成御動座、既可被討果剋、義久捨一命走入間、御赦免候、然上薩摩一國被宛行訖、全令領知、自今以後相守、叡慮、可抽忠功事專一候也、

天正十五年五月九日、秀吉 (花押) 〆

▽ ④ 嶋津修理太夫とのへ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三〇六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義久公辭太平寺歸伊集院本城、久倍辨^{シダケント}厨傳事、復如前日、

町田大概記曰、天正十五年四月、關白秀吉薩州爲泰治、弓箭に罷成、日州表にて一戰御座候得共、味方之負に罷成候、依夫、關白殿も川内に被打入候、義久様 關白殿江依御降參、於雪憲院御剃髮、川内江御指出之時、御國も危罷成、諸百姓上儀をも不存、御輿かきを久倍前より被申附候得共、百姓等も不罷出候故、伊集院之衆中を勸被申、御輿かきに被罷出候、左様候而、關白殿川内之太平寺に御陳候、義久様被成御指出候、其時出羽久倍・嫡子之左京・次男肥後助太郎御供ニ而候、其日、御腰物肥後助太郎殿被持せ候、右之外老中にハ、本田下野入道御供ニ而候、依御降參、關白殿より御暇出 義久様内手之ことく被成御歸宅、

其時肥後助太郎御腰物を被持、其上伊集院之地頭久倍無餘儀人之由、關白殿被聞せ、助太郎直ニ川内江人質に被召留候、左様候而羽折・道服一、關白殿より拝領也、白地之しゝら、ゑりと袖口ハ赤地也、何もひとへ物也、是ハ町田殿子ニ孫ニ可有格護者也、助太郎殿川内へ直に爲質被召留候時、供仕候ハ橋口主水也、左様ニ御座候而、義久様御暇ニ而、御歸館御座候而、吉田之城ニ被成御座候、其間に伊集院之地頭久倍夫婦、其外衆中・諸百姓も荒平之末に城下り、本城之事ハ淺野彈正殿江被相渡、大迫を限、先陳肥前衆其外、諸名江數萬之京衆ニ而候、左候而、次第ニ虜嶋江石田治部少輔殿・木食上人其外人數、虜嶋江被打入候、勿論其時分ハ、義久様・御料様御同前に、吉田之城に被成御座候、虜島之衆中、吉田・蒲生・帖佐・谷山親類有之方ニ城上り被仕候、頓而 關白殿に兼而依御降參、御料様河内江爲人質被成御指出候、夫より大口之城新納武藏殿其外、市山・羽月・山

野・曾木・馬越、此諸外城、大口之城一ツに籠城構^ニ而、關白殿に敵被仕候故、關白殿川内之

諸軍引率而、那答院・宮之城被相通、曾木之城

ニ關白殿御陳^ニ而候、伊集院に軍衆、淺野殿を

始、肥前衆其外之諸軍、吉田之野首、蒲生之城籠

被相通、漆越にて大村を通、是も曾木に被參候、

夫より大口へ懸引共依有之、無程無事に罷成候也、

其より新納武藏入道曾木江被罷出候、關白殿ハ

大口之城下をも被通、如山野肥後江被爲越候事、

○同五月十五日、殿下促質人嚴切、於是、公第三

女龜壽姫君今日為質出吉田城先是避亂、在吉田城、至伊集院

也、久倍奉迎之犬馬場大馬場自内城追手口至東謀方社之大道、其縱長三町二間、横濶五間餘

延内城中亦辨餉飯之調、盡心慰安焉、翌十六日、

姫君詣太平寺、遂如京師時十有七歲、伊地知市左衛門藏

天正十五年、御姫様為御質御上洛被成候時之日帳

抜書、

一伊集院内城江被御宿、町田出羽守大之馬場ニ御迎

被參、内城江ハ京衆之番候故、御供衆漸伊地知右

京亮・原田伊豆守・蓑輪丹波守・古市善左衛門・田尻仲左衛門、此衆計御番也、

一十七日、關白様被成御指出、其砌つけしのすゝ

し一被成御給、同女房衆豊子・たゝ木・すゑ三人

江御帷三ツ給、此日、從關白様、伊地知右京亮・

蓑輪丹波守・原田伊豆守・長谷場筑後守・古市善

左衛門、右五人江御ふくの帷一充、銘々被下、御

使木下半介殿、此日本田下野入道・平野丹後入道・

吉田之御供衆召列、御暇被申、伊地知右京亮・原

田伊豆守・蓑輪丹波守・長谷場筑後守、此四人者、

關白様被加御意大坂迄御供相定、居殘申候也、依

俄之儀、各迷惑之由申事候、此四人朝夕之調、木

下半介殿分別也、

一太守様より今度俄ニ御供被仰付、無吳儀動申候、

一段神妙ニ被思召通、染川源之允にて、右京亮・

伊豆守・丹波守・筑後守、右四人御禮蒙仰候、ケ

様ニ被思召出候事、誠忝由各感涙を流申候也、

○今月、公更守虜島郡吉田城、久倍引領妻女及家

僕百姓、去本城居荒瀨平麓、荒瀨平既見上梅久譜、即在本城之中、西去妙圓寺四町、淺野彈正少弼収本城、關白前鋒肥前兵陸續而來、石田治部少輔・高野與山上人直入麿島、

麿島騷然、各携家累資財、避亂吉田・蒲生・帖佐・

谷山之地、既而五月十八日、關白去太平寺入平

佐、迎流至山崎、宿鶴田、是日、義珍公見於

關白、關白遂出于肥後、關白前鋒及淺野氏軍

自麿島踰吉田野首、過蒲生城下、由榛越嶺歷大村

至曾木、五月廿六日、與關白軍會、遂出肥後去

矣、丁此時、上井伊勢守覺兼失日州宮崎之領地、

轉客伊集院、亂平之後、久倍復伊集院城、別構舍

館、使覺兼權居之、按諷方譜、作覺兼此時、領伊集院地頭者誤也、五月廿一日、

又一郎久保俶裝於飯野謁秀吉殿下、遂如京師、

義久公歸入麿島城即本御內也、義珍公・征久等四方

來朝、群臣奉賀和平矣、

○天正十五年六月十五日、義久公將如京師因過博

多見秀吉、今日發麿城上道、久倍及嫡男忠綱・次

子助太郎從行、七月十日、至京師、義久公見於

秀吉、時久倍與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吉田美作守・
稅所新介等從公、拜謁秀吉殿下、

○是歲八月、義珍公改名義弘、

○天正十五年八月、久倍以石谷水田一段三畝一步・

同所橫枕水田一段七畝十五步・下神殿村平原門陸

田一段及石谷古里等、為息女天意妙普童女牌位免

地、永施於石谷永福寺也、時正俗謂、按此免狀、久

倍在京而所書、不然則先公早歸國者歟、久倍是

歲、從公適京見秀吉者、據舊譜而闕疑云、

○二二三 町田久倍寄進狀

在家藏

薩州伊集院石谷名之内水田壹段三畝一步・橫枕水

田壹段七畝十五步・下神殿名平原門之内山内畠地

壹段・石谷名之内古里爲天意妙普童女牌免、永

代令寄附者也、餘具錄于校割帳訖、仍狀如件、

天正十五年丁亥秋時正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永福寺

附録

○龜井武藏守物語曰、天正十五年三月、秀吉筑紫江御動座、島津を御攻被成候、搦手の大和納言秀長・近江中納言秀次八萬ニ而、島津義弘・同家久兄弟か二萬餘ニ而、豊後府内より日向の懸江懸り、薩摩江引取候跡を追て乱入り、高城・財部の両城を取巻給ふ、附城五十一ヶ所、其内耳川を越て根白と云所に取出を構へ、宮部善祥坊繼潤・木下平太夫貞基・龜井新十郎廣政・垣屋隱岐守光成・福原右馬助直高一萬五千にて陣取て、島津出張の口を押へ申候、四月十七日の朝、嶋津義弘より使來て曰、高城ニ籠候士卒御助被下候ハ、城を明渡可申となり、此段、五十丁隔たる大納言殿江申遣し、從是御返事可申とて使者を戻す、宮部善祥坊ハ、島津使者の様子にて、今夕夜討可有事を見知、人足千人山々へ遣し、竹木を切寄、陣の前に深サ二間幅三間のから堀を掘り、其岸に彼竹木にて柵をふり、自身も士卒も物の具して待懸候、其外ハ

外聞の者段々出置候、如案其夜の亥の刻、島津義弘一萬六千ニ而根白の陳江押寄候、兼而心得候故、宮部善祥坊士卒に先達而木戸口走り向ひ、一番鎧を合せ、宮部善祥坊繼潤一番鎧と名乗る、其手之兵田中九助・其子彦六後勳兵衛又玄蕃紀伊大納言殿江仕・國友半右衛門・天田村太郎左衛門二番鎧を合防戰ふ、垣屋隱岐・南条勸兵衛・木下・龜井・福原の諸大將取合ひ身命を捨て防戰ふ、島津義弘は元より剛將なり、手つから鎧を提、真先に進て攻懸り、樺山・平田・伊集院・石谷等の兵とも面もふらす柵に付而、天地を響し攻戰ふ、宮部一組の人々柵を阻て、鎧を取て防戰ふ、両方の手負死人將棋臥に異ならず、島津か兵柵に就こと蟻のごとし、堀にも透間なく込入攻戰ふ、善祥防時分ハ能そと、扣の繩を切て柵を堀の上へ押倒す、柵ニ付たる兵も堀の内の兵も皆柵の下に押付られ、死るもの八百餘人也、宮部一組の兵共、柵を倒して内の柵へ引籠る、島津か兵共、柵を渡、味方の死人の上を走渡り、内柵を

攻敗り、十七夜の寅刻ニ、三ノ丸・二ノ丸操破りしかは、善祥坊を始本丸江引籠り、命を不惜防戦、夜既に明けて十八日の朝なり、義弘弥攻詰て難儀ニ及へハ、大和大納言秀長卿ハ、五十丁隔て居玉ひしか、三萬計にて耳川の端まで推來て見渡せハ、根白の峠ハ、義弘か軍兵雲霞のことく取かこミ、鉄炮矢叫の音、関の聲相交て、天地も響ク計なり、秀長見給ひて、只今善祥坊一組被打ニしと見えたり、耳川を渡て後詰せんと、馬を川江打入玉ふ、尾藤左衛門尉知定馬より飛下、秀長の馬ノ口にすかり、今義弘か勢を見るに、武田四郎勝頼長篠の懸り口に吳ならず、此強の鎧先にハ、關白様も恐らくは叶ふへからず、かならず川を御越不可有と諫メ申候、藤堂佐渡守高虎ハ手勢引つれ川を越し、搦手より根白の寨江懸入、善祥坊に力を合せ、高虎も手自數人突倒しけれとも、義弘いよ／＼懸りて操にもうて攻懸り、善祥坊一組も防兼て、手勢計にて進ミ行、村上彦右衛門を遣し、根白取手へ

懸付、只今大和大納言殿六萬にて助來給ふそと呼らせけるゆへ、取出の中どつと勢ひ出ける、如水・長政父子共に耳川を渡ける、栗山備後守利安先陳に渡す、後藤又兵衛政次・毛利但馬・衣笠因幡・竹野森石見・井上周防打入／＼乗渡し、義弘か陳江切て懸り、秀長卿の御内羽田長門守千餘騎、同耳川を渡して、黒田ニ先立んと鎧を入、根白の取手是又利を得て、突て出て相戦ふ、此時小早川隆景二里阻て陳取けるに、根白の急を聞て、三千餘にて耳川の端まで推來る、大和大納言殿見玉ひて、今我川を渡り、島津を攻んと存すれとも、大將同心不仕候、いか／＼可有と談合有、隆景笑て答不被申、隆景家老伯耆守就遠・浦兵部宗勝、背破具足の古物具にて、大納言殿御馬の前江出、島津は今日の珍客ニ而、懇ニ問來候、此方亭主ニ而候、迎ニ出て見廻の一禮なからんや、御相談も事ニ依り候と、不憚申上候、去共秀長卿尾藤を始何れも皆々進ミ兼る故、伯耆守・兵部も則馬に打乘て、

川を越て乗渡し、隆景旗を懸て、三千餘耳川を渡して、義弘か跡を切んと進れける、義弘か甥島津三郎次郎忠親踏止て討死す、其外七八百餘り、究竟の兵共被討たり、義弘も根白の圍を解て引退き、在ゝ火を懸、猪の猛る様にして引取ける、隆景・如水使を秀長江遣し、義弘は一萬六千、味方八八萬ニ及候間、鉄炮二三千挺にて、左右の峯を嵩取り付送り、大軍を以て追打候者、義弘を打取、直に鹿兒嶋江突入に可仕と、頻に被申けれども、尾藤左衛門時々諫止しかは、義弘は遂に引入けり、頼而、高城・財部も落城せしかは、いよ／＼鹿兒島さして推て行、島津義弘ハ惣大將なれハ、肥後八代に陳取居しに、日向の事を聞、是も鹿兒島に引取けり、隆景ハ夫より大隅豊後江打入ける、島津降参し、筑紫治しかは、六月十八日、筑前の博多におひて、秀吉公大和納言殿を召、根白表にて何とて義弘を打もらし候哉、除口を付候者、義弘頸を見む事案の中にあるを、おくれたる仕方な

りと、御立腹大方ならず、秀長卿迷惑し玉ひて、萬事尾藤・蜂須賀次第と被仰付候付、尾藤か指圖にて懸り不申と申分有しかは、尾藤左衛門ハ領國讚州を被召上御改易なり、宮部善祥坊は御感狀被下、其外も御證文御褒美さま／＼也と云云、

龜井武藏守廣政初名新十郎、斯時從羽柴秀長在根白陣、是以斯紀事為實録、録中謂石谷即是町田氏、當時既雖不稱石谷、尚仍其舊者、猶如永祿中久倍稱石谷、加世田戰亡帳載石谷因幡之類、世因循間呼舊稱者亦多、況他邦人未能知其復町田氏乎、又按久倍・忠綱・久幸、當初軍于肥後州、而不行日向役、雖然、廣政録吾之人名者、未必的説、泛稱藩之聞人、ナブイノヒト名家耳、故曰、樺山・平田・伊集院・石谷之兵云云、

十八代
久倍第
五

天正十六
至同十九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六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六久倍五

○天正十六年戊子二月二日、久倍與鎌田政近ツクリテ裁書、

使村田藤五郎速歸豊後俘、維時屬盛春東作方至、

特命放還生擒、遲緩移日則有妨於農耕、乃監送豊

後俘、當莫過本月十三日矣、按村田藤五郎者田布

施地頭刑部少輔經永初名乎、其以謂歸豊後俘、若

漫後時、其愆殆累於朝、又謂自志布志載船而護送

矣、或懈而失期坐越度、觀之、則我 公克大友而

所虜獲者、蓋數百口矣、是以關白命令早歸舊邑而

種藝其田也、夫僅十數人豈足以違農時急促之歸國耶、如彼伊作玉利某之拘豊後婢、亦宜以併考耳、

○二三三 町田久倍・鎌田政近連署書狀

『村田九郎左衛門藤』
尚々、捕人之儀、由断有ましく候、再歸國衆

ハ、日州表へハしふしなとより乗船たるへく

候、其用意有へく候、御由断候ハ、各之御

越度たるへく候、

豊州捕人歸國之事、先書を以申渡候、然者、耕作

之儀付而、被仰下旨不淺之間、時分過候てハ、國

家之御爲罷成間敷候、就夫、農作可被冒者、先以

今月十二三日之間、如此地へ罷立由談合相定、さ

てハ其所々より主取衆二三三人へ可被相添候、將又

今度歸國之男幾人と書記、彼付を五日六日之間ニ

肝煎衆持參有へく候、一日片時も遅怠あるましく

候、捕人之付様、別紙にて申候、如此御校量專一

可爲候、恐々謹言、

鎌出雲守
政近(花押)

町羽入
存松(花押)

村田藤五郎殿
御宿所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三一七八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六年閏五月廿一日、俾久倍等獻 君馬于千
臺新田神廟也、且夫久倍別號一言者、纔見于斯書、
蓋一時之別號、而取諸九思一言之義云、

○二二四 町田久倍・本田親貞連署書狀

『新田宮執印吉太藏』

先札申入候、御拜進之馬今日差遣申候、明日明後

日兩日之間、吉日ニ而候、各被成談合、涯分御祈

念肝要候、彼馬川原毛印
片輪車爲御心得候、此馬一稜之

御馬にて候間、別而御祈念可被成之儀專一候、御

延引有ましく候、心事期來音之時候、恐々謹言、

天正十六年戊子

閏五月廿一日

本田下野入

三清(花押)

町田出羽入

一言(花押)

(上包)

町田出羽入道

本田下野入道

執印河(内カ)守殿

御宿所

一言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四六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六年七月十日、是歲太閤混一海内、下新命
禁止天下百姓佩刀脇指、某條書曰、凡百姓等專貴
農器、勸勵耕種、則可以足保子孫之長久矣、古人
有鑄劍戟為農器者、此所以重本、其宜令諸州郡縣
收農民之刀劍也、所謂刀狩是、而其實欲不能起一
揆作盜賊矣、 義久公在京師、遙宣旨曰、至刀狩
則諸州皆然、宜勿違官使之令矣、斯時太閤所命唯
收百姓之佩刀耳、而據 公告于石田三成之書、則
細川幽齋擅有收神祠所納及士人之刀劍也、故曰、
若夫久倍等難處分者、則當咨稟于 公而後聽命也、
那答院歲久舊邑、平泉今大口、泉領謂馬津忠辰辰私
忠辰薩州家本宗也、天正十五年、不唯降關白、為之引路、其
後朝鮮役後期而不臨戰、太閤怒没入忠辰領邑出水郡、於是
義久公惡其辱先烈失家、
按海東諸國記、述室町足利氏
壁而使盡未來不置其後

時風俗、最為詳悉、乃申叔舟稽留皇京、所親見而錄之者也、其言云、人戴烏帽各佩一刀、又明諸葛元聲平壤錄云、人佩一短刀、雨森芳洲曰、可見露項去帽各佩兩刀起于近世、今戲子家扮主人者佩一刀、跟從者奉長刀以隨、中古俗固然也、蓋干戈擾亂之時、或無有跟從又不便應急、故有兩刀併佩之習、至今未改、顧非太平之容矣、又武備志云、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抑皇國之俗凡丈夫必帶劍佩刀、上自一人而下及士人者、稽之神世興味猶可支證也、中古尚文風、習唐樣、武事漸廢弛、則戈矛刀劍平世乃藏諸兵庫、而弗得私取用、唯臨征討凶亂、得出之假授其人而已矣、降至于足利氏之時、猶存其餘風、一入應仁之叛盪、朝憲不行于下、民擅得以刀屬隨身也、終馴致山寇海賊蜂起四境而天下無治日、粵太閤起自匹夫、忽囊括六十州、因欲席卷朝

鮮并吞明國焉、自是、而外夷畏皇國之兵威、令不敢得窺於我藩籬者、太閤之刀也、抑非不出之英傑則孰能臨焉、但銷刀劍為農器猶可、人佩兩刀非太平之容不可、何則皇國尚武之象初見於天之瓊矛、刀劍之德既出于斬八岐蛇、是故雖世屬昇平、然而士人撮髮以上、以身帶兩刀為丈夫樣者、依然復太古風度矣、是不期然而然者焉、故贅言于茲、

〇二二五 島津義久条書

『在家藏』
條々

一千臺川切ニ御檢地并刀狩上使衆於可被仕者、不及吳儀可申付事、付那答院境指出之儀從上使前江申出候之款、就知行 泉ニ入組、曾而無之所ニ候、殊幽齋老去年爲上使被指下、被成檢地候在所候之条、又ニ可被改事、雖無得心候、疑於承者不及是非事、

一平泉・羽月・山野同前、檢地刀狩可被申付之由、是又不可及吳儀事、

一泉領之内、山野并高城・水引境目を新儀ニ相立、

雖被踏分候、互當知行分之田畠出分共、以指出之

上、可爲知行候間、此方之知行何程檢地候而も不

苦候、刀狩之儀者諸國被仰付候間、是又不苦候、

湯川八右衛門尉・町田出羽守・村田雅樂助兩三人

不及分別儀被申懸候者、以其上此方へ可申越候事、

七月十日

龍伯(花押)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錄二」二〇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六年冬、久倍奉旨適京師、是歲、秀吉授

義弘公豐臣臣姓羽柴氏 按是歲五月廿四日、本田因幡守正親

不預焉、為、
奉職京師也、

○二二六 細川玄旨・石田三成連署書狀

急度申入候、

一再三雖申入候、只今又被仰出之旨申達候、貴老御

在京中、殿下御鷹御自愛之儀、淵底御存知之儀候

間、御油断有間敷候得とも、今度町田出羽罷上候

ニ、重疊可承与存候處、無其儀むさゝ候而、

被仰上義無之候間、又左様ニ候而者如何と存、具

申入事ニ候、貴老方ニはしり御めぐり何とぞ候而、

當年者巢鷹出來候様、可有御才覺候、(中略)其段者、於

此方、武庫淵底御存知之事候略、

一刀かりの事、切々雖申候、于今不被仰付之由候、

いかゞ在之儀候哉、何も被申付罷上候、不上所者

貴所御分領まで候、待ニ而無之者之分、御あらた

め、早々可有御上候事略、

『天正十七年』
正月廿一日

(石田)
三成判
(細川藤孝)
玄旨判

修理太夫入道(兼心)
人、御中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五七一号文書中ニアリ)

○天正十七年己丑七月十五日、久倍辭京還國、時島

津圖書頭忠長將赴大坂、遇日州細島之旅舎、

嶋津圖書忠長御上洛毎日記曰、天正十七年七月十

日、未刻、細嶋着ニ而政所江寄、同十五日、町田出羽守入道殿自京都下向、則此方御宿ニ御差出候、晚ニ日置越後入道殿被參被咄候、

○是歲八月廿四日、義久公發魔城、九月、至大坂、

遂如京師、登聚樂城、而見於關白秀吉聚樂城在京師北野、秀吉所創築頃日、落成之、

○天正十八年庚寅正月十七日、來廿七日、久保公將(成力)

發飯野如京師、因久倍使出水衆預辨殿備馬、斯時

久倍以管領出水郷也重領出水城、見上天正六年、町田右衛門佑

始在出水、為久倍附衆中、後有罪處遠島、子孫遂

為石谷家臣、

○二二七 町田久倍・平田歳宗連署書狀

『鹿屋三浦勘左衛門藏』
乍重言、其許よりの乘馬之儀、梅北宮内左衛

門尉殿御乘せ可被成のよし、飯野より御意に

て、為御存知候、片時も御油断あるましく候、

恐々、

就關東立之儀、從其許之出馬之事、梅北宮内左衛

門尉殿御乘可被成之由、飯野より御意にて候、此

等之趣梅宮へ御熟談可然候、爰許よりも彼方へ申

理へく候、又一郎殿様之御打立之日限今月廿七日

ニ相定候、御油断有ましく候、為御存知候、恐々

謹言、

〔天正十八年〕
正月拾七日
平左將由左近將監
歳宗
町羽介町田出羽介
久倍

川上大炊助殿

町田右衛門佑殿
御宿所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六三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八年正月廿七日、世子久保公發栗野時公兼居飯野

兩城、自日州駕舟、二月廿四日、至京師、久倍

陪扈、同月廿八日、久保公先關白發京師、伐相州

小田原北條氏、三月朔日、關白發京師、義弘公

在國、預聞之、則二月八日、賜久倍書曰、乃不顧

累日之辛苦、又到其地、深嘉乃之勤勞、屬者聞之、

久保從關白、征北條氏、久保所部兵衆以下乃幸宜

商議令莫過矣、蓋到其地、是久倍扈從久保公泊船處、意應日州細島耳、按是歲天正十八年正月、義久自京師如大坂、久保公復如京師、繼七月、關白征奥州伊達氏、八月廿七日、義久公出迎關白、行至大津、翌日、過八幡山、晦日、詣安土城見關白、賀平奥州、九月二日、歸京、同月七日、久保公歸京、同廿七日、至大坂逐之國、久倍亦歸國也、是歲十月、義弘公如京師、又按天正十九年九月下旬、關白アヲシメシテ領示軍律曰、來年春季朔日仁御出勢、到于日限被相定畢、由此、則關白樣御出馬三月朔日、彌必定者蓋如謂征朝鮮、然而迄京都可合加欵云爾、則三月朔日、應是謂伐北條氏明矣公帖稻新蓋稻留新介長辰

〇三二八 島津義弘書狀

『在家藏』

此間、辛勞打續、其地迄被差越候、無比類候、併外聞實珍重候、關白樣御出馬三月朔日、彌必定之由、稻新承候て罷下候間、其元出船之儀、不可

有由断候、随而舟本迄爰もとより供申候人衆之内、たれかれ京都まで可合加欵之様に承付候、無心元候、つもりの外之供衆於在之者、よく談合被相究候へてハと存候、被入念可然之様頼入候、恐々謹言、

二月八日

義弘(花押)

町田出羽守殿

〇天正十八年九月廿六日、義久公朱記押字、賜久倍歲遣船一艘於琉球之符驗キツテ、其船名號小鷹丸凡舟船命、位號見續紀、蓋振士古之俗、而小鷹乃取其行迅速也

〇三二九 島津義久琉球渡海朱印狀

『在家藏』

〔大鷹圖〕

根占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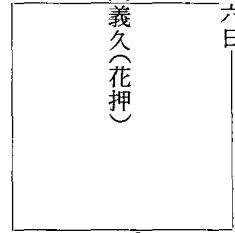
小鷹丸

(琉球)

船頭橋和泉掬

『天正十八年』 ⑧廿八日
八年九月廿六日

修理大夫義久(花押)



(朱印)
○印文
「久義」

〔本文書ハ「日記雜錄後編」二六九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九年辛卯閏正月十四日、義久公自京師還也、今月久倍所遺平田歳宗之手帖二通、見其事、

○二三〇 町田久倍書狀

『平田家藏』

尚以、東へ御使被差越候ハ、石治少殿ニ黃金貳枚、御書被載せ候、致金子一万斛之御料所之納にて、可被成調進之由候、自然、其儀不被成候者、但此方御指登せ候斛米候ハ、御調有へく候、是又、爲御存知候、京都ニ御左右なと早々被聞召度候、^(左カ)□候間、早速之下シ可目出候、

爲御使大坊被指登候、京都迄与被仰付候、石治少

殿未御歸洛候者、從其許誰一人被仰付、可被遣事肝要候、自其元之東へ御使者、林藤なと能候す

らんと 御前被思食事候、但此上者、御方之御談

合次第たるへく候、爲御納□欵、恐々謹言、

『天正十九年』

閏正月十一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平田左近將監殿

人々御中

○二三一 町田久倍書狀

『在家藏』

□蒙□無緩申付候、連々如御存知、御國

元之様子思食まゝならず候、涯分無油断可遂

御談合候、猶委細之段、大坊へ申談候之間、

可被致口達候、以上、

從 武庫様去年十一月廿四日、御書被下成候、即

頂拜仕候、仍 竜伯様被成御下向候之故、御國元

之万民千勝万歳との申事候、又一様爰許へ御耽

与御在宅候、近比乍恐、自然之時者、申上儀共候

キ、爲御心得候、然者、當春中ニ又一様御夫婦

共可爲御上洛之由、誠ニ雖難成子細候、不及御料簡候、御調等之儀も一圓ニ難相閑候、雖然、竜伯様御前よりも無御油断被仰出候、將又、御屋形作之調達、以御談合所々へ被仰渡候、然者、御國元ニかたき候へく候間、可相調事ハ無思慮候、乍去、随分可申渡候、然者、圖書頭殿御屋形作ニ付而近々御上洛候へく候、此等之趣可然之様御被申所仰候、恐々謹言、

『天正十九年』
閏正月廿日 久倍(花押)

(上包)
町田出羽守
(後キレテナシ)

○天正十九年、前此、去年庚寅十二月、久倍以穎娃地頭故、再興開聞神九社之中姉姫宮奉祀豐玉姬命、今茲二月、又重修其別當寺瑞應院也、而久倍之弟町田源左衛門久政亦與焉、

○二三二 開聞山姉姫宮並別當寺再興棟札写
『瑞應院藏開縁起』
再興開聞山姉姫宮
天正十八年庚寅十二月廿四日

大旦那 太守義久公
座主 山主法印快忠
地頭 町田出羽守久倍并久政
再當寺家數宇天正十九年辛卯春二月

大檀那 太守義久公
同御簾中
座主 山主法印快忠
地頭 町田出羽守久倍

○二三三 行神・政所覚
『正文在穎娃祠官池田勘大夫藏』
覺 開門社衆

一 壹町 行神
一 壹町 政所
一 五反
一 五反
一 五反

ミカギ

一五反 權祝子
 一五反 けきふ
 一五反 舞市
 一五反 殿守
 一三反 鐘つき
 一貳反 さぶ地
 一貳反 かひとり
 一五反 御馬所
 一五反 惣加治
 一老町 惣大工
 一貳反 市ノ内し
 一貳反 宮大夫
 一貳反 御代番
 一貳反 地頭番
 右者、町田出羽守殿御地頭退在持留申候て、社内
 之御奉公相つとめ申候、以上、
 寛永拾一年正月廿日
 行神
 政所

○天正十九年、去歲關白秀吉使天下諸侯獻五畿七道
 之圖帳於 天朝焉。按先是、關白令調進御知行御前帳、在國
 分三宅某藏書、謂圖田帳稱御前帳者、昉乎
 此歟、其奉獻之天皇御前之義耳、上地圖、是歲 義久公遣
 田籍於 天子者、始見孝徳紀大化元年也。
 桂常陸介忠利・八木越後入道嘉竺于泉邑主島津薩
 摩守忠辰、而上其田文籍也、忠辰裁答書、就久倍
 報 公命、其狀如左、

○二三四 島津忠辰書狀

尊翰之旨謹拜見仕候、仍從京都御条書之事、以御
 兩使被仰聞候、御差出之儀最相認、雖可致進上候、
 其知行之分、去年從安藝法印使者以下向、田島浦
 濱坪付詳被相濟、法印公へ進上之上者、不及是非
 候、又、此度之様子可申上候、猶兩使可被成言上
 候、以此旨宜預御披露候、誠惶誠恐敬白、

天正十九年 薩州 忠辰
 七月朔日

進上町田出羽守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七六七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當初薩摩守忠辰領出水郡、自主成敗猶如一方伯、

是以安藝法印善長宣旨於忠辰令上出水一郡圖田帳也、他日 義久公訟之曰、出水忠辰固吾藩內屬

臣、而別上其圖田帳也、甚無謂、自後當莫遵是例矣、

○天正十九年八月五日、 義弘公在京師、與久倍等

嚴切手書、詰問田籍調進遲緩矣、按先是、天正十

六年六月廿日、上井次郎左衛門秀繩遣伊勢雅樂貞

眞入道忍世狀曰、白尾五兵衛差出候日向圖田帳、

去歲成就軒上洛之時、被隨身候、彼本書宗圓老江

相渡云云、遂有不測其所在之事、由如此圖田帳違

依等、乃可所以致調進遲滯也乎、

○三三五 島津義弘書狀

▽^① □ 申下候へ共、來 □ 可致進上之 旨 □

仰出候間、追々令啓候、

御前帳之事、諸國江者、去六月初比被仰渡候、薩

隅之事へ、御私のため、不慮ニ去年治少・幽齋

龍伯様江御熟談被成置儀、奇妙なる仕合にて候、

然處、今日迄壹所一郷江差出も無上着段、なにと

したる事候哉、幽齋を始、おの／＼もたへられ候、

とかく返答可申様無之候、もし／＼其國もとにて、

帳など可被作用意もや候らん、中／＼なるまじき

事にて候、以其故、治少・幽齋よりも、本帳之事

者、於京都可有沙汰之由、白濱次郎左衛門・旅庵

にて被仰下候、爰元壹万石水帳さへも、増田右衛

門殿以指南調候得共、度々仕直候而、やう／＼の

事にて進上申躰ニ候、いはんや國元などにて、す

いりやうにて相調らるへき帳などは、なにの御用

にも立候ましく候、不入事ニ手間を被入、數日被

押移候事、さりとてハ不可然候、早竟ハ村數・屋

敷・田畠并種子蒔豆付國榎にて、米・大豆等收納

いかほと、有様しるし付、被差上候者、京都に

て被遂算用、御前帳可被作事、京都にての御沙汰

たるへき旨、返／＼被入御念、治少・幽齋被仰下

候、就夫、筆者并其名／＼の肝煎・案内者相付、

可被差上候由候キ、然處、一ヶ村之分迎もいまに

無上着候、如此候而者、京都にて本帳可被作事も、一月などにハ事成ましく候、はや諸國よりハ大方被成進上候由候、乍重言一ヶ所充成共、次第〳に可被上候、随而屋形作の事、いよ〳難成事、笑止迄に候、あまりの事ニ、近日、以使者様子可申候由相存計候、此旨 龍伯様へも可被申上候、每篇如此儀御前江被申上候而よりハ、早竟御前之御分別ニ而こそ候わんと候而、老中手前かもひなき事のミ累年致見聞儀ニ而候、當世さやうにてハ、國家之ため不可然、弥〳かわり有へき儀者、何ヶ度も被申上、老中せいに入らるへき事肝要ニ候、猶追〳可申候、恐〳謹言、

『天正十九年』

八月五日

義弘御花押

平田左近將監殿 (歳宗)

本田下野入道殿 (親貞)

伊集院右衛門大夫入道殿 (忠棟)

町田出羽守殿 (久徳)

(本文書ハ「旧記雜録後編」二七六九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九年、關白秀吉欲假道於朝鮮而伐明以報胡元之怨也、懲録云、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日本以此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乃築行營于肥前名兒屋、茲歲十月、義久公如名兒屋、至隈城有貴恙、十一月、義弘公代 公如名兒屋、使久倍明報之石田三成、

○二二六 島津義久書状

就名護屋普請之儀、今度舟本へ參、數日順風待居候処、虫氣出合散々爲躰、寔迷惑至極候、依夫、兵庫頭不圖罷登候、俄之儀にて可爲遲參事、彼是背本懷候、併諸篇可然様御入魂所庶幾候、猶町田出羽守可申達候、恐〳、

『天正十九年』

十月

(本文書ハ「旧記雜録後編」二七八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九年十月二日、石田三成呈 二公書、而告示在京人質番班也、久倍與本田下野守親貞・平田左近將監歳宗三人以御家老故、使各一人限以七月

而輪番于京師聚樂之藩邸、

〇二三七 石田三成署判人質番組

人質番組此外

北郷讚岐守質人

伊集院幸侃質人

新納武藏守質人

右三人者定詰

一番

▽^(歳久) 嶋津左衛門入道殿

肝付中將^(兼三)

新納武藏入道^(忠元)

二番

嶋津又四郎殿^(以久)

種子嶋左近太夫^(時龜)

入来院又六^(重時)

三番

嶋津圖書頭殿^(忠長)

根占七郎^(重徳)

孫子可有御上候、

親類年寄之子式人

次郎四郎・左京可有上候、

實子可有上候、

親類并年寄子式人

親類年寄之子式人

實子可有上候、

親類年寄子式人

喜入式部太輔^(久通)

實子可有上候、

以上

右三組之内、本田下野入道・町田出羽守・平田左

近將監、此三人も相加、一組ニ四人充ニ而候、雖然

此三人御役人ニ付、至而御用之仁、此内一人充京

都ニ被召置度候条々、御理御座候条、如此別ニ書

付申候、縱雖爲御供、三組之内も可爲質人候、

義久・義弘・久保御在國之時者、如最前一人充三

組江相加、可有御在京候、右替之日限者、七ヶ月

充ニ相定候上者、私之爲談合ハ被相替事、堅可爲

停止候也、

以上、

天正十九

石田治部少輔

拾月二日

三成在判

義久様

義弘様

參人々御中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七八九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天正十九年十二月廿八日、豊臣秀吉讓關白職於秀次、世稱秀吉曰太閤也、

(表紙)

十八代
久倍第六
文祿元
至同二

町田氏正統系譜

十七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七久倍六

○文祿元年壬辰即天正廿年改元春、肥前名兒屋行營成焉、

太閤命諸將會於名兒屋、三月十七日、德河内府

公至名兒屋、同廿六日、太閤殿下莅於行營、四

月、義弘公 忠恒公發名兒屋如朝鮮、義久公

亦將如名兒屋、五月四日、命久倍等十一人留守、

委任政事、乃降令曰、比年、國步艱難、加旃父子

出征、社稷安危正在今日、爾等夙夜竭力、調發兵

糧戰艦、須以供給征韓之軍興也、或有懈而不奉法

者、遵朝儀當罪而勿赦矣、爾等若能協心保守焉、庶乎得國祚無疆、因授十二個條之式目、更勤番麿島、

○三三八 島津龍伯義久書下

『在家藏』

今度唐入之儀被仰付、既武庫父子被致渡海候之上、

拙者亦名護屋可參由承候之條、即應其儀候、寔數

年在京故、國家雖令困苦、各以熟談、高麗へ之見

次并なこや在陳・京都調其外執代等、又者船手之

儀夜白無油斷、可指上事頼入候、當家一難儀相及

事眼前候、然處、不入精仁有之者、任京儀可致其

成敗候、併各於入魂者、當家可令連續之条、弥才

覚專一候、仍證跡差出候之上者、縱令雖有無理之

儀、國家之爲たらへ、善惡可同心之間、可心易候、

然時者、捨遠慮可扱者也、仍狀如件

天正二拾年『即文祿元年』

五月四日

龍伯(花押)

伊地知伯耆入道殿

本田右衛門佐殿

新納旅庵(長住)

山田越前入道殿(有徳)

税所越前守殿(篤和)

鎌田出雲守殿(政近)

本田因幡守殿(正親)

川上參河入道殿(忠智)

新納武藏入道殿(忠元)

平田美濃守殿(光秀)

町田出羽守殿(久徳)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八七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〇三三九 島津義久袖判覚

(義久)
(花押)

覺

一進上斛之事、付大豆之事、

一代米之事、

一高麗・名護屋・京都見次之事、

一軍衆立かさみの事、

一夜白談合可入精事、

一被仰付御下知ニ利くつ可申仁ハ、籠者をもいたし、

稠急ニ可扱事、

一耕作無油斷可申付事、

一舟作未進之諸所糺明之事、

一反米人別徳役米、かり賣地首尾の事、

一返地配當可急事、付眞贋すましき事、

一諸所上所領可相糺事、

一右之條々、不事濟内ハ、爲何自用有といふ共、歸

宅すましき事、

付、皆究而の後ハ、拙齋・枕肱・利安・鎌雲

事ハ、一番替ニ二人宛、在鹿兒嶋たるへき事、

天正廿年五月四日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八八〇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〇文禄元年五月八日、義久公將會于名兒屋行營、

今日、發麗島行次伊集院、九日、至串木野、十五

日、賜久倍書、以趣川上左衛門尉久利出陳、久利川上宗家十一代上野介久隅入道尉政之長子、母本田紀伊守董親之女也、蓋席母氏之寵、養懶墮之質、不能過衛君命、逗撓而後人、先是、公使川上家族切諫久利督迫發足數回、且素嘉父慰政嘗立名節勸軍忠、以寬宥久利亡狀、猶命久倍懇諭之、可謂公仁愛之至矣、於是、久利後渡海朝鮮、既而聞明兵順國來、懼甚未及遇敵、陰逸逃歸薩藩、父慰政大惡其不義無勇、而不與家督、遣次男瀨兵衛尉久通而代久利、久通病死于朝鮮、其子彦十郎久貞嗣

一説 太守公政擊伊集院忠真、久利不從軍、川上平左衛門久光諫之、久利怒而殺久光

○二四〇 島津龍伯義書狀

『在家藏』 尚々、彼喧嘩之本頭定而有之

知候、さて荒木事へ度々喧嘩眼前之儀候間、早々一途之扱、別儀有ましく候、以上、

今度唐入ニ付、川上殿遲參之事、安宅へ被聞付、

度々儀存、到慰政内儀之

事川兵にてモ肥後助を以モ巨細申候事及數

度候、其臆而可被及迷惑地躰を思いたし、種

々申盡候、其上又左衛門尉殿へモ申候存、又

川兵にて申遣候、兵モ一人私ニ藤右衛門尉

同心仕、色々吳見申候へ共無引、于今法外之至

不及是非候、又表よりハ肱枕を以申候事、各存知

之儀候、人之咎を身之上ニ引追つふれ果へキ、さ

りとてハ於外聞無面目次第候、近日可被打立坎、

さ候ハすハ、知行兩所一所、堅可被召上事

尤候、ケ様兼日存、慰政之事へ度々被粉骨、聊

無忘却候へハ、別而哀憐之心底迄ハ相拘候へ共、

國家モ滅亡之涯ニ成上ハ不及力子細候、然間、

扱之事、緩有、將又去八日町之喧嘩不可然候、

一昨日者以如申候、荒木振舞曲事共中ニ難申

盡、南林寺前住之事、就中、いハれ候人

にて候処、平性之心さし相易候て者被成格護候事、

只不忠始末与存候、是又急ニ成敗、

彼是不可有油断候、恐々謹言、

『文祿元年』

五月十五日

龍伯(義久)
(花押)

(上包)

町田出羽守殿

龍伯

○五月十八日、朝鮮回船還申木野、新報 義弘公

久保公無恙抵釜山浦之書、而泊同廿一日、連日逆

風波濤播蕩、義久公不得開船、於是、今日公

又遷賜久倍及談合衆手書、令催國役備輜重凡國役始

石各一人、後每四拾石各充一人又高、且降旨曰、方今吾

衆困悴兵役、大臣以下當念國事、若安宅三郎兵衛

辭去、而後解媢懈勒遲參早退、何以足成軍國務邪、

各須不憚勞、自先用心効力、久倍等是聽任矣宮之

歲久也、清水謂以久也、談合衆今若年寄也、後亦曰御請役・旅

御家老、言御家老在評定所議政、至於大事難決、則與參而贊知

政事也、寶永二年十月、更稱若年寄、此、同六月五日、

時久倍爲御家老、其他留守官蓋談合衆、義久公抵名兒屋、石田三成使安宅三郎兵衛逆而勞

○二四一 島津龍伯義久書狀

『在家藏』

諸舟皆々着揃候之条、片時モ急可致出船之処、此

荒け候へてハ、湊口出し候する事モ中々難成由候

て、徒之逗留何共迷惑不及申候、今晚モ少風やハ

らき候者、出船之地躰候、然者國役之儀、各不相

濟候哉、安宅三滯在中ハ談合所へモ無油断様ニと

被申候、又諸所へモ其理被申越候へハ、大方はか

行様ニ候つれ共、打立已後ハ皆緩之心持にて、弥

不問候、然者、宮之城へハ、自是直ニ申通候、兎

角到鹿兒嶋、懇ニ相談肝要之由申遣候、又清水へ

モ書狀進之候、早々可被持せ候、巨細之段ハ自其

元可被達由申候、將又、出船モ遅々候之条、名護

屋表之仕合、必定可惡候、せめて進物にて相補儀

モ欵候寸覽と存候へ共、是モ當分ハ不如意迄ニ候、

然時ハ談合衆其調別而可被入精事ニ候、各如存知、

我々諸篇六ヶ敷申事、連々不相叶候へ共、國元へ

一難儀ニ罷成故、有之儘申事ニ候、第一者、談合

衆の覺悟肝要ニ存候、其故ハ、朝ハ遅參候て、自

然畫ハ他行モ候之哉、又晚ニハはやく歸宅候てハ、
寔無甲斐始末候欵と存候、大閣様御渡海候者、
某御供事ハ遁間敷事にて候間、各可被入念事、向
後頼入迄□、恐々謹言、

『文祿元年』

五月廿一日

龍伯(花押)

(上包)

町田出羽守殿

龍伯

諸談合衆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錄二」二二〇五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是歲文祿元年六月十四日、泉人梅北宮内左衛門國
兼至肥前平戸、而謀叛侵掠肥後州、頻遣使三回、
仍矯 公命曰、義久公將復興六國也、既與諸將
約、豐太閣聞而出名兒屋將渡唐津、於是、遣兵殺
太閤于古城下、乃使臣等伐肥後州、卿等速領兵來
會矣、是 公命也、於是、留守官平田美濃守光宗・
新納武藏入道拙齋・鎌田出雲守政近・新納越後守

忠包入道等僉曰、事既急、當速出兵應命、由此藩
内騷然矣、獨久倍毅然不動曰、公倘舉箇大事、
則必先告臣等、而後敢矣、何使梅北乎、此尤可疑、
臣不敢聽命矣、卿等亦勿妄動也、既而五日、果報
梅北反狀、諸人始感服久倍之先見云、此時、岌々
乎哉、久倍若夫誤信梅北奸計、同意衆言、動干戈
于邦内、則他日豐太閣震怒益甚、國難將逮不測、
不亦危乎、可謂久倍一言以安邦家者矣、

町田大概記曰、文祿元年高麗入被相企、關白秀吉
肥前之内名護屋之城に被成御在所、天下之諸軍高
麗江被押渡候、義久尊君も名護屋ニ被成御參候、
其年六月中旬之比、梅北宮内左衛門企一揆、肥後
佐敷之城に押入、以計略薩摩江被申遣候様子ハ、
於名護屋、義久尊君諸大名江被成御談合、一揆
被成御企候、依其儀、肥後請取に梅北宮内左衛門
爲御使罷下候、薩隅兩國之人衆夜白共に肥後江打
出候得、其由、菱刈・入來・祁答院・其外諸外城
江追々之注進、梅北之前より被申遣候、其趣ハ、

梅北相煩候故、高麗へ茂不被致御供、其間に、九州之諸大名者高麗江被參候、其家中衆名護屋陣屋に宿許有之候、可被居候衆に談合、一揆之催にて、梅北宮内左衛門者爲養生平戸江被參、其折節、入來院殿衆今藤権兵衛、高麗に參候由申候而平戸江參候を、梅北被申候へ、於名護屋、龍伯様諸大名江以御談合、一揆を御企候、依其儀、梅北へ肥後請取に參之由被申、今藤権兵衛高麗江不參、如肥後可參之由、梅北被申渡候、尤同心之由申候而、名護屋江直に參候而、龍伯様に申上候、被成御驚、頓而梅北一揆之由、關白殿に御申候、左様に候へ者、最前一揆之談合、梅北に仕候衆、方より手を替て、關白殿江注進申上候、一時之間、從、龍伯様御申早御座候而、御仕合罷成候、其一左右、從名護屋早使罷下、御國之衆も驚入候、梅北宮内左衛門佐敷江打入候儀、前廣ニ此元江相知候處に、名護屋表之御仕合、目出度祝入不淺候、又有五日御左右へ、龍伯様高麗江急に御渡之由、

關白殿より被仰出、御船一艘被成御調、羽戸之津に御船被成御浮候得共、順風無之、左様成を被成御待之由、御使被申來候、其時鹿兒島之衆承、扱々御迷惑之儀皆々泪を流善惡を不弁軀に候、龍伯様高麗江御渡海之時者、定而薩摩之國も可有御取之儀定にて候覽与存居候、又有五日御文被下候、高麗御渡海被成御遁候、其由へ、龍伯様事へ日本に無其隠人にて候、高麗江被參候て可被相果候、此度へ御用捨被成候而可然之由、家康より關白殿江被爲申上候、其時、關白殿も其儀尤与被成御意、高麗渡海被成御遁候、其節より皆々承、誠に喜悅之泪、爲何、家康へ御人にて候哉と忝之由、皆々手を合拜申候事、其時之鹿兒島之老中にへ、出羽守久倍・平田美濃守御留主番に被居候、御外城之地頭新納武藏入道殿・鎌田出雲殿・新納越後殿此三人爲地頭番衆鹿兒嶋江被相詰候故、右一揆談合夜白被仕候、一揆之一左右相聞へ、三日して之一左右には、於名護屋、諸大名一揆之由、關

白秀吉被聞せ、名護屋之津より御船にて唐津に御着候を、古城之きわにて 秀吉を奉討候、急肥後江可打出之由、佐敷より梅北追、被申遣候、是程直説相聞得候上ニ者、隠密も不入儀、新納武藏入道殿・鎌田出雲入道殿・新納越後入道殿此三人も、急肥後江可打出候間、唯今可打立之由被仰候、出羽久倍被申分者、是程大事成儀於御企者、御使御國本江 義久尊君より御下、様子可承候處、其日之于今至迄、御一左右不被仰聞候、三人共に鹿兒嶋之御番被成御勤候得、其上類に肥後江御出候ハ、出羽曾後日之様子存間敷之由、依爲被申、三人も出羽守之儀に被相任、鹿兒嶋御番一偏に被相留候、有五日、梅北一身之一揆に罷成、佐敷にて爲討果之由、相聞得候、御國に難題之不相懸も守護所之衆、肥後江不被罷出、梅北一類其外小身之者共、何をも不知、一揆に相加り候故、御國之難題も無之、右三人之安穩、出羽守久倍一人之校量にて候、右名護屋より二三度之御使之様ハ、梅北

一揆佐敷より申遣候以後之事にて候得共、其分之趣、如斯候故、時分相違ニ候得共、書記候事、一梅北宮内左衛門被企一揆、於佐敷之城被居一左右、六月中旬之比、町田弥兵衛者鹿兒嶋之歴ミ之若衆中、町田出羽守殿久倍、廣間之椽に咄申候而居候處に、平田美濃守殿與力衆平田主水殿被參被申候様子ハ、町田弥兵衛江平田殿より御意趣者、今日入來之内塔之原より、衆中殿中之御番に被參候、平田殿江被申候者、入來打立前に佐敷江梅北殿被參、肥後入之觸共有之候、此通に入來より之番衆内より被申人有之、併何程之儀ニ而候哉、内證、弥兵衛前より出羽守久倍江密々に相尋可申之由承候、其より久倍江申通候、扱ミ大事成一儀にて候、御隠密可有之由、平田殿江返事被申候、其より其時分、地頭番衆鎌田出雲殿・新納武藏入道殿・新納越後入道殿此三人江、弥兵衛參候而、密々に申入候者、就中密ミ之儀、大坂之此元形屋〔本ノマ、〕、惣別高麗之軍衆飯米、大坂より名護屋江相届之主取、其

飯米之内、於京都御屋形に請取、其替米薩摩より名護屋に可相届約束にて候處、不調之故、此元形屋之衆名護屋より鹿兒嶋江參候而、返米之儀急候、其人數罷居候故、遮而右一揆之儀、隱密にて候、右三人之地頭番衆勿論平田殿ハ御老中、何茂出羽守久倍在所江被爲相揃密之談合、必定之儀者、名護屋 龍伯様より可被仰下候、其御一左右可被爲相待候議定にて、其夜皆在所江被爲歸候、次之日より名護屋にて諸大名江 龍伯様以御談合、一揆御企候、肥後請取に梅北宮内左衛門被下候、先無吳儀、佐敷之城を請取候、薩摩寄之人數をも相揃、肥後國中に可打入之由被申候、佐敷之城にハ、加藤與左衛門殿内儀御座候、與左衛門殿ハ高麗江渡海、内儀江相付候役人安田弥藏・今一人名を忘候、勿論内儀江相付候役人兩人、以使立麓江下シ、梅北殿城江被居候、其時分高麗立重之衆多人數肥後表江罷通候時、先田尻荒兵衛殿江梅北殿被申候者、名護屋にをひて一揆之御企、依其儀、

肥後請取に參候、薩摩江人數申遣相待候、依其儀、田尻荒兵衛從薩摩之立重、衆佐敷江參逢候を、荒兵衛殿被召列既に麥之島ハ小西攝津守殿居城ニ而候を、高麗江被參候留主に候、麥之嶋を荒兵衛殿大將にて被責候得共、留主番衆防返候、其より荒兵衛八代小川表被相通、佐敷にて梅北宮内左衛門殿私之一揆被相企候之由、佐敷之留主居兩人承候而、梅北殿佐敷之城江被居候を、加藤與左衛門殿内儀麓より御酒を相調、城江被罷登、留主居之衆兩人被申候ハ、肥後表島津殿御格護に罷成目出度存入候、加藤與左衛門事、高麗江渡海仕、定而於彼方身軀も可相果候、歸朝不定に存候、此節よりハ梅北殿を與左衛門与存、身軀を可頼存候、其由両留守居衆偽を被申、酒を進、梅北殿も殊之外被醉候、與左衛門殿内儀其座を罷立被罷歸候、其禮儀に庭迄被出候を、留主居衆兩人して其庭にて打果候、梅北殿頸を切、城之外廻りより指出し、梅北如此討果候、麓に薩摩衆罷居候を、皆可打

果由、大聲にて被申候、從夫、麓に居候薩摩衆討
果者も有之、又者其場を逃山に入、如菱刈逃延者
も有之、皆々高麗立重之衆佐敷迄爲參者共也、

右之様子、肥後國中江相聞得、其後田尻荒兵衛
小川にて討果也、此趣鹿兒嶋江頓而相聞得也、

實否之説ハ難計者也、

是年六月十四日、湯ノ尾地頭梅北宮内左衛門及田尻但馬守侵襲
加藤主計頭清正之領分肥後州、攻拔葦北郡狹敷城、以爲屯營、但
馬守放火松素嶺、破却小川、此時肥後人松浦筑前守者運籌策、
殺但馬守及田尻荒二郎同荒五郎以下一百人、梅北國兼爲肥後人
境善左衛門、安田彌左衛門所殺云云、一説肥後人言、
梅北國兼領兵二千、據佐敷花岡山壘、力戰而死也、

○今年六月、太閤聞國兼之叛也、以爲 公蓋與焉、

徳川内府公諫之而太閤意解、而罷 公之國、秋七
月、公還麿島、遣細川幽齋共治梅北餘黨、始天
正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太閤之出太平寺也、祁答院
領主左衛門督歳久發人為導、行由九尾越、太閤以
為、故困人於嶮惡、又有飛箭及肩輿前、太閤以為、
賊由歳久、遂宿鶴田、歳久有疾、不得見太閤太閤
自鶴
田如曾木、行歴九尾、九尾
在宮之城佐志・大村接壤處、乃遣家臣本田掃部助知館
事、廿五日、太閤如曾木、有一小姓、剔取屏風畫、

掃部助責讓之、太閤聞之即斬取畫者指、與畫併送
之、如此件々太閤大憤于歳久甚矣、然以業已與公
行平、且優容之、而今至梅北黨起也、太閤以為、
是亦歳久之所為、積怒交發、是年七月十日、賜
公朱印書、數歳久之罪焉曰、速斬歳久首來、不即
將屠汝國、於是、公召歳久于祁答院、歳久詣麿
島、公宴歳久、然以察諸人耳目異於常、乃宵遁
去、七月十七日、乘舟如脇本、蓋欲歷吉田還祁答
院也、群臣言於 公曰、今縱歳久、使歸其邑、是
猶放虎於山也、時鬪戰之聲聞麿島、公憂焉、乃
遣久倍將兵追及歳久迭止戰爭早自引決、久倍馳詣
瀧水、則歳久已自盡矣、一説遣久倍逐而要諸其坂
路吉田・蒲生之間、歳久聞之泊瀧水、頗與此異、
按島津左衛門・澁谷三四郎譜並曰、公遣白濱次
郎左衛門重治・比志島紀伊守國貞、齋書賜歳久死、
二子至瀧水云云、

〇二四二 島津龍伯義久直書

『澁谷四郎左衛門藏』

先年御動座之砌、於祁答院之振舞曲事被思召、京都より雖可被仰下候、依無御次御延引候之處ニ、今度慮外之儀出來候之間、腹を切せ可申之段、御朱印拝領候を雖持候、定相届間敷候、貴所任上意、早々腹を切せ候ハ、妻子眷屬等堅固ニ可有御暖之旨、幽齋承候上者、毛頭別儀存間敷候、粹者衆不屈申事ニ同心候歟、兼日之取置相違候、無心元候、且者當家之ため、且者國之爲ニ候之間、とても被相遁問敷候、名譽之腹を切せ候ハ、後代名を可被留事、此時候也、

①「文禄元年」

七月十八日

竜伯

左衛門入道殿(義久)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九三二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歳久譜曰、家臣百餘人皆以死誓、而發弓銃禦其敵、自己至申防戰、蓋與白濱・比志島之衆合戰者也、且歳久辭世之尾曰、七月十七日、左衛門入道晴菴、

白濱次郎左衛門殿・比志嶋紀伊守殿ト、由此、則公使白濱・比志島二子賜歳久死也明矣、俗說或云、歳久由此怨久倍、惡是何言也、夫久倍奉公命論歳久者、而歳久之死久倍固不與焉、况歳久人豪、何故愚劣如巫媼託咎之拙、而挾睡臂于久倍邪、乃可以知一時出乎兒女子之私言、

〇文禄元年八月十四日、太閤命 義久公及長岡玄旨即幽齋、收薩・隅・日寺社領、以助公之邑入、於是、没收國中寺社領三分之二、以足國用助征韓、

當時謂之毀破勘落、至諸地頭則減其職分田、繇是、大家小身盡媚附於幽齋、而舞知薦賄徼幸要田不忌憚世人誹謗者、駢焉盈道路、蓋幽齋之改封三州私邑也、行淫虐擅與奪、忠良逐竄奸佞升進、於是、久倍亟請于幽齋曰、夫徹藩昔者鎌倉幕府始賜國初公三州、世傳領到于今矣、豈憶、梅北賊起乎蕭牆之中、而犯豐公殿下之威嚴也、雖然、固非我寡君所與矣、而今吾民聞足下括田之令、恐懼若戴迅雷、足下幸諒察、使吾民蘇息、云爾、而未嘗私請

班田也、是故至于久倍則不能得尺寸之地、既而文祿二年癸巳正月十九日、幽齋將反名兒屋也、久倍出餞送之市來、勞慰辭別、幽齋德之語知館者曰、吾之駐斯邦也、藩人競望班田、不欲以利己者幾希矣、唯於久倍則其心存乎愛君憂民、而未嘗言及其私也、吾亦不與久倍一段地、今而無一人以顧問吾之東歸者、而久倍獨自遠送吾、乃深以愧我心而已、若久倍實社稷之衛、不二心之臣也哉、厥明日正月廿日、義久公亦如名兒屋、不數日而還、

○義久公他日賜久倍祁答院大村新開田凡五町曰、乃不阿幽齋之旨、而義以為國計、未得尺寸地、特賞賚之也。大系圖、以此為公、答文祿二年誓詞之旨、

町田大概記曰、其以後瀧ヶ水にて、御舍弟金吾入道之御名晴義様其家中之諸士餘多、一揆之衆に被相加、其上晴義様依御中風氣、先年關白秀吉之新都にも無御上洛之故、以彼是、同年七月十八日に、於瀧ヶ水御生害、夫より相續、御分國之古風被相改、先神社寺塔之知行を被堪落、爲國君御藏入之

地知行四萬石、諸村を被相定者也、如斯國之改有之、當時才知之人にハ知行之加増を被差遣候、依其儀、必不分譜代新參之衆、過分之知行被宛行者茂有之故、依人々心不守我君之御恩、細川殿に毎々致出仕、知行之訴訟者不顧人口を様子之者も在之、然處に、出羽守久倍一人者、細川殿に無用所出仕も無之、依御用被召出之時者、被罷出躰候、久倍節々細川殿江被申上茂、島津之家古昔頼朝將軍之御連子之一筋、及數百年領薩・隅・日之三州を、茲歲不思之梅北企一揆、剩遠國、藤孝公此國江御下候、國家安泰相續候様子に奉頼之由被申上之外、久倍之身軀に付頼存之由爲申上之事、一度も無之故、知行曾以藤孝公此國江御逗留中に不被給候、既藤孝公此年ハ鹿兒島にて御越年、次年正月、又如名護屋御參之由被仰、鹿兒島を被成御打立、其日、市來迄被成御越候、久倍者御跡より爲御暇乞、夜に入市來江被參、藤孝に被罷出候而、頓而其夜鹿兒島江被致歸宅候、其跡にて藤孝

公爲被成御意之由、傳聞得候様子ハ、此中、鹿兒島被成御逗留候處に、諸士皆ハ一身之慾計を被申上候、出羽殿計ハ、島津殿之國家之儀を爲奉願之由被申上候、其上、於鹿兒島每日出入爲被任人も、誰モ中途迄爲被罷出人も無之、此中御目不覺之様子不及是非、嶋津殿之御内出羽殿一人計也、此中大方に被成候而、無御面目之由、爲被仰之旨、後々必定仕候、此等之様子にて候を記置候事、如何にて候得共、爲被存忠節を久倍にて候、後代之町田之家之子孫も、此意を以、御奉公を爲可相守而記置候、久倍者如斯忠節之心而已ニ、一世被爲相終候之故、御分國之諸士に相勝たる儀ハ、久倍身軀に被相守候、其事如何なれハ、義久尊公以御神名被遊御感狀、并祁答院大村之内新開之村を被給下、久倍頂戴被仕候、其御感狀町田惣領家後代之子ニ孫ニ、曾以不可損失者也、

○是歲、太閤命收本藩寺社領、而伊作大汝八幡宮神稅・千臺太平寺寺田如故、此他名神・巨利不在此

限、久倍告示太平寺主・八幡宮神人之狀如左、餘並同、不復書也、

○二四三 島津義久袖加判町田久倍書狀
『太平寺藏』

〔黒印〕○印文「義久」

當國寺社領事、以御下知令勸落候、雖然、先年御動座之刻、被居御陣候之条、不混自余、寺領目録在別紙事、如先々被仰付候、被全寺納、可被抽懇祈之由候、恐惶謹言、

天正廿『即文祿元年』 町田出羽守

九月三日 久倍(花押)

泰平寺

(本文書ハ「日記雜錄後編」二九五八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二四四 島津義久袖加判町田久倍書狀
『伊作大汝八幡宮神人篠原某藏』

〔黒印〕○印文「義久」

當國寺社領事、以御下知令勸落候、雖然、異于他

之条、社領目錄在事、別紙、如先々被仰付候、被全社納、

可被抽懇祈之由候、恐々謹言、

天正廿

九月七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〇二四五 島津義久袖加判町田久倍書狀

『山川菱田佐五左衛門藏』

(黒印) ○印文「義久」

父彦兵衛京・田舎令奉公之間、源三郎事、不相替

被召置之条、於曾於郡領知被宛行候目錄在別紙、全領

知、可抽奉公事肝要由候、謹言、

天正廿年

霜月二日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米屋源三郎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九八一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久倍為人、廉清公幹富經濟之才、貫明公委任度

支出納之權焉、乃支給證狀多用久倍名印、若左記

連署裏判即是、是故、其所謂坪附帳者、既不可疏

舉、則前後不復載也、夫久倍丁兵役相繼財用窘竭

之時、外綜軍旅、内佐國計、去私布公、況又奉征

韓留守也、梅北之黨傳檄募兵、將有事于肥藩、蓋

有意也、然而三公在乎外、危過于累卵、幸不至

於債事覆宗者、亦久倍之力也、豈唯度支之務矣、

後之長國家主財用者、能知承上之旨詔々然自矜智

謀以使其私圖、而未能陳露肝隔、以責難救之而有

蓋臣之風之比乎、故附此以告來者云、

〇二四六 島津義久袖加判領地目錄

(黒印) ○印文「義久」

薩州河邊之内領知目錄

一 井料田之門玉泉寺先

六段 中むた

壹段四畝廿四步 あなこ

八畝六步 こむた

貳畝 あらひ川

壹町六段五畦五歩しやうふ田

六段 とろろきた

貳段三畝廿七步 にしのみる
六畝 てくり
〔裏印〕
〔朱印〕○印文「久倍」

六段八畝十步 たしる
貳反三畦 なかさこ

已上、田方四町三段貳畝廿貳步
畠方

山畑 七段九畦 しやうふ田
五段 同所

三段十貳步 辰所

平山名 已上、畠山畑壹町五段九畝十貳步
一 有箇之門玉泉寺先

六段四畝三歩 はうちやう町
壹段七狭 竹添
〔裏印〕
〔朱印〕○印文「久倍」

壹段六畝四歩 たう免

三段七歩 大むた

八畦 徳代作

五段 さつまた

壹段八畦 かり屋た

已上、田方貳町三畝十四歩
畠方

七段八歩 たけ添

四段七畦十歩 下のその

壹段三畦十歩 同所

同郡同名 已上、畠方壹町三段廿八歩
一ヶ所ふた津之屋敷玉泉寺先

四段 田中
〔裏印〕
〔朱印〕○印文「久倍」

壹段四畦 同所

八畦 峯もと

壹段三畝五歩 その田

貳反 井の尻

已上、田方九段五畝五歩

畠方

野間名 壹反七狭 外その

壹段 南昌庵先
みつ元

六畦 同先
かき内

四段 同先
うしろさこ

已上、七段三畦

平山名 浮免

尾崎先 『裏印』
中のつほ

壹段

同先

永田名 三反三畝

平田

平山名 三段

玉泉寺先
にしきの袋

同先

清水名 三反八畦

寶光院先
小竹原

同先

同先 八畝

柳の丸

同先 壹段四畝拾歩

大谷

同先 四反十口之内

昌運坊先

同先 貳反

為ほしかた

同先 壹段壹畝拾歩

西之坊先

野ま名 二反六畝

中のつほ

石走門之内 河路か迫

中嶋田

合テ田方九町五段貳畝壹歩『裏印』

合テ畠方貳町五反七畦十歩

山畑五段

惣都合田畠山畑



(朱印) ○印文「久倍」



(朱印) ○印文「久倍」



(朱印) ○印文「久倍」

拾貳町五段九畝拾壹歩

分米大豆百參斛四斗一升三合三酌三才

右之内を以テ

合五拾三石四斗壹升三合三酌三才

平泉川邊之より替ニ引

相殘新知之分

合五拾斛者

天正貳拾年霜月廿九日

雪

鎌田出雲守

政近(花押)

比志嶋紀伊介

國貞(花押)

伊集院下野入

抱節(花押)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長壽院

盛淳(花押)

阿多掃部助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一〇一三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肝付中將名兼三、稱三郎五郎、實伊集院忠棟入道



(朱印) ○印文「久倍」

幸侃第三之子、為肝付家五代彈正忠兼寛之後嗣焉、
慶長四年辛卯三月、與父幸侃在伏見、幸侃被誅、
而至本藩、塾阿多、厥後斬于谷山棧道兼三幼字稱中將者由父幸侃奢侈之僮上可疾且笑耳

〇二四七 長壽院盛淳外ニ名連署書狀

『肝付帶刀藏』
隅州正八幡領之内、加治木ニ在之浮免分、七拾壹石四斗八升六合三勺之儀、四拾五石之定請ニ御侘付而、其分申定候、自然風干水損雖在之、全可有收納之由候、然上者、滿作之時も四十五石之外、不可有違乱候、被成御檢地、田畠出分等在之共、右之通不可相違条、可被得其意事肝要ニ候、恐々謹言、

天正廿一
正月十七日

鎌田出雲守
政近(花押)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長壽院

盛淳(花押)

肝付中將殿

參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一〇四三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〇二四八 肝付兼三証狀案

安文

隅州正八幡領之内、加治木ニ在之浮免分、七拾壹石四斗八升六合三勺之儀、四十五石之定請ニ中將御侘被申上候処ニ、御同心忝候、然上者、毎年爲御藏米、四十五石進納可仕候、縦天下一同之風干水損雖在之、收納不可有相違候、爲後日之狀如件、
〔天正廿一年〕
正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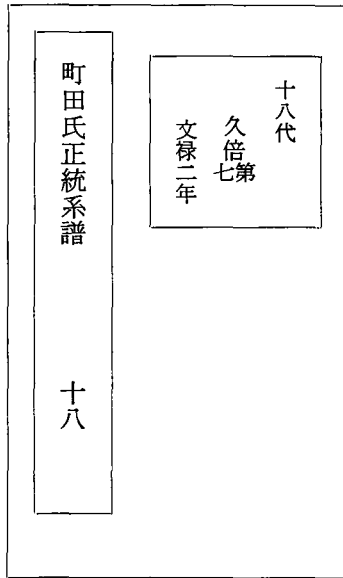
鎌田出雲守殿

町田出羽守殿

長壽院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一〇四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表紙)



藤原姓町田氏正統系譜卷第十八久倍七

○久倍領伊作薩摩州阿多郡地頭職來記年間未詳及伊作由、而領其管加

賜伊集院神殿村以下數邑、如故、

○文祿二年癸巳二月廿六日、去冬十二月太閤遺 義

久公書曰、宜與淺野彈正少弼長吉俱如朝鮮、於是

三月二日、公將行有禱於田布施金峯山及伊作八

幡宮公之生、土神也、凡出陣啓行、則謁款封内之名神靈祇

者、皇國之故實也、今日、久倍告示之地頭所伊

作ガニ所由大野久重・蒲池輔心之兩人、且趣田祿出米

人別出錢事、皆以征韓役故也。文祿二年丈量下度等、凡每田畠一段出段錢、各二百文 據以上之文、則久倍領伊作地頭職、當在文祿二年以前明矣、

○二四九 町田久倍書狀

『國分蒲池孫太郎藏』 猶々、此石之事、然与相究候て可承候、少も由断あるましく候、

太守様來月二日、田布施へ御光儀にて候、三日四日間其地八幡宮へ御社參たるへく候、可其心得有へく候、石見九兵衛尉へ被仰付こそ肝心候、

一 老石付式舛出米之事、老石付老舛五合出米事、然与相究候て可承候、來月二日ニ京上之船ニ入へく候間、如此候、

一 今度之人別錢事、早々此方へ可被持せ候、於此地

行衆へ可相渡候、恐々謹言、

二月廿六日

町羽入

存松(花押)

大野將右衛門尉殿

蒲地伊入殿(輔心)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録一」一〇五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夫治亂雖異事、躬行政之人去私而向公補弊救時、

識當世務者、固難其任、昔者大閤忿恚梅北之作亂
以降兵役相踵、百姓怨苦、國計頻細、况股肱爪牙
之臣從于 二公遠航絕域、加旌出住京師、行役名
兒屋、丁是之時、調給上下之餉銀、辨惠内外之緩
急者不亦難乎、久倍與新納忠元等、猷三箇條之盟
書于 義久公曰、倘臨難、則受責歸罪、苟致微絶、
莫復憂矣、公深感忠貞、文祿二年二月廿八日、賜
久倍書曰、汝之於余指神爲誓赤心如日、予亦要神
明永以弗忘矣、蓋有所爲而言之、

○二五〇 島津龍伯義久感狀

『在家藏』

今度三ヶ条、以神載深甚被顯心底、誠爲當家之爲
我等、旁神妙候、春日 八幡 天滿天神茂御照覽、
何様同心之儀、毛頭不可有忘却者也、

二月廿八日

町田出羽入道殿

竜伯(花押)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一〇七六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二五一 島津龍伯義久願文

『在家藏』
御願文

彦山三所權現へ御代參詣之事、
大汝八幡大井 □見大菩薩 諏訪大明神 龜山權
現 □木大明神 天滿天神 稻荷大明神、七社へ
大般若經七部之事、
□鴨
諏訪上下大明神 □柱 稻荷 春日大明神 □宮
八幡、五社へ御神樂之事、
文祿貳年卯月廿二日
龍伯(花押)

○文祿二年七月十八日、正值歳久之再周忌、雖然本
月以諏方廟祀場内故、 義久公命久倍、六月十八
日、設齋於福昌寺、而令弔其小祥焉、 公去年、

設齋七於福昌寺、今又在京而遐想悼歲久也、五月七日、公賜久倍手書、令主祭、蓋久倍之於歲久辱知己愛待深矣、故臨其大故特遣久倍而教戒之、久倍固閱傷其死、嘗心悴不及告之情也、乃子孫追崇、而建歲久八幡社于私邑、以繼久倍之志云、

〇二五二 島津龍伯義久書狀

『在家藏』

得幸便染筆候、仍晴養一周忌之事、七月ハ御志尤に候条、福昌寺へ被致談合候て、六月十八日之前後ニ被撰日、一稜可被執行事、憑入候、恐々謹言、

『文祿二年』

五月七日

龍伯(花押)

町田出羽守殿

〇文祿二年、義久公行在名兒屋、義弘公居唐島城、夏四月、明將司馬石星遣沈惟敬講和議、三奉行許之、乃使明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之名兒屋

董成、増田右衛門尉長盛・大谷刑部少輔吉隆護徐一貫等還自朝鮮、六月十五日、太閤發名兒屋還京師、以秀頼生也、九月、石田三成自朝鮮還、然則三成護明使、而至名兒屋、復如朝鮮欵、公書曰、石田治少近日將渡高麗、

〇二五三 島津龍伯義久書狀

『在家藏』

頃國元之儀一圓不相聞得條条、指遣使書候、一拝領之御朱印条書數多此方へ不見得候、其元へ涯分入念被見出、早々可被持候、

一度々以使申下候、相届候哉、無心元候、鹿兒嶋普請之儀、未被指止被申付躰候欵、於其分者曲事候、此度三奉行大明勅使兩人以同心被成歸朝候、就夫安三兵も被罷歸候、彼普請之事被聞付、不可然之由、深々和被申事候、是非共普請可被指留事肝要候、右之旨切々以使雖申下候、有之儘ニ可致口達事、無覺束候之条、態染筆候、
一高麗表年々無人之由候間、又々立かさミ之儀申付

候、必來月中旬比ニハ此地へ越着候様、肝煎可仕候、

一石治少老も近日高麗へ可爲渡海之由候、於其儀者愚老事も可罷渡覺悟候之間、何篇無油断其校量專一候、

一替米船之儀毎度申下候処ニ、鎌雲仕立候而、高麗へ指渡候之船壹艘參着候、其後一圓船不指登候、如此致遅候之事、さりとてハ曲子細候、諸事無緩可被申付事尤候、恐ニ謹言、

◎文禄二年款
五月十八日

竜伯(花押)

鎌田出雲守殿

町田出羽守殿

長壽院

(上包)

町田出羽守殿

竜伯

(本文書ハ「旧記雜録後編二」一一二〇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文禄二年六月五日、義久公遺石田三成書曰、去

年、細川幽齋銜命來于敝藩、變改國政、專擅陟黜

遺舊勲功臣、使新參得志等、寡人未解其所爲者凡

十四條、備録而敢呈告云云、其第一條曰、同名源

七郎者是島津中務太輔家久之次男也、家兄豐久陣

歿關原無子、源七郎忠直爲嗣、此餘十三條中嘗併

觀之明諸葛元聲平壤録云、秀吉多智略、能脅以恩

威性媵、見京都富民妻媚奪而爲妾、又云初時丈量

田地有守園人説、此半畝是我自力新開爲園、遂

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行吊死、此是一場話正

與、公書謂男女數多理不盡上方江被召列下々迷惑

之一條、枉合其佗可從而知、蓋幽齋奉關白宿憤之

嚴旨至此地也、其威計之所施、苛酷橫暴多行虐政

矣、公以明切告報于三成、而欲雪辨其冤屈也、

乃密與久倍謀之、此、公之案底所以藏于家也云、

○二五四 島津龍伯義久書狀

『在家藏』
条々

一同名源七郎事被召出、殊更申木野一城被遣、其上

祇答院へ有之八木相添被取せ之事、付彼地之浦役赦免なされ、其上私領へ之水主まで相加被遣候事、
一兵庫頭父子渡海之後、追々罷立候軍衆へ、早々可立置之由、貴所并兵庫頭度々承候、勿論拙者も無油断申付罷立之刻、幽齋老被仰候者、年明被渡可然由被仰留候事、
一國元配當ニ付、我等不存者共知行取候、其上ニ一切役儀不仕者ニ知行被遣候、又忠節有之テ、我等へ知行遣度と申者も幽齋不被遣者も有之候、
一在國之者共に新地并代官職被仰付候上者、高麗ニ罷居候軍勞の者共ニ、可致扶持知行可被分置由、
度々雖申入候不相調事、
一藏入代官我等一切不存寄者共ニ直被仰付候者もあまた御座候、其上又若たうの一圓若輩者に被仰付候事、
一藏入知行不寄多少、一ヶ所ニ代官式人宛被仰付候、然者藏入高千石ニ付、代官屯人ニ五十石宛被遣候、内千石ニ付五人宛之扶持かた并馬之飼被遣候、右

五十斛之外ニ爲新地それ／＼に知行被遣候者も御座候、如此二重に知行被遣、ふちかた馬のかい以下被仰付候事、不能分別候へ共、爲上意御置目被仰付之由候之間、不及是非候事、
一藏入代官幽齋老被仰付之時、彼代官共自然無沙汰族雖有之、於國元曲事筋目不申付候て、到幽齋老申入候人、可預御糺明之由被仰置候、迷惑なから任御指南候、然處代官私曲仕候条如承候、旧冬幽齋老へ申入候之處、御存知有間由候之間不及了簡、於國元遂算用候、是又此方之違にて無之候事、
一拙者私宅普請、藏入代官共へ申付候處、きびしく幽齋老被仰留候、代官共ハ人足をつかい仕候欵とみえ候事、
一諸神前ニ子細有之て籠置候太刀かたな并諸侍之刀脇さしあまた被召上候、侍共之刀被召上候ハ不苦候、神前ニ有之道具御用捨可有事候哉之事、
一喜入式部太輔と申者、代々忠節之者ニ候、其身ハ雖相煩候、実子殊男子有之事ニ候處、式部太輔弟

ニ出家候を還俗させられ、式部太輔跡を被継せ候事、拙者扣ニ候つれ共不致得心を、押て被遣候、其上勘落と被仰出候之處、滯光時彼寺へハ新地被相付、殊更喜入領内計寄破被仰付候故、買得仕候者共めいわく仕候事、

一 川内渡之船水主之儀申付候事、いかゝの由重ニ雖申理候、幽齋老達而被仰候間、不及是非候事、

一 数代忠節を以持傳候傍輩之知行或者代官職能所を惡所へ望替被遣候、此段別而下ニめいわく仕候事、
一 國元之者共めしつかい候男女あまた、幽齋老供衆理不盡ニ所望候て、上かたへ被召烈候、下ニ迷惑仕候事、

一 配當相濟礼物之儀、麻吉左衛門尉分量指圖を以被申出其分ニ候事、

以上

右条ニ、幽齋老御下向ニて被成御沙汰候、御仕立之内ニも不及分別儀雖御座候、爲御上使御置目被仰付候上者、何篇ニも御意次第覚悟候キ、此等之

趣有様ニ可申由候之間、如此候、可被聞召置候、

『文祿二年』

六月五日

嶋修入

竜伯(花押)

石田治部少輔殿

參

○文祿二年六月廿六日、義久公與久倍等手書、命朝鮮留守、且掌宮中處分、

○二五五 島津龍伯義久書狀

『鎌田藏人藏』

『吉』『女』

尚以永采事、若輩と云、新參と云、置目等可申付事一圓なるましく候、其故ハ如此大事之儀を、とかく御佗たと不申たハニて候、田代入道事よるの番なとこそなるましく候へ、
ひるハ濟ニ御見舞可申之由、堅可被申付候、

鹿兒島留守番之事、奥之儀ハ先納戸衆肝要ニ而候、左候而外城外様之番衆へも何事をも致糺明、納戸衆前より可申付候処ニ、川上日向事おもてかたへ用所之儀候故、おくの番とちめざる之由候、田代

入道事ハ老躰之間、夜之番指置候、如此候へハ、定而永吉采女一人にておくの番とちめ候之覽、若輩と云、一人にてハ可難成候、川上日向おもてかたへ遮而用所候て召仕候者、誰一兩人かハリとして被申付、備後入道へ談合仕、外城之番衆之糺明をも致、おくの置目等も一之臺へ可得御意事肝心候、此分無油断可被申付候、恐々謹言、

◎文祿二年
六月廿六日 竜伯(花押)

(上包)

長壽院

町田出羽守殿

竜伯

鎌田出雲守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一五一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文祿二年八月六日、義久公使久倍與鎌田政近聽毀東郷城之命東郷屬薩摩郡、往古薩摩國府在于茲、去歲壬辰、太閤令細川幽齋到當國毀破薩藩城壘、訟於東郷城、至是寺

澤正成・長東正家降再命也、

〇二五六 島津龍伯義久書狀

尚以彼書狀檢地衆前ニ可被指出事ハ、無用たるへく候、如此申遣候通ハ、被申入可然候、以上、

東郷城之事、可被破却之由候欵、其謂石本殿へ申入候、薩摩取次之事、幽齋老・石治少老にて候由、無其隱儀候、然者去年夏之時分、幽齋老爲 上使被成下向、去正月迄滞在ニ而、置目等被相改候キ、其節破却させられ候城之事ハ皆々破却被成候、并被立置城之事ハ、如前々無吳儀被召置候、其内之東郷城之儀候処、そばより彼城破却させられへき由、一向不及合點候、幾度承候ても、御詫可申覚悟候、併預破却させられ候へて、不叶城にて候者、幽齋老・石田殿へ被仰理、彼兩人之墨付などを以承候者、不可及吳儀候欵、其外誰人承候共、難致得心候之由申理候、依之、寺志摩守殿・長大藏殿

より墨付被指遣候間、以此旨、可被得其意事專一候、恐々謹言、

八月六日

龍伯(花押)

(上包)

町田出羽守殿

龍伯

鎌田出雲守殿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録二」二二〇三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文禄二年八月、本藩繁劇國用匱乏、乃至於調遣征

韓之軍資・在京之餉銀、則最爲急務矣、於是久倍

與鎌田政近商略、陰遣京師而欲完事、蓋 公命也、

據明年 公書謂内々替上洛之儀、則當時久倍往來

京師者、不必拘分番、不辰奔走不遑寧處也、是歲

癸巳八月廿三日、新納旅菴遺朝鮮在役之土山崎久

兵衛・川上四郎兵衛狀略曰、

○二五七

新納旅菴

長住

書狀抄

一爰許御留守居之事、肱枕者上洛被申、拙者一人有

之候、謹每篇致首尾間敷候、其故者、高麗・京都・

當所三方之御賄何れも大用之儀候条、是非以然と

之仁御留守居ニ可被仰付候欤、又肱枕下向被申す

る哉、能々御分別を以、又八様へも可被仰通候、

今度久四様就御上洛も、從鹿者一錢も御合力なく

候、既ニ飛脚老人にてさへ、御上洛御大儀之由、

無御申候、是を以萬端御推量可有之候、爲後日、

町羽州・鎌雲州之内ニ上洛ニ付而、使者并料足二

百疋ツ、御持せ上京大儀之由被仰候事略下、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録二」二一八五号文書中ニアリ)

○久倍還自京師、由宜諭琉球王之文、則當在是歲十

一月以前、

十一月六日十一月六日之書爲何年不詳俟考久倍嘗欲與大野・蒲

池兩土宅地以伊作城内、既而有朝儀未決者、更降

旨曰、且以他日班與也、其姑俟之、

〇二五八 町田久倍書狀

『國分蒲池孫太郎藏』
尚ミ山城入道殿ハ、城やしきにも御移なされ

て候哉、承度候、ふもと人ハ當分無之候之間、
とかく城屋敷ニ可進覺悟候、重而御談合申へ
く候、

先日其方城屋敷配當事申越候へ共、今少御ひかへ
有へく候、重而御談合候へく候間、如此候、爲御
心得候、恐々謹言、

十一月六日 町田入道 存松(花押)

蒲池伊入道殿

大野將右衛門尉殿 御宿所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附録一」一〇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

以上十一月六日與以下正月晦日之二件、年間未詳、
據伊作郷町田實應之呈狀曰、當初、地頭館之墟在
伊作城内、其廣袤可四段、東距今地頭館凡十町五
十間許、今爲田圃、其字號稱地頭城、蓋久倍以御

家老在麿島第也、其地頭城是昔時代々地頭者之任
址耳、又曰同所有稱甫心城地、疑是蒲池伊賀入道
輔心居宅之墟也、又曰久倍地頭時之暖役四員、日
田部参河・丸山七兵衛・川崎内記・小山與左衛
門、其子孫於今在焉、

〇文祿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先是天正十九年十月廿四
日、義久公遺琉球王書、宣諭、関白殿下將伐朝
鮮、徵兵本藩及乃國曰、宜合兩國衆滿一萬五千中略
乃國宜輸七千人十月之糧、明年二月以内至坊津、
然後達于高麗、又自今月十日、築行營於肥前名兒
屋、乃王以絶島故不及會、宜輸金銀米穀之属以助
役、至是久倍奉 公命、更課琉球王、以征韓軍實
名兒屋工役、且爲償京師通銀、遣龍泉寺主于琉球、
時和漢秤錘輕重不等、因爲解之曲折、重諭之中山
王也、傳稱久倍爲入清廉寡私、且兼經濟之才、故
太守公將出納度支、一委久倍、是以支給分地之事
多用久倍之押字、後謂之勝手方、抑當軍國之政、
致軍資供給者、誠久倍勤儉之力也云、今覽斯文書、

則可以知其傳之不誣也、

○二五九 町田久倍覺

『伊地知常真坊藏』
覺

一九州・中國衆朝鮮國へ在番之儀、堅被仰付候、就

夫今度猶々貴邦御軍役調儀之事、

一高麗入之御軍役并名護屋御普請ニ付而、從貴國大

略調之儀、新納伊勢守渡船之刻、慥相届候事、

一於京都借銀之爲返弁、龍泉寺渡海之砌、種々到來

候、雖然、唐目日本目之分量殊更五藤判之錘目ニ

付而入組之儀、彼是右兩条之旨、追而委曲可申渡

候事、

已上

町田出羽守

久倍(花押)

文祿貳年拾一月十五日

(本文書ハ「旧記雜錄後編」二二二三四号文書ト同文ナリ)